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693239

文學

S. Gunn
王煥章
譯著

的

故

事

商務印書館發行

81019
00603
26

目次

第一章	東方的文學	一
第二章	希臘文學	二五
第三章	拉丁文學	七〇
第四章	法國文學	九五
第五章	意大利文學	一四五
第六章	西班牙文學	一七三
第七章	德國文學	二〇五
第八章	色勒特文學	二三七
第九章	斯拉夫文學	二五七

第十章	斯干得那維亞文學·····	二七七
第十一章	英國文學·····	二九一
第十二章	美國文學·····	三五五

文學的故事

第一章 東方的文學

東半球是人們認爲文化的產生地，在那裏產生的文學較之泰西的更可尊崇。我們想到現在亞洲括有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在過去的時代，其人口比例更大，則可見其思想的總和是非常複雜而令人尊崇。即畢生僅研究東方文學一個支派的學者，除得其皮毛外，亦不能希望定其究竟。且對於若干著名或微倖而爲外界所知之作家或作品，若不加以長時間之專門研究，則其所得亦不過梗概而已。然而東方的文學，其過去影響於西方文化之深刻，正如今日西方科學之影響於東方生活的一樣。

中國素稱亞洲最古最大的國家。照若干中國人及愛好中國的外國人說，現代一切的發明，在

中國幾乎早已開其端緒，但是即使那是事實，然而也沒有充分實用他們，使對於一般人的生活，有顯著的影響。然而在紀元前七百年的時候，中國人已經發展一種充滿傳統的文化，在紀元前第六世紀，有兩個偉大的人物，釋明這種經驗，並且遺下種種著作和傳述以證明他們所教導的『金規』底一些信仰，釋明三位一體的主義，並且主張一種算術或幾何學的學說，其性質和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的學說相符合。這兩個人就是老子(大約在紀元前六百零四年生的)和孔子(紀元前五五〇——四七八年)。

老子這個名字，解釋就是『老少年』或『老孩子』的意思。而後者卻欠尊崇性，那原本是沒有的。相傳他生出來就是有鬚鬚的老人；但是這是一種流行的捏造，或者是用來解釋稱呼他的名詞，表示事實上，他雖是一個少年，但是他有老年人的見識和智慧。他的品性是混合了青年和經驗的分量，還有他的教訓是偏重於老少雙方的需要，如新約說他是會發見自己的人而又會失掉他自己的，或者在其他相反的結合中。

這位奧妙不測的聖人創立中國三大宗教之一，如孔子創立另一派的一樣。在這兩位聖人的

主義和行爲之間，有很重要的相同點，抑有更顯著的差異；但是老子更爲深沉，至少在表面上，較爲少容忍一些。他所唱導的就是所謂「道教」。道就是生活的規則。他有點像希臘的關於命運或支配人神共存的必然力的觀念；但是他還含孕了一種義務性，可能性，以及實行性的意義。對於他的說明者，這種生活的方法或基本法。受人類的歷史或宇宙組織的證明，表示一種統制性的智慧和計劃；但是他不相信現身的神。他勸人們要遠遠的離開神明，但是他的意思或者就是要掃除偶像的崇拜，神力人性化的概念，或是表面上缺少和原質的副着物。他的「道」是隱匿在萬物之下的無人格的力上。這「道」在未有山岳之前或竟在地球成立之前便已存在了；但是他缺少了使希伯來神變成有人格的固定性，和人類的特質。「道」比較像聖約翰福音 (St. John's Gospel) 的「字」(word) 及希臘人的 *Logos* 而不像基督教的天父或竟是猶太人的耶和華 (Jehovah) 老子對於「道」的態度無異於若干近代科學家對於他們所倡導的自然法那樣，但是仍然因自我觀念而誤會他是對於人類較之對於最下等的原子更爲適宜。老子的宗教在今日是一種不澈底的迷信，可是他的創立者卻是世界上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孔子的觀念是君子，孔子之所謂君子，似乎是說一個人是要抑制自己，並且要能促進世界的和平和善意。他致力社會，可是他將自然括作他思想的基礎，像老子那樣。他主要的目的在獲得完善的政府和個人的正義，務求盡力達到其目的。他教導說，如果人的舉動是由良心做出來的，那末魔鬼便要消滅了，因此人們認為他在基督教之前便宣傳『金規』了。他的宗教漸成爲一儀式的崇拜，正如老子的宗教一樣未能完全表示創立者的意思。然而這兩位不致被人誤會或誤解，反而集中他們以前的中國思想，而成此後中國思想之圭臬，因此對於中國發生顯著的影響，而成中國最深智慧之淵藪，形成中國民族對人生所抱之最特殊的態度，在中國史上沒有其他智識的對象能夠及得上他們那樣重要。

泰西各國對印度的文學則有更大之興趣，因爲他最重要最古的成績就在和多數歐洲語言同一來源的一種文字中。這種方言就是印度古阿利安語 (Sanskrit)，他是由阿利安 (Aryan) 人導入印度的，而這阿利亞人就是人們認爲和希臘人、羅馬人、條頓族、克勒特族、斯拉夫族以及其他以文化著稱的泰西民族同系的。印度古阿利安語裏面資料的分量和他分支出來的種種方言

804
77.3

20723

十分繁多，因為他保持了有幾千年的歷史，而且隨時有添加的。

最早的印度古阿利安詩，包含有頌揚諸神的聖詩。他們有東方常有的晦暗和神祕的風氣，但是他們較之後世缺少坦白簡單的性質，則又堅強有力，而在這經驗的範圍內卻缺少了一種明確的精查。古時的詩歌說有一戰勝的民族侵入印度，以為他們的成功全賴諸神，諸神的首領就是阿耆尼 (Agni)。阿耆尼代表火，也代表勇敢，武力和其他與火一樣猖狂和破壞的東西。火所以視為神聖，或者可以證明阿利安人僅僅最近纔明白他的用途，但是波斯人在他們文化已達到很高程度之後纔崇拜的，羅馬直到紀元後纔供奉他。

除了阿耆利之外，印度的阿利安人還有代表天空、雨水、太陽、黎明、管理雷電、地球以及其他現象的神。他們還有創造、繁殖、禮儀，甚至忿怒、豐富的神；但主宰一切的仍是自然物和自然力，因為吠陀 (Vedic) 聖的作者心中集中於老子所認為第二種物上，而不在于非物質的終點上。後來因為社會的發達和經驗的累積舊時的神改變移動了，其性格亦漸廣泛，重要性也改變，情感慾望和其他心理學上的力被掩沒了。正如貿易，影響生活政治和社會的原理，以及許多在十分發達的社會中

的其他種道德和智識的特色一般。仔細一想，我們可以見到種族間的接近和衝突，以及地方間和階級間，例如婆羅門人或祭司階級間的爭鬪，漸漸認為高尙的。古代印度的抒情詩是一種受着有力情感而凝結成的歷史，但是因為時間的經過，他在性質上更富於思想，情感漸見消滅，冥想起而代之。這種多神遂為一種無性的物質代替，他並沒老子的「道」那種動的性質，但是卻和幾何學上的平面一樣穩靜，不過稍為動人一點罷了，因為在神學的抽象上難以變成十分狂熱的。

詠史詩在歷史上比抒情詩更為顯著，而且印度又有著名的詠史詩。最著名的就是“Rama-yana”和“Mahabharatas”前者是講拉馬(Rama)的英雄事業，說他從一個劫他的妻子西爾達(Sita)到一個島上，或者是錫蘭的魔鬼手裏奪回他的妻子，後者是描寫另一個因一個婦人名叫德麗爾巴特(Draupadi)而起的戰爭，正如巴斯的妻子(Wife of Bath)和薩馬利亞(Samarita)婦人一樣，至少有五個丈夫，可是只有這位印度海倫(Hindu Helen)在同一時間佔有她所有的丈夫。這些詠史詩是一部很通俗的作品，他已被一般牧師將他們寫成現在的形狀，並且加以種種曲解，使適合教會的需要和偏見。他們就是在印度的種族間、宗教間、階級間的衝突的結

果，他好像表示民主運動一樣，在這運動中那些沉沒的民族和宗教要來反對他們的征服者，結果也只是讓那些征服者來支配他們的英雄和勝利。

印度也有許多戲劇的文學。他古典派的戲劇並非率直表示生活，而是有多少做作，有時很明顯的是為最高深的知識階級而寫的。伽利陀娑 (Kalidasa) 和布華皮赫地 (Bhuvabhuti) 是印度兩位偉大的古典派戲劇家。後者是生於紀元前七百年，前者是七百多年以前。印度的古典派劇本是用印度古阿利安語的詩句來修飾，這種方法如果我們用拉丁或希臘的段落來插斷劇本，那末便會平行了，而且據若干學者談伽利陀娑和布華皮赫地的劇本那樣偉大就在這種死了的方言的詞句的美麗與音韻；但是這些優點，很像伽利陀娑的美妙，我們大多沒有見到或領會到。那些劇本的性雖然很玄祕，但是無疑有很多的深奧和美妙的。

佛教和吠陀贊美詩的宗教的關係，正如基督教對於猶太教一樣。『佛』是指一位改造家而言的，根據東方的信仰以為他時時出現，以恢復宗教的清潔，這種宗教在那些受到神靈感應的哲人代謝時間中是漸漸墮落的。然而這個名詞常常用在一切佛中之最偉大的一個，那就是高塔馬

(Gautama) 他是在紀元前六世紀中葉，生在印度地方。當時他國家的信仰已經很近於理想，一般人對他已不覺得有多少的安慰。他主要的教條就是說物質的世界是一個陷阱而且是一個騙局，物質的享樂會使靈魂墮落的。他還有一款信條就是來生主義，就是相信人們是會時時重生的，並且又相信罪惡的人便要變成低卑的階級以贖其罪，同時高潔的人會得到更優良的死後狀況。但是因為人類有肉體的弱點，罪惡是免不了的，所以人便要受到一種輪迴不窮的苦難譴責。有一種減輕罪惡的方法，可是並不是精神上的解救，就是要苦行，那就是要禁制肉體上的一切嗜好和慾念，使一世比一世更好；但是這不能解脫人類死亡的痛苦，因為超度是脫離一切形色，而人有了「一個靈魂，所以不能做這等事。」

「佛」即用廢去靈魂的方法來解脫這種苦難。他教導說靈魂是沒有的，死後所餘下的就是因果 (Karma) 論，那就是我們的行為在道德的評價上的總算。因此，如果因果都好的，那末他便與廣大無邊合而為一而達到永生了。這種說法表示佛是講求抽象的神祕主義的，但是我們必要牢記他是根據當時的民族的特性而這樣做。傳說上的佛是一個複雜性的人物，他有理想的沿傳上

的本性和經歷，其實這些都是謠傳或宗教上的謊語；佛原是一個真正的人而且是一個堅強的人。他有寓言上的廣博的智識，他又能操人類和神教的言語。有些關於他的寓言已經傳到西半球了。其中有一個是說有六個盲人結隊去看一隻大象，一個摸到他的尾巴便說這隻畜牲像一根繩，另一個摸到象鼻便說他像一條蛇，另一個摸到耳朵便說這隻畜牲像一把扇，其他的各摸着一部，便主張另種觀念，於是他們便爭執起來，比他們得到這種不完全的認識之前更糊塗了。這就是將一件很深奧的真理說得很簡單，這理論在各時代都適用，而在現在這種專門化的時期尤其適合到了今天。佛教已和他創教者的理想迥然不同，但是他的影響很大，基督教也許得到他很多益處，或他所宣傳的教訓或關於他的一切事物。

還有一個國家受到亞利安人遺下影響的國家就是波斯。波斯在古代是一個大國，在聖經和古代歷史中都表示他是一個強大的王國。索羅阿斯忒 (Zoroaster) 宗教就是在波斯起源的，而且在文學上遺留下重要的成績。他主要的特色就是火的崇拜。他認光明是良善，黑暗是邪惡，此基督教中撒頓 (Satan) 概念之所由起。有幾部著作名字叫做 "Zend-Avesta"，好像說和索羅阿斯忒

同樣年久，但是他們大約是遲後好些時候，雖然索羅阿斯忒的生時以及是否曾有這樣的人存在過的問題還是爭論點。

“Zend-Avesta”是一本索羅阿斯忒教的禮拜儀式的書，就陳古說，就一種強盛的宗教制度說，這書是偉然大觀，垂久不滅的。後來在十八世紀給一個名字叫做丟培隆（Du Perron）的法國人發見了的時候，東方的學者指摘他說是——發端於現代熱狂人愚蠢到了今日有一位法國學者名字叫做賴那克（Reinach）在他的阿波羅（Apollo）一書裏，也稍微論及這書，說他是無價值，因為這書將世界上的罪惡歸咎於忘記焚去的指甲，頭髮以及其他種種的不潔物之故。巴西斯（Paris）人是現代崇拜火神的人以為“Zend-Avesta”含有一切的知識和智慧，不過他用象徵而非直接的表示他的意思出來，而他寓言的性質底優點又非物質主義的西方人所能了解。但他卻是對於人類理智曾有相當影響的一種宗教的遺跡，其大部份印像雖不甚偉大且有時光怪陸離，但亦卻有其崇高之價值。

“Zend-Avesta”的宗教觀念不完全，而範圍甚廣，既含有一種反對仁惠的神明的邪惡教義，

又相信死者復生同時並兼有基督教及回教之其他重要的色彩。回教在穆罕默德死後不久便征服了波斯，而索羅阿斯忒人又在可蘭經裏發見許多和他們自己的信仰，於是他們便成了回教的主要神學家了。因此波斯對於宣傳穆罕默德所創立的崇拜阿拉（Allah）的宗教有功勞。阿維塞那（Avicenna）是一個波斯人，他生在紀元後九八〇至一〇三七年，他發表在希臘哲學中發見的思想，因此在世紀中對於信奉基督教的歐洲發生很大的影響；因此回教復興而不絕滅波斯人的文化運動。

波斯文化運動之復興，並不限於宗教和哲學。凡富有民族性及愛國精神的詩歌此時均巨量的產生。索羅阿斯忒人的古代傳說都收羅合併在非爾都細（Firdausi）的國王之書（Book of Kings）中，他是生在十一世紀的時候。阿諾爾德·馬太（Mattheu Arnold）的蘇勞布和盧斯泰姆（Sohrab and Rostum）一書就是從馬太這本作品中分出來的，這不過是許多生動的故事中的一個故事吧了。非爾都細也寫了些別的關於英雄和他本國歷史的詩，他也算是民族大詩家之一。

波斯的教訓的和抒情的詩人有很多，常常難以說出那一個比那一個要值得紀念一些。然而有三個特別對於說英語的人有興趣的，兩個是因為超卓優秀，還有一個是因為有很多翻譯而見著。只說這三個人已經很夠了，因為波斯的劇本比之文學發源和流行遲些，所以他對於外界只有微小的影響。

第一位超絕的詩人就是薩提(Sadi)據說他是生在一一八四至一二九二年，共活了一百〇八歲。除了可蘭經之外，他的“Gulistau”一書在穆罕默德教的範圍內，比較的讀的人最多，而且有好些批評承認他是東方人中最為西方讀者明瞭和注意的。他生平有種種的冒險，如果不是捏造，也或者是過甚其言的，因為他說他曾經做過基督教十字軍的囚人，並且曾經在印度住過，信仰印度的宗教。但是姑且不問他真實的遊歷是否像他所說的那樣廣闊，可是他知識的外表是很淵博的，他的詩裏包羅許多箴言和行爲的規律，他們幾乎可以代替了法律，那在波斯除了沙爾(Shah)的主意和可蘭經及其傳說之外則一無所有。

在波斯境外比薩提更爲人知曉的就是豪非斯(Hafiz)。喜拉斯(Shiraz)是薩提的家鄉，也

就是豪非斯的出世地方，他是在一三八八年死的。豪非斯是一個魔術家，他主要的著作是一部叢書，名字叫Diwan。在波斯地方他的著作是人們隨時翻閱，遵照他詩句中所指示的誠言，而奉爲圭臬的，正如今日我們用聖經一樣。歌德（Goethe）對於豪非利漸漸熱心起來，還有許多西方人，大部份是德國人，也是這樣；但是他比普通的人稍爲精明一點吧了，他是最受詩人和魔術家的佩服。

說來真也奇怪，豪非斯和薩拉都雖然都是回教徒，都是戒酒的，但在歐洲人議論戒酒已經引起反感的時候，他們也曾稱揚他的好處。有些人以爲他們用酒當做一種智慧和精神快樂的象徵，但是無論如何，卡喜耶·俄馬（Omar Khayyam）的作品則不然，俄馬是一位天文家和詩人，他大約生在十一世紀中葉。他和聖保羅一樣，是一個做帳篷的匠人，或者他父親是這樣的；當他在孩童時候，便和那個和藹的人結交，這個就是暗殺黨的創始人，他與這個文雅的字一個陰險的意思。俄馬是因爲翻譯菲次譯刺德（Fitzerald）的書而獲得在西方的名聲，他增加原文的效力，而將其意義大加修改；但是據菲次譯刺德說俄馬是一個古希臘的犬儒學派的哲學家 and 懷疑派的學者，

他的意思的表示，雖然不像十九世紀翻譯他書的人，那樣警闢。他所以在英文範圍內非常著名的緣故，有一部份是因為正在物質主義的反應，發生反對宗教啓露的虛偽的時候。菲次譯刺德有一部翻譯他的書出現那俄馬的聲譽是因為他的聰明或是他的人道主義而得到的還是一個疑問，因為他缺少具體和肯定的性質，這種性質據愛默生（Emerson）說，是長久著名的要件。然而他駁斥荒謬的希望和由輕信與欲望所生的幻想，他否認虛偽的事，也許很有肯定的態度；但是他沒有一種信仰來代替他所推翻的事物，因了這個緣故他除了在像今日懷疑主義時代之外，未能受到非常的欽敬。

回教聯合波斯與阿剌伯，正同佛教聯合中國和印度一樣。阿剌伯人是猶太人的鄰居而且是親屬，他們佔據在阿剌伯半島。這個民族分爲南北兩派，南派在遠古的時候便很興盛，在紀元初葉便滅亡了。北派是跟着穆罕默德的宗教，回教的興起而存在世上。

穆罕默德是生在紀元後五百七十年的時候。在他四十歲以前，他毫無建樹，只在窮困和卑賤中過日子。但是他跟一個比他大十五歲的寡婦結婚，她改良他的命運，鼓勵他虔誠的去做一個預

言家。這時他的阿剌伯北部的人都是崇拜大自然的。他們有一位至上的神，就是阿拉，但是他是一個無定性的標誌，而阿剌伯北部的人大部份是信仰魔術和神的遺物。他們受到猶太人的傳說，他們又和基督教接近；但是他們是一種漂泊慄悍的人，他們有種種部落的忠誠和鬪爭使他們不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團結。

在六一一年穆罕默德宣稱他是一種新信仰的預言家。他的本源是一神教，用阿拉做他的鼻祖，奉之爲一位至上的神明。他將他本國人的許多傳統的信仰和儀式，如朝拜麥加（Mecca）等等混合在一起；同時並抄襲許多猶太人和基督教以及索羅阿斯忒人和其他的人種種信仰。他稱猶太人和基督教徒爲「書上的人」並且很敬重和容納他們，又以爲自己是補充他們那些的偏頗和不完全的見解。他教導說在人類的歷史上有六位大預言家：就是亞當（Adam）、諾阿（Noah）、阿伯刺罕（Abraham）、摩西（Moses）、基督和他自己。他不但惡嫌偶像的崇拜和多神論，他並且說飲酒是一種罪惡，因此最初的禁酒將近有一千三百年。穆罕默德的宗教對於進化的程序是一種顯著的表示。他的宗教是建立在很古而很盛行的觀念和習慣上，他不過將這等觀念和習慣和

他自己的人格的神聖和信心混合在一起罷了。如其說他是一個改革者不如說他是一個組織者和統一者。

當穆罕默德宣佈他是一個預言家之後十年，那就是六二一年，他便採取了一個很重要的步驟。他離開麥加，逃到麥地拉 (Medina) 去，撇開他的本鄉人，來同貞提利人 (Gentile) 結合。自從他出走或稱作黑基拉 (Hegira) 之後，他的宗教傳佈很快，但是他只看見他起頭的勝利，因為他在六百三十二年的時候死了。他的信仰大部是向東方傳佈的，如基督教向西方宣傳的一樣。他傳播到印度境內及境外，他又經過菲洲北部直到西班牙。他又和俾臧丁王國 (Byzantine Empire) 接觸，雖然這種接觸大多是含有敵意的，穆罕默德的信徒們卻因此吸收了許多希臘文化，像阿維塞那 (Avicenna)，阿弗羅厄斯 (Averroes) 等摩索蘭 (Moslem) 的學者並且把這種影響傳到中歐，經過摩爾屬西班牙和其他基督教徒和回教徒聚集的地方。今日全世界的人口之三分之一是穆罕默德教徒，在歷史上這位預言家的影響實在偉大，因為他創造一種信仰不但團結他自己的民族並且將東方大部分的人聯絡起來。

穆罕默德對於文學上的大貢獻就是回教的聖經，叫做可蘭經。這一部書就是記述穆罕默德所說的話的。他是用一種特殊的體裁編成，長的編章放在前面，短的放在後面，結果他的內容缺少了一貫性，因此混亂不清，難以參照出這部文章或作品的時日來，但這對於東方人並無不利，因為他們比較的注重神祕而疏忽了表面上的齊整。穆罕默德稱可蘭經是他的聖蹟，並且有許多學者和批評家都同聲說這是一部驚人的作品，然而其他反對他的人視他是一種粗俗而且毫無意義的胡說。他必定很吸引人及刺激人，不然他大大的影響了好幾百年決不是完全碰運的事。他主要的是偏重神的單一及其權力和保佑；但是他對於不信教的人，偽君子和種種的罪惡的人也加以譴責。他的內容無疑是含有詩意，而且有堅強的信心和深刻的情感，雖然他的思想模糊不清，但是卻很深奧。

東方的文學大部是宗教的和教授的，但是有一部在泰西各國所熟悉的作品他的目的是供消遣的。這部作品就是天方夜譚。這些故事爲西方熟悉了已有二百年，幾乎遍世通曉的啦。他是一部包含種種高深理想的故事書，發生在一個生動浪漫的情景中。有一個專制君主他有每日娶一

妻子而次日便殺死她的嚇人嗜好，他的妻子便用講故事而引起他的趣味的方法來延長她的生命，使她能夠活到故事說完的時日為止。她成功了，因為她說了許多魔術的、機械的奇蹟，驚人的冒險和許多嚇人的事情，還有幽默的事情和表示諷刺人類本性的描寫。這些故事據我們知道，他們經過長久的排選手續，結果將東方最佳的故事收集在一處，編成這一部傑作。其中有種種材料，有些是古代的，也有些頗近代的；但是他們都表示一種高度的創造能力和巧妙。像辛伯水手 (Sinbad the Sailor) 那樣的事是和特疊被圍記 (Odyssey) 出於同一來源的；但是方法卻不同，他只用孩童似的驚喜態度來表示，不像荷馬那樣態度嚴肅。天方夜譚的快樂表示和動人的發見反應着我們的夢想和慾望而不必實有其事，這是很顯著的，因此證明東方人的心思能夠發揮快樂和動人的幻想，又能夠從事於神學的精微和信仰的深奧。這些故事名雖為阿剌伯的，但材料與來源卻不盡然，因為那些故事是從東方各地收集來的；但是他們都說的是阿剌伯大預言家的宗教所支配的範圍，因此他們都屬於阿剌伯的。

中國、印度、波斯和阿剌伯，曾用他們的文學影響西方的文化，但是他們總起來的影響難以和

希伯來人比較。基督教也曾收羅了這種卓越民族的宗教作品的一部分，認爲是上帝的誥誡，直到最近，人們纔能討論聖經，拿他當作一種文學，而不致蒙受刑罰和犯褻瀆罪的危險。就是現在有能夠不用偏見和情感看待經文的人也是很少的，有些認爲是一種無可批評的，有些對他是激烈的攻擊的，後者對前者大部份是一種無理的反應。

聖經當然是包括舊約新約而言。前者是用希伯來文字寫的，後者是用希臘文。舊約由創世紀開始然後追溯人類的歷史，後來便說猶太人的經歷，一直到基督教的時候。他還有勸世文、預言、教條和法律，因此他是一部包羅萬象的著作。其最前五章人都認爲是於摩西作的，鄉間的牧師及其基本教區的居民大都仍然相信摩西是這五章的作者，蘇羅門 (Solomon) 作箴言 (Proverbs)，大衛作聖詩集 (Psalms)，以瑟 (Isiah) 作以瑟書其他各章均以作者之名名之，或傳說上說是他們作者。然而學者們對於舊約較之前代正統派另有一種很不同的見解。在他們看起來該書是幾世紀以來的作品和傳說的集成，其中有些多少是諧和的，其他的是混雜的。在崇拜耶和華之下還有多神教的痕跡，至於猶太人所崇信之一神教似乎不是他們所創始的，看起來好像是從另一

民族挪借來的，或者是卑賤的埃及人吧。舊約的體裁很不一致的。他最高崇的地方表示對於上帝的高尚概念，並且相信如果服從上帝便能得到富貴榮華，如果不敬上帝便有災禍了，雖然約伯（Job）章裏否認這是的確是眞事，或者約伯自己也是這樣。在其他各部，美德認就是遵守禮儀和法律條文，並且以爲上帝如果他自己不殘忍，他也允納殘忍的。守舊而盲從阿附的教士階級和斷續急進的改造家們費了許多工夫纔形成我們現有的舊約，雖然他還有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主要的教條就是上帝不僅是要形式上和表面上的虔誠，並且還要無瑕的行爲和一顆純潔的良心。

舊約的缺點就是他早年的而且是一個未進化的社會，但是他的優點使他成爲人類心思一個最偉大的創造物，單拿他當作一種文學看。他的宗旨很高尚——他是說人類對於創造者的成份——照密爾頓（Milton）的話常說他：『升到這個論據的最高點，而用上帝的方法來判定吾人。』猶太人或者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的人。他的鈎鼻子或者是由於赫司族（Hittites），他關於創世及水汜巴比倫人的故事，他對於其鄰人撒頓觀念，在種族上和智力上都是一件瑣碎細微的

事情，但是他有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就是力，力在文學上正如在體育上一樣重要。在舊約裏的力是在深奧的思想中和強烈的情感中表示出來。稱猶太人的神做部落的神這是平常至少也是普通的；因此他或出源於舊約中或與舊約的時候相合，但是那般僅看見一個部落的神的人太過忽略了。摩西看見上帝是在焚着的柴裏和在驚人的顯示中；但是以利加（Elijah）看見上帝。『不在風裏。不在地震裏，不在火裏，而在幽靜的聲音中；』並且部落的神沒有一個是慈悲和慈愛的本性，他們只叫人要『公平和慈愛，並且對神要虛心的行爲。』

東方民族有無限而模糊的概念，希伯來是一個東方民族，可是他關於上帝的概念一點不模糊。上帝對於人心的默示較之在自然的偉大更強，如果將上帝造成人形的話，那末他的性質便是那些將人類變成神化的性質了。舊約雖然抱着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主義，雖然夷視其仇敵或非信徒，但關於他信仰人性的神格和他相信造物者有宇宙這樣偉大的奇蹟，他必定有無限的優點和無限的能力。關於這幾點，他卻是基督教的前輩舊約裏的神並非印度人的無性物；上帝也不是老子的『道』或是波斯人的光的第二主義，或是穆罕默德的阿拉；可是他的上帝在更高越的地

位，是比上述任何一位更確定和可信服的原則。人心對於熟知及易於明瞭的普遍和基本的情形最能了解，縱使他不是上帝的話或其他自科學的觀點上看較稚氣更甚的言辭，他也是一種不可超越的莊嚴底表示。

新約中包含有馬太 (Mathew)，馬可 (Mark)，路加 (Luke) 和約翰 (John) 四福音；及使徒行傳 (Acts of the Apostles)，聖保羅 及其他的種種使徒書；以及默示錄 (Apocalypse) 或稱之默示書 (Book of Revelation)。傳說馬太福音是基督的一個名叫該名字的門徒寫的；聖馬可是聖彼得的一個門徒；聖路加是一個希臘的醫生，他跟聖保羅合寫成一部『行為集和他的福音』；默示錄和第四福音是聖約翰所寫的，他是耶穌最心愛的信徒。使徒書大多認為是聖保羅所作的，其餘的是聖彼得和其他跟從基督的人作的。

至於舊約，學者們對於傳說見解不同，其實現在竟無人承認四福音是像信仰的人所認為的那樣年久，或以為新約各章是他們名義上的作者底作品。現有的四福音人都認為算是希臘的，根據古人是用基督所操的方言寫來的，至於第四福音認為是基督教和希臘哲學的混合物，此種希

「藏哲學不像從聖約翰和其他坦白的希伯來人分出來的。關於新約的歷史問題真是指不勝數，學者對於此等問題的不同意見，推測和武斷之紛歧，正如神學者慣常的一樣。聖保羅好像是一個實在的歷史人物，他立意要編輯幾部屬於他的使徒書，其中有幾部的日期是在耶穌受難後二十五年以內的；但是新約中其餘各部的作者，我們僅有其名或竟無其名。關於他確實的來源，我們幾乎全無所知，在這種情境下討論，不過是顯露出一種無知和偏見而已。

新約或者是人類史中的一部最有影響的書，我們或可用推論來斷定其勢力的源由。這大半似乎是其人格上的感動力，這種人格就是其論題和感動力。有一般人全然否認基督是有任何歷史根據的，但這樣的究屬少數。其餘的否認上帝一生和死時的事實是如新約中所說，因此認上帝在事實上，目的上，如果不是虛構也是一個傳說上的人物。即使最同情於四福音和新約中其他敘述的讀者，也一定承認那些敘述是一個離出普通經驗的，但各部的作者都絕對信仰他們所敘述的事情這是很明顯的。因此除非我們能夠採取兒童般的態度，那末我們纔能使關於神蹟及魔鬼的學說和今日的知識及眼光互相矛盾，我們必要注意新約中的基督是一種創造，因其人格受其

親愛的情緒及其好奇的信徒和門徒而尊榮起來。情緒是事實的大敗類，但是並不一定是真理的對敵，如果我們假定後者表示環境較之其實質更甚。或者因此四福音以爲基督默示上帝在精神上比一個真正的人更優良。無論如何，我們所有的故事他的力量和感動力是無與比倫的。埃斯基拉或是沙士比亞的悲劇無一能夠跟到他的，也沒有詩能及得他那樣深刻易感爲全世所同情。我們對於人所認爲是上帝的神蹟無論作何感想，很少人能夠否認上帝的本性和他的純潔道德是相符合的。各地的人，例如尼采（Nietzsche）或者非難他。但是那僅徧重於堅信的普通而已，如同拜倫（Byron）說：『如果曾經有過人是神，或神是人，基督就是那個人了。』因此造成一幀人性因其純潔及高尚而神聖的圖畫，這就是新約的特點，而且這個可以釋明他的普遍的代表。正如舊約以人看待上帝一樣，新約將人神化，縱使將這種完成的程序完全是出於不知不覺和糊裏糊塗而誤長成的，他也並沒有失掉他是文學上的一個偉大作品，那並不是簿記上的一種系統，而是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標準來判決的事情。

第二章 希臘文學

希臘文學可說和荷馬詩同時開始的。傳說在荷馬以前曾有過著名的詩人，咏唱詩歌，因為初期的文學通常是詩歌的，但是那些古代詩人僅是神話的或紀念的而已。來那斯（Linus）牟西阿斯（Musaeus）和奧爾否斯（Orpheus）都是神話上的人物，他們都是屬於詩中傑出的一流，但是他們或者都是宗教史實和其他詩詞藝術因之而發達的事情上的人。因此除了認識荷馬詩並非希臘人對於詩上第一次的試嘗之外，我們便用不着關心到更古的作家了。

有好幾時代都認荷馬是一個歷史的人物，並且他的一生也有詳細的敘述，但是有時就是他古時的同鄉人都疑他是否曾經存在過，並且有懷疑 *Iliad* 和 *Odyssey* 是由同一作者所作的傾向。現代的學者知道他一生的某幾部份是虛構的，除了他的詩和傳說之外，便毫無證據表示會有這樣的一個人存在過。現代學者的結論又都以為 *Iliad* 和 *Odyssey* 是由不同作者所作的，



多少是由各時代各歌唱家偶然將他們併合起來。也有仍然相信他們是同一人的作品，這多少是根據傳說上的結論，但是大部是根據那些名著的主要連絡和一致，因此證明他們的優點以使其在西洋文化裏文學方面維持其卓越的地位，幾有三千年。如果我們用現在的智識來決斷 *Iliad* 和 *Odyssey* 是一個人兩個人抑或多數人的著作，那是不可能的，因為證據雖然在範圍上和分量上幾乎是無限，可是不能認為斷定一切，而且根據個人的成見和興趣常得到相反的解釋。事既如此，凡人只要明瞭這些著作的意思而得到一些關於他優點的適當和滿足的解釋，那末只好將這個關於作者的不可解決的問題，讓給那些有趣味於外表而不於實質的人啦。

Iliad 故事是關於阿基利 (Achilles) 忿怒的事。這位英雄是致力於阿加孟農 (Agamemnon) 的軍隊裏，阿加孟農是在包圍特豐 (Troy) 之役中的1位偉大阿基安首領，這戰已延長有九年，那是因為特豐王普賴阿姆 (Priam) 的兒子巴黎 (Paris) 奪了阿加孟農的兄弟美內雷阿斯 (Menelaus) 的妻子海倫 (Helen)。阿基利曾帶了一隊遠征隊劫掠一座城池，並且又捉了許多種種的俘虜，裏面有兩個女郎，其中一個阿加孟農指定賜給阿基利，另外一個他自己要。阿加

孟農所要的女郎的父親，是一個阿普魯（Apollo）牧師，因為禱告的結果，使希臘的主人為一種瘟疫所困，直到那個女郎回來之後為止。這種流行症給阿加孟農知道了，可是他起初還不肯釋放那個女郎，他要阿基利得到的女郎給他以代替這個女郎的地位為條件。阿基利想要叛反，可是因為慎重不果，於是他只得回到自己的帳篷裏，等候阿加孟農明白缺少了他的幫助而知道他的價值。希臘人失了阿基利的幫助，便屢屢發生戰爭，但是他們卻越發受壓迫了。後來巴特羅克拉斯（Patroclus）他是阿基利的隨從和自幼的同伴，勸誘阿基利所懷恨的首領，讓他（就是巴特羅克拉斯）穿上阿基利的甲冑，使特疊城的人相信希臘人的大戰士又回到他的原來位置了。阿基利答應了，後來巴特羅克拉斯給黑克拉（Hector）殺死，遺下阿基利的甲冑在特疊城人的手裏。阿基利悲痛他的朋友，忘記了他和阿加孟農的口角，只想到替他心愛的同伴報仇；但是他沒有甲冑。他的母親西提斯（Thetis）是一位海洋的女神，來幫助他；因為她的說項，於是技藝之神黑腓斯道士（Hephaestus）製了一套新的甲冑給阿基利穿了去殺黑克拉。當阿基利殺死黑克拉之後，他將他仇人的屍首拖在馬車後面，然後搬到他的茅屋裏，不准將他埋葬，因此便實行死後的報仇；因為根

據當時的宗教，以為沒有埋葬對於一個離開肉體的靈魂是痛苦的。自此以後，更多戰爭了，並且巴特羅克拉斯又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然而這首詩的尾部並非尚武的，但是卻是一幀縱以弛鬆的人類悲痛和情感的動人寫真。黑克拉的父親普賴阿姆決要做一件很難取信的事情。他由赫美斯 (Hermes) 神帶到阿基利的茅屋裏，在那裏他受着殺他兒子的兇手和他人民的可怖仇敵底接待，阿基利起初大發雷霆，但是後來他給那衰邁的仇人和赫美斯的說話感化；於是他們抱頭痛哭。他們失掉了的心愛人和那殘惡的命運，使他們互相受苦而來壓足那些無情殘忍的神底慾望。阿基利黑克拉的屍首交回普賴阿姆，後者遂將他帶回家中，舉行一種特殊的葬禮，就把這件事情的描寫來結束這首詩。

這就是該故事最簡單的大綱了，但是除上述之外，還有很多事情，其中有些很驚人的；因為這裏有無紀律的殺人者，還有瑣碎的驚人事件。我們無疑是讀到關於一個較現代文化比較原始和幼稚的社會作品；我們可以確實知道 Thiad 的作者，不論是個人抑是一個團體，是敘述實有的事，而無潛伏意義的感覺。可是 Thiad 除了描寫和生動的動作之外，還有許多東西。他是如何有的呢，

那沒有人知道。或者將經過多次討論的當時心理學的潛伏意識放在裏面，或者是詩的進化的結果；但是如果文雅的說起來，凡是他隱蔽的事件，都是關於個人及他生息動作其中的社會的真實事情。

有幾個很勤勞的學者們，費了許多工夫努力來表示 *Thud* 裏的人物，人類和神明二者都是大自然的化身及其顯示。天、雲、風和日通常都是他們的來源，根據該學派，大多數人都要贊成那是真的。然而這卻不是真理的全部。在野蠻狀態中的人無疑是很注意自然現象。包圍着或是籠罩着全世界的天，下雨和閃電響雷的雲，吹散雲霧的風，發光亮的日等等不僅是他們知識以內的強大的力，可是他們對於人的生活發生直接而立時的影響。然而當野蠻時代過去了，人開始過着安定的生活，在威爾遜氏（Mr. Wilson）駁斥是一種法律而非一種自然之下組織社會，但是亦不過增進到通常的範圍而已，而這個物質的世界漸漸不很排斥他計劃中的事物，他漸漸關心他所處的社會的法律。舊的神仍然存在，但是他們又有一個新加的意味。天神修斯（Zeus）是具體的宇宙上最高的要素，漸漸用來代表文化的卓越力，如果現代地方主義否認原始社會是有文化的一

個字，那末或稱他爲人類的團體。他最顯明的影響就是他多少沒有定見給予個人或團體一種權力，但是這種權力之給予大部分常常是按照受此權力者之自私心和殘忍心之大小。總而言之，他變成後世道德家所否認的世界，但是他卻不是完全肉體和魔鬼，因爲他含孕着公正的觀念，所以他反對無政府主義和擾亂。野蠻人還未從他們渴望中創造一位像通常表示的超人的神明出來。他用他工作時的力量，而無過不及之差。修斯當然不是完全壞的，但是他不是一個人類也不是整個社會的機能，雖然二者都表示有理想家所震驚的自私和無情。

而今如果我們假定修斯是文化的支配力，那末我們也可以在其他的神底原來品性上，加上有關係的意義而當爲自然的人化。我們很容易看出黑腓斯道士是代表手藝的，赫美斯代表人類的交接——例如貿易、外交、和各種協定和禮節——雅典那（Athena）代表求知的好奇心和才力，阿普羅代表身體和智力上的技藝和精巧，還有別的神又有相似的意義的。那些力當然是包括在人與人間的爭鬪，還有許多也是這樣的；但是 提亞 裏有一個神是最有趣味的。她就是希拉（Hera）。希拉是修斯的妻，我們或者可以指她是婚姻，一夫一妻或者以及因此而發達的特性和

影響；如果那是事實，我們足以使她的行爲相符了。

讓我們來談談人類的行爲罷。人們認阿加孟龍是一個太陽的英雄，沒有人知道有什麼神祕或傳說的要素隱藏在我們對於他所有的想像之下。他當然是真的，但是他比較是個人類並且是單獨的一個人，不列在神明裏的。不過阿加孟龍好像是另一派。他是實力和勢力的代表。他像修斯一樣並非沒有良好和可佩服的品性。他有人類的情感，他常向他的兄弟美內雷阿斯表現出來；但是他自私，計算，起首便估量便宜；他好像因為襯托大詩豪而存在的這位大詩豪就是阿基利，他可認爲是有固有的價值和希臘理想的具體表現的。

上述關於作爲者，神明和人類的解釋，不過只說了那些十分複雜的創造物的一點要素而已，但是他表示詩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幻想，而是一種存在的反照。在Iliad裏有兩個民族戰爭，而人們又認他們是不同種的。在詩裏面並沒有用十分確定的態度來分別出來，反而表示他們是同習慣，同言語和同程度的。雷星 (Lessing) 在他 Laocoon 一書裏說出希臘人和特疊人的哲學的不同處，那是真的，而且他所說的話也值得敬重，因爲這是一位大學者和批評家的精細而激勵的觀

察。然而事實上這兩個民族是人們用相同的敘述方法表示出來，這種方法正同平常的民衆的和初期的文學一樣。譬如他故事裏的埃斯開莫 (Esquiman)，以爲人人都是住在雪屋裏，食鯨魚脂油來度日，還有中古時代的著名故事，表示古猶太人，希臘人和埃及人是團結在封建制度之下過日子的。在 *Iliad* 裏這兩個民族間並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其他部份，尤其是神是有顯著的不同。

在神裏，修斯多少是中性的，因爲他不過是受其他比他更有趣的神底煽動而反應罷了。然而希拉是極端受希臘人的愛戴，正如雅典那一樣；至於阿夫羅代提 (Aphrodite) 阿利斯 (Ares) 和阿普羅都是特疊人的主要熱心信徒。在這裏我們有一個區別的證據。凡是一夫一妻和勤勉的人是和多妻多夫和怠懶的人相反的；因爲阿夫羅代提在其他的事物中，是那些當代極端派所稱的性的自由結合的具體表現，他帶領特疊人的神聖輔助者，如同希拉對於那些希臘人一樣。進一步來說，代表智力和方法的雅典，是屬於希臘一方的；至於阿普魯是很精巧的，是一個東方人的性質，而是屬於特疊人的。其他代表別種力的神，很容易將希臘或是東方的本品混合起來。我們最初

一看戰神阿利斯，應該是屬於尙武的希臘的而不是女兒氣的特疊人的，可是阿利斯卻代表那種在東方人所常見的擾亂，擾動和暴動，是不常見於有規律的希臘人中的。

因此關於神的各部份如像表示 *Triad* 的內容是二件歷史事實或是一連貫的事實，使東方人和西方人互相衝突，而在阿加孟農和阿基利之間有一種物質的勢力和天然的價值的對照。阿基利所有尙武的實體優點較之阿利安大部份的偉大首領，真是渺乎其小。他的偉大是因其才能上發生出來的，阿加孟龍則因他的財富而偉大；因此我們有道德家和詩人隨時喜歡表示的東西：例如財產和勢力是如何根據社會潮流而貶低其價值，還有道德是如何的一無所獲。荷馬不用希伯來預言家的忿怒，或是像朱未那爾 (*Turenal*) 一流的諷刺家的譏刺來反對社會底固執的愚鈍和恣意的自私。他很鎮定的表示生命正如他眼見的一樣，並無深惡災難或自騙自的以爲用他的恫嚇可以消除災難之情。他的態度以爲世界是這樣的安寧，英雄和貴族便要次於自私和愚蠢的人了；在莎士比亞的說話裏，我們時常可以看到『良善船長跟隨惡劣船長』 (*Captain good attending captain III*) 一句話。這是事實，諸神對於他是堪信托的，雖然人或者不滿於他，所以

生命有他的快樂，也有他的悲哀。

有一件實際普遍的趨勢就是以爲荷馬詩，尤其是 *Tiada*，是當做專制的。據說平民的權利並無計較到；至於他們的代表瑟賽提斯 (*Thersites*) 被弄成不爲人所重，並且受人輕視。如果我們認阿基利是天生的貴人，阿加孟農是經濟勢力和政權的表記，那末這便不真實了。瑟賽提斯是個蠢人，就是到了今日也沒有十分堅持的主張故意要那蠢人和傻子受人尊敬。現代民主主義的大演說家柏恩斯 (*Burns*) 只要認識的價值；荷馬用離脫的態度只表示那是這個社會所不爲的。我們對於荷馬和其他一切文學的誤會，是從文字上或表面上得來的。我們堅執的只顧到他的文字而疏忽了他的背景。我們以爲古時的人民只認識上級社會的道德，因爲在他們的文學裏只頌維這種人，但是這也不過是一種習慣適於高貴和卓越而已。希臘人在他們的文學裏描寫領袖人物底尊榮的出生和高貴的品格，正如現代的小說家寫他的英雄或女英雄，體格上的英俊，極力寫他們有智謀和聰明，結局常寫他們富貴起來；但是後世也不便駁倒他，因爲我們否認那些不體面，不特別聰明和結局不富貴的人是有社會上和政治上的權力。

阿基利如果不是真正的貧窮表記，至少也是個自立的真實才幹的表記了，他不因毫無特長的理由而是因他所做的事情爲人所稱揚。他在他的國人裏不過一個平凡的會長而已，並非什麼高貴的王子。他或者曾有過相當的錢財，勢力和高貴的家世；但是那些是描寫他的文學裏的英雄們所不可少的條件。至於他的母親是一位海神的事實或者因爲希臘人說希臘的文化是受海上貿易和航海經驗助長成的，而希臘人的品性亦因他們而發展。他是希臘的傑出人才，但是他惹人注意。他表面上是一個誠實直爽的蠻夷，可是裏面卻是一位英雄，他寧願短期的勞苦生活，而不願意尊做一個長久無名的人，他明知是凶兆可是他毫不猶疑的遽然死去，因此他應受他心愛的朋友底最尊崇的紀念。他有他種族不息的勤勉，使他自己勇敢的和生活問題來抵抗，但是他不僅如此。他代表建立我們文化基礎的特性；不論我們的實際上的鼻祖是誰，西洋的人在相當程度內的確是這些推舉阿基利爲他們理想表現的人底智力上的後裔。

如果我們在 *Iliad* 裏以東西洋文化間之衝突爲根基，那末在 *Odyssey* 裏這基礎是人類進步的一大階段，那就是因人的好奇心，貪婪，勇氣和才力征服了海洋。裏面的敘述是關於 *Odys-*

sey 從特疊回來的情形。他講到他如何的招惹諸神的忿怒，尤其是對於有自然力的波賽頓 (Poseidon)，因此使他漂蕩在世界上十年，並且在他離開他的同伴獨自回到家裏之前，竟遊歷過死國，他只發見當他不在的時候，那些貪婪的鄰人衝到他的家裏要奪他貞節的妻子。Odyssey 裝成乞丐的模樣，由兩三個奴隸和他的年幼懦弱的兒子的幫助，加以他天生的氣力和不屈的勇氣，壓服了那班妄自尊大的仇敵，如同他對抗兇惡的自然一樣，因此他又重覆成爲一家和一國之主了。這個故事結束是一段衆神壓制這班忿怒仇人使他們不能向 Odyssey 報仇。這通常認爲是文意漸次轉弱的文句，但是也可以當爲理想和事實的連接線。在這現實的世界上須要一種神蹟來保護那些像 Odyssey 一樣能犧牲團體的自私而伸張公理和禮儀的人。

Odyssey 較 *Iliad* 少點民族性。其中之英雄比希臘人的天性更人性。希臘人或者是航海的民族，但是 Odyssey 恭維那些鼓勵探險家從事於航海術的精神以及希臘水手因跟從他們而成的事業。荷累斯 (Horace) 說：「一個初次在海上探險的人，心中一定像三弦琴一樣的跳躍」；Odyssey 裏也說出當他的船陷在危難時和到了許多不知名的地方時，他是怎樣如此的。他又說

出古航海家所遇着的海上危險和驚嚇。他又講到北歐海洋上的迷霧和風浪，如以有冰山和不平均的日夜都有陷入漩渦和暗礁的危險。我們還有生動的寫真，是關於水手從相逢的野人或食人的人，或是其他風俗以爲用超人的注意來避免足以引起他們兇惡的仇人底攪亂的人裏，逃出生來的事情。還有關於圍困海上漂泊者的種種誘惑，也有描寫出來。美麗的引誘可是騙人的海岸，也有寫出，那都是繁華地的誘惑，在那些地方野心和本分是同類的，催眠在一種舒服和豐養的環境中。此外還有肉體的蠱惑。譬如克服一個水手將他變成野獸。這種種的事情還有很多別的事情都是埋藏在一幅虛飾而仍承認的世界地圖上，那是希臘或腓尼基（Phoenician）航海家所知道的；但是此外在 *Odyssey* 裏例示的是人底不息的努力和不竭的才力使他能夠征服海洋的危險。

Iliad 和 *Odyssey* 是希臘詠史詩的絕高例子，在任何文學中無有能超過或和他相比的詩了。還有好些詠史詩是希臘人作的，但是大多沒有傳到我們。有一位他的著作我們還有保存的作者就是希西俄德（Hesiod），他是一位稗史的詩人，他著作關於宗教儀式和實際工藝的詩詞。在荷馬詩裏，我們可以見到戰爭和對自然的驚人爭鬪底愉快和可怕，那是人力運用在最激烈最

精巧的時候。至於希西俄德我們看見一幅關於平靜生活和爲衣食而勞苦。工作的有規律，可是並非完全熱心於此道。實業如果不足褒揚也要說明一下；農業的工藝也要表明；至於因季節而自然變遷也用功利的精神來表明，然而卻能引起同情和美妙的情感。我們還有一篇人們認爲是希西俄德所作的各神的族系；因此我們從他那裏得到一個關於宗教和經濟利益的說明，那些在文學中都得到存在和相當的地位。

在古希臘人裏還有許多繼續詳述特疊史傳的詠史詩，但是因爲無知，宗教狂或是中間時代人的不注意的結果，他們都遺失了。然而在他種文學中卻遺下他們的痕跡。尤其是戲劇家常靠他來做資料；無疑在他們的論述裏常加修改，加強和清理；因此我們不必太過可惜他們的遺失，因爲我們可以更高尚和摘錄的文體中，得到很多他的材料，這足以抵消他所採納的粗陋資料的缺少。我們就可以看到羅馬文學在無荷馬詩味的希臘詠史詩中，可以獲得很多材料。

除了荷馬詩之外，希臘文學最著名和最有影響的一支或者算是他的劇本了。學者們都以爲這種文體是從崇拜代俄尼喜 阿斯 (Dionysus) 的宗教而發生的，他是希臘最有人性的神。其實

他是物質生存及其快樂的代表，他缺少其他神的偉大和沈靜，但是他所以能夠成立，那是因為他很實際的。他受人的崇拜是發生很遲，可是宣傳得很快，他主要的好像是我們所謂的 *joie de vivre* 的光榮，那就是文明人的一種主要娛樂——就是戲劇。無論如何，戲劇在希臘有史的時候聯合代俄尼喜阿斯的崇拜而產生的，若說到更前的情形，我們便不知道啦。據說最初的戲劇大家就是塞斯彼斯 (*Thespis*)，他是生在紀元前第六世紀。他的作品是稗史的，他還有幾位同時代的人和後繼者的名字也曾傳給我們，但是第一位有劇本保存的作者就是埃斯基拉 (*Aeschylus*)。

埃斯基拉從紀元前五二五年活到四五年。當他在世的時候，雅典正是希臘學術和政治的中心點，他除了在西西利 (*Sicily*) 逗留些時之外，畢生都住在雅典地方從事著作。他在波斯之役裏打過仗，當他大約四十歲的時候，他獲得在雅典舉行的劇本比賽的頭獎，並且在他逝世之前重覆的又得到十三次同樣的獎。據說舞台上不僅一位演員而有兩位演員和樂隊是他發明的；他還加上別的改革，據說有八部之多，但是只有七部傳給我們。

埃斯基拉談的是高貴事情。他的人物都是半神的人和大英雄，他的情節很深奧。他遺給我們

的七部劇本就是柏斯 (Persae) 懇求者 (Suppliants) 七雄擒西布斯 (Seven Against Thebes) 普羅密修斯被擒 (Prometheus Bound) 阿加孟農 (Agamemnon) 刻利富羅尼 (Oeophori) 和攸門尼提斯 (Eumenedes) 後面三部是敘述同一故事相連續的三幕，形成一部三幕劇，後來造成希臘人對於同一人物用三幕戲劇來敘述的習慣，然後加上一段諷刺的劇本或是滑稽戲來結束他。挨斯基拉是唯有一有整部三幕劇遺給我們的希臘戲劇家。柏斯是關於波斯戰爭的事情，他講到當希臘得勝的消息傳到波斯的王宮殿時所受到的驚嚇。懇求者是講到丹內阿斯 (Danaus) 五十個女兒的事，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當她們花燭之夜便要將她們的丈夫殺死。七雄擒西布斯記是詳述挨提巴斯 (Oedipus) 一部份的史乘描寫西布斯給七位英雄所擒的事，並且又說到各神如何的使西布斯的兩個兒子挨提俄克利斯 (Eteocles) 和波利奈西斯 (Polyneices) 互相爭鬪並且互相死在對方的手裏。普羅密修斯被擒記是頌揚普羅密修斯的勇敢，提旦 (Titan) 從天上放火下來，給了人們，因為他被修斯綁在高加索山上。阿加孟農、刻利富羅斯和攸門尼提斯都是敘述當阿加孟龍從特疊回家之後，被他的妻子殺死的事情，俄羅斯提斯 (Orestes) 如何的殺死

他的母親，爲他的父親雪仇，以及他如何洗淨他因此而得到的罪惡。

如果證明一個人在他心裏說沒有神的而是一個蠢人的話，那末埃斯基拉是一個很聰明的，因爲在他心底裏說在生存的後面有一種強大的支配，這種支配力是不容否認或反對的。在柏斯裏我們看到波斯王的驕慢，給他膽敢疏忽和輕蔑的神意推倒了。他裏面的人物，證人比演員更多，在埃斯基拉大多的劇本裏，他的主角是有神力的，他所描寫的衝突是在神與人意或人的傲慢之間，雖然有時人類是殘忍無情的神所定的殘酷法律底勇敢犧牲者。在七雄擒西布斯裏，埃提巴斯的精明的兒子挨提俄克利斯相信天意是在大軍隊一邊的；但是劇本的情節卻表示堅執的和他作對，直到後來他自己領會了，便失望的衝上前去，殺了他的兄弟，自己也死了。在阿加孟龍裏，因爲卡桑德拉 (*Cassandra*) 的對照而表示無思想的麻痺性出來，他帶着同志們去找尋神意的工作。可是他們不明白她的忠告，並且將所有迫近或正在發生的驚恐證據解作一種平常事情的兆徵。挨提巴斯藐視一般普通的心，他看見舊約中預言家的一些執迷在那些不知人類的事業是由一種不可抗禦的命運所指揮的人身上。他顧着他的莊嚴和結局，如果根據他當時及其後裔，可以說

是高貴的地位了，因為他的名譽保持了頗久，經過好幾時代，他還出名的。

然而這對挨提巴斯一方面而言，可說他曾受基督教文化的欽佩。在刻利富羅尼裏，我們看到俄累斯提斯困在左右為難之情形。他的母親殺死他的父親，所以因孝心命他替他的父親復讐。在另一方面，他對於母親是應該尊重的，他不能殺她。如果不是謊話，那末神也不知如何答覆他懇求指導的請求；當他替他的父親盡了義務，殺死他母親的時候，他便犯了不容贖的罪，而要受鬼神的磨難。然而在攸門尼提斯裏，他的罪洗清了，而鬼神變成有利益的東西了；因此我們便看到一些像基督教的赦罪和因反悔而改新的主義的事情。

但是在普羅密修斯裏的埃斯基拉纔像有點接近我們的理想。普羅密修斯這個能幹的提旦，曾因對人善意而受修斯的譴責。這為不朽的英雄被綁在一塊大石上，每天有隻老鷹來扯去他的肝，因為他是永生的，所以肝常常又長出來了。這裏便是一幀人類忍受自然物虐待的寫真，可是他有更高尚而不可毀滅的特性。修斯是一位暴君，舍利（Shelley）和其他的人因人意的限制便叛逆起來，在埃斯基拉的劇本中，表示上帝的不公平；但是這並不是為埃斯基拉的整個意義。對於他，

修斯是物質的力，不是精神上的力。他是開撒（Caesar）的具體表現而不是上帝的，他不僅努力將他的東西歸屬於他，並且要想阻止任何東西去受一種更高的力的支配。埃斯基拉對於他的態度是一種侮辱，而他爲赫拉克里斯（Heracles）後裔推翻的事情，人類的勉力和努力也預先示知了；這遺給我們一句聖經上的預言說道：『婦人的種子將要打碎蟒蛇的頭臚了。』或者這就是我們對於埃斯基拉的頌揚，因爲那種態度和基督教關於生存的精神力和物質力相對論相似。或者我們愛用普遍的眼光來批評埃斯基拉，以爲他是一個深奧的人，而且是一個比他的知覺更有理性的人；因此雖然我們沒有普羅密修斯被釋記一篇說到赫拉克里斯的後裔將普羅密修斯釋放的事，好像沒有普羅密修斯被擒記那樣有精采，而僅適用於希臘的歷史事件而已，並非對於整個世界的人類。即使埃斯基拉說出當時所定的限制，即使他不慮到後世對於他的態度，然而他仍然值得我們的欽敬；因爲他的精采就在這裏，並且凡是一種文學的創作，一定要在他的潛勢力和其作者意屬的目的上來批評。其創造的程序至多是出於自動和不知不覺之中的。

索福克利斯（Sophocles）[#]是希臘第二位著名的戲劇家。他是生在紀元前四九七年而死在

四〇五年。他是一個雅典人，可是從來沒有在希臘他部地方遊歷過片時。他好像是因為他的聲喉被介紹到舞台上，因為他是一個優良的歌唱家；但是不論是什麼東西吸引他去的，可是他畢生便致力於戲院裏了，據說他曾作過上百部的劇本，但是只有七部保存到今日。這七部就是：阿查克斯 (Ajax)，安提哥尼 (Antigone)，伊雷克特拉 (Electra)，虐君挨提巴斯 (Oedipus Tyrannus)，挨提巴斯在科羅隆斯記 (Oedipus at Colonus)，非羅克提提斯 (Philoctetes)，和特拉欽尼斯 (Trachiniae)。阿查克斯是關於一位英雄發狂的事情，這位英雄當特疊之役以前在戰士中，其名僅次於阿基利。Odyssey 在和阿基利最後一次的戰爭中，將他打敗了。當阿查克斯知道他不能有效率的使用他的力，他便瘋狂起來了，當他神經錯亂的時候，他將在特疊捉來的羊撕裂。正如有時有許多事情是從種種和我們不同的觀念和風俗上發生出來，在阿查克斯裏的災禍，在他們自己看起來不算是悲劇；但是這部劇本實在十分生動。特拉欽尼斯是演述赫拉克利斯的史話，講及內薩斯著名的「襯衣」的故事，他的好妒忌的妻子被人誘騙說如果要使赫拉克利斯專心於她，只要將他殺死。吃了他的肉。在非羅克提提斯裏有兩位英豪的戰士，他們因在到特疊的途中受

阻，他們的名字遂被希臘人所遺忘了，其後直到發見必須他們到場時，纔又去請他們回來。這裏面有人類同情心的基本天性表現出來，因為非羅克提提斯失掉那些對於他不表同情的人底友誼而可憐他，使他表出他比一些最世俗的事更強大。伊雷克特拉告訴我們關於俄累斯提斯故事的另一方面，不講到俄累斯提斯本身，只講及他的女兒伊雷克特拉的事，她要解決暗殺他雙親之一的雪仇問題。挨提巴斯一劇是敘述西布斯的佚事，說他的國王故意殺死他的父親，娶了他的母親的事情，安提哥尼也是關於同一稗史的事情。

暴君挨提巴斯也算是索福克利斯的傑作而且連亞里士多德在內，許多人認他是悲劇中最完善的這種的批評大多注重在他結構上的優美。在索福克利斯所有的悲劇中，都有純潔的情感和精采的思想，並且還有動人而調和的表情；至於暴君挨提巴斯不僅有上述種種優點並且還有無欠缺的結構。然而許多人認安提哥尼是他最偉大的著作卻是真的。他是講到挨提巴斯的一個女兒的故事，當她的兩位兄弟在西布斯之前互相殘殺，如覺他不得不在責任和死亡之間選擇其一。該城的君主錫隆（Cleon）公布該鎮的保護人挨提俄克利斯應舉行隆重的葬禮，至於這個

在侵犯一方的兄弟皮利奈西斯不可埋葬，要讓狗和兀鷹吃掉——按當時的信仰，以爲這對於死者是最可怖的一件事。安提哥尼以爲兩人同是他的兄弟，所以她必定要安葬波利奈西斯，雖然他是因犯罪而喪命。她懇求她的姊姊伊絲密（Ismene）合手做這件事，可是伊絲密根本沒有思想和情感，因此她只知道對於人類法律的義務，而不知道對於親愛的人要仁愛和忠誠，會使人更神聖的。然而安提哥尼決意獨自進行，雖然她年紀很輕，而很明瞭生的引誘和死的可怖。她已經訂過婚，可是愛情和結婚的思想，以及他愛人的懇求也不能搖動他的主意，於是她盡了她的義務後便喪了命。

安提哥尼一書的美妙是在他的抑制中。克利恩的小照，和伊絲密可哀的懦弱，都沒有明白的說出來，不過略略描寫了一下，並且使我們覺得安提哥尼的行爲可愛，可是沒有指出他的美點。安提哥尼有的是所謂人類靈魂最高貴的衝動——那種直覺力認爲是一種固有權力，但是不能因風俗或習俗所鄙棄而誤用他。有好些人說她太完善了，我們對於她的同情不足以尊敬她，但是在文學裏是否有像她那樣高尚而使人憐惜的人，卻是可疑。希臘人對於悲劇有好幾派別，其中一派

是要一個被害的人，一定先犯了某種罪惡，以抵消他經歷過的患難，不然便有虧缺。現在據說安提哥尼是毫無缺陷的，但是她的缺點就是他純潔的天性，使他不會自私而和普通人類不同，因此我們憐惜她的美德。暴君埃提巴斯結構上可說比安提哥尼更精采，但是在後述的劇本裏，索福克利斯遺下一部著作，其美妙，細膩和令人憐惜的性質，在全文學範圍內，是不能再好的了。

希臘悲劇家中最後的一位大家就是幼里披底。他大約生在紀元前四八〇年薩拉密斯 (Salamis) 戰爭的時候，死在四〇六年他創作的九十部劇本裏的十九部還保存着，所以他的作品能夠比埃斯基拉和索福克利斯兩人合併起來的數目還要多的緣故，可說是他比普通的人更聰明，而且更是博閱廣覽，雖然他好像在上古時代地位不很高。我們也不必去枚舉幼里披底遺下的劇本。他也是使用埃斯基拉和索福克利斯的那些材料；就是關於特疊、俄累斯提斯、赫拉克利斯、西布斯和阿哥遠遊隊 (Argonauts) 等等的佚事；不過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在埃斯基拉和索福克利斯裏的人物或高尚或悲哀，這是因為他們的舉動和環境的緣故，可是幼里披底好像是用一種巧計，設法增進其表情。換句話說，他就是用我們所謂的「演劇」的方法使他自已對於他材料的真

確不甚注意，而偏重在他的扮演。埃斯基拉和索福克利斯的人物僅使人覺到他們各自的身分，可是在幼里披底裏我們卻覺得他們增強了他們的悲哀，使他們成爲可憐的東西。因此於幼里披底便有一種自覺而虛僞的名聲，那是他前人所無的；但是這個名聲卻是非常有影響。上古的人說幼里披士是一個懷疑派的人，又說也是一個憎恨婦女的人，並且是一個極端派。他藐視當時已建立和已承認的環境，如同我們現在的智識份子一樣；雖然他不像別人，他斥罵庶民和他們的謬見。他在埃提基斯裏大大喪失了他的好名聲，因爲他的情節纏結不清，常要在最後一幕裏插入一段神的事情來解決一切困難，這樣的結尾是墨守舊法而且不便利的，正如現代的史傳劇本裏明說出美德壓服那喜誇張的惡習一樣。

幼里披士無疑比索福克利斯或埃斯基拉更是專門的戲劇家；但是他對於生活的瞭解就不高明了，他又用戲劇的要件來改變，然後再表示出來，並且使他不是本來面目而有偏見。然而我們絕不能夠說他沒有優越之處。他寫的東西裏都有美和力。他的黑叩巴 (Thaebas) 劇是一部非常悲痛的劇本，還有阿爾塞斯提 (Alceste) 也是一部美妙的著作，裏面描寫一個妻子偉大的愛，她

犧牲生命救活他的丈夫的事情，好像是反駁那些說他是一個憎恨婦女的人的話。希臘劇本到幼里披底手裏的時候，還很偉大，但是好像預示將要衰敗的兆徵，因為他們注重動作，而疏忽了事實，並且表示內容比精神上的信仰更多。這樣的計算，使他跟着許多人更出名了，雖然他自己說：『那許多人是卑下。』他的作品惹起詩是像拉丁諺語說產生的，還是像本仲爾遜（Ben Jonson）主張是創造的問題。埃斯基拉和索福克利斯的偉大主要在於他們天生的超越精神和道德的品性，但是幼里披底卻因他勤勉的和天生的巧妙的結果而偉大。我們將埃斯基拉和索福克利斯兩人來比較或者是很對的，因為前者有偉大的強力，另一個有特殊的機敏；又認幼里披底是一個體格通常的人，可是他訓練他自己成爲一個能夠從事偉大的事業的人，而且可以和那般天資較好的人來比較。

在幼里披底之後，埃斯基拉之前，希臘悲劇毫無保存，僅有其名而已。然而在喜劇裏，我們另有一種體裁，關於此事，我們有一個大作家的作品，他的名字叫做亞里士多芬（Aristophanes）。他曾經寫過四十部喜劇，但是我們只有其中十一部，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完全的希臘滑稽詩了。

這或者可以表示亞里士多芬是極頂優美的，當然有許多地方是足以佩服的，但是那或者是偶然的結果，或者還有同樣或更偉大的著作已經散佚了。他是生在紀元前四四五年，死在三八五年，他在所謂古代喜劇家中，是最偉大的人物了。據說喜劇是起源在鄉村的同樂會裏的，但是在雅典發達起來，在那裏幼里披底的作品好像是悲劇和喜劇間的一種橋梁。悲劇是關於高尙的事情，並且用尊崇而抑制的態度來描寫。裏面的英雄代表受過最道德問題的人；他有一種音調好像適用於許多目的，一時表示人類的同情心，一時表示通俗心理對於破壞的無情，一時是謹慎的經驗的呼聲，其實幾乎適用於一切當爲襯托物或動作背景的事情上。古代喜劇是用音韻的，他跟隨幼里披底所信任的技能而自然而然的露出利慾的物質主義。而少信仰心和理想主義。亞里士多芬是幼里披底的激烈反對者，但是他的方法卻常和他所諷刺的人相似；雖然幼里披底是亞里士多芬的譏諷目的物，可是他在亞里士多芬的喜劇裏十分顯明，在這位喜劇家的眼睛裏現出他的重要性。

在亞里士多芬作品裏我們可以看見他鄙夷幼里披底的說話，我們以爲他所寫的人物，沒有

一個可使人憐憫，除非寫得他是非常襁褓，意思就是說他依靠外表和誇張之詞始能感動人；但是我們也可以說亞里士多芬也有過同樣的事情，雖然他作品的性質使這種方法更需要。他的音調志在感動低級的情感。他常有一種多餘的人物，他所以能夠感動人就是將這種多餘的人造成一種極荒謬的人類，或者將演員們化成鳥類、蛙類，或他種動物的模樣，這種情形裏寫成詩句發表他們的言談。在亞里士多芬的喜劇裏大都是巧計的表現，但是他的作品雖然因為他們的新奇和談諧而受人歡迎，可是也是捏造和鼓吹的。他們都專心研究當時直接而實際的問題，將深奧而普遍的事情作成悲劇；雖然他們將放肆動作充作上等劇本的尊貴的莊嚴，並把哲學上一切的事物和尚未明瞭實利的科學都誤用在執迷上，他們的特徵是偏重常識的重要性，而且又指出怠懶、驕慢和幻想的推論的危險性。好些有身分的人會深受亞里士多芬底顯明的矛盾的迷惑。他好像是一個熱心的愛國志士，他勇敢的攻擊善於言辭的克利翁（Cleon）並且竟反對雅典民衆。因此我們得到一個印像，就是他是堅強的反對愚蠢和不公正，然而他對於蘇格拉底（Socrates）的攻擊據說因為他強烈的影響使那位大學者殉於道。這個解釋或者因為他的天才的性質和他所住在的

國家的情形的關係。有天才的人常常是偏頗的，但是他們的偏頗通常是反對對方過度的事情的反應。在羅馬以爲捨棄舒服和奢侈是可恥的時候，基督教的辯白者正在極端描寫物質生活的罪惡；這或者是因爲亞里士多芬生長在一個不適宜智力活動和推論的時代，所以不論好歹都反對這種實驗，因爲除了幾位十分偉大的人當深深觸動的時候能夠明白之外，全都是執迷不悟的。

在亞里士多芬的劇本裏，青蛙一書或者是最著名的一本。這是一部諷刺文學，他講到幼里披底和挨斯基拉令人可敬的優點而且將索福克利斯看做一種偶然而同情的態度。他著名的就是他所表示的幻想和捏造，他著名的表示就是青蛙的附屬音調，這是人們認爲在文藝中稀有的特點，他深深的印在美國大學生的腦袋裏，那是因爲他造成一個著名的大學口號。

亞里士多芬有許多部喜劇是關於伯羅奔尼撒之役 (Peloponnesian War) 的事情，在他活動的大部分時候，戰爭還蔓延着。其他，例如雲霧一書是譏笑智力的虛偽，以爲蘇格拉底這個人是無謂的。黃蜂 (Wasps) 一書是譏諷雅典人好訟的風氣，還有小鳥 (Birds) 是諷刺恣意幻想的流行和空想的政治方針以及宗教的信仰。因此，我們在亞里士多芬作品裏便知道物質生活的重要

性的主張，和對於學說的和精神的輕視。他是一個守舊的人，不然可以稱他是一個閑談者；雖然他是任何東西，可是他是一個非常利己而不知改革的非利基人，他表示一種趨勢出來，就是愛好有益身體的菜羹和安寧的忠誠出生權。

亞里士多芬是我們唯一保存有古代喜劇著作的代表。據傳說有上古喜劇和中古喜劇兩種，但是我們只有他們後來的間接知識而已，此外只有些少瑣碎的斷片，難以使我們得到關於他們性質的整個觀念。因此我們只有將中古喜劇置之不理，因為他多少有學者的風氣；但是新喜劇顯然有一位大著作者，名叫美南得（Menander）。美南得是從紀元前三四二年活到二九一年。他的作品沒有音調，但是他的情節是模擬真實的生活。他的人物有許多種：有矜誇的人，有論媚的人，有各式受騙的人，還有別的愚蠢和懦弱的人的模型。他有些像莎士比亞，他明瞭戲劇的技術，而同時同樣的了解人類，在我們日常的說話中，有好些是他的諺語。代表生活的容忍和難免的輕信，最初的目的無疑是給仇視初期基督教的人們取樂，那也可說是他作品的缺點。然而他完成了將他著作裏的句子和那些認他是一個歌頌罪惡的神聖文章相混合的特點，因為不僅聖保羅要引用他

的句子。如果我們信仰古時的批評，那末美南得是一個最善使用他的材料的藝術家；而且他是一個鎮定而淵博的批評家，雖然他描寫人類天性的卑鄙和愚蠢，可是他永不失掉他的溫和、同情或是偽善的態度。至於這位大藝術家的作品，除了適應、摹擬和斷片之外，其餘都遺失了，然而他的名聲繼續不滅，因為他的影響或者同樣偉大，所以我們還有希臘戲劇最後的偉大創造精神。此後，我們只有批評、註解和說明而已。在詩的作品成熟之後，繼着便是較長的文學討論和分類，雖然他是因勤勉和廣博的知識而顯著，然而缺少了發揮情緒和理由的生氣了。

除了詠史詩和劇本之外，希臘還有別種的詩見長，但是如果將他們全歸入抒情詩總欄中，那末便很便當，而且也不是完全錯誤的。凡是關於一種複雜物的定義，通常是不會滿意的，不是過甚其詞，就是不足，但是如果我們記得這個名詞是從希臘文的「πρῶν」(得來的話，我們便可以得到一點關於詠史詩的性質底觀念了；因此我們可說詩是以言語為主要表情的方法，根據同一理由，我們可說悲劇是利用動作和言語來發揮他的意思，我們又可以說抒情詩所包括的一切詩歌都接近音樂的，或者大部分利用他的方法。因此，聖詩，輓詩，格調清高的抒情詩，田園詩，都可

認爲抒情詩，雖然過於畏葸的人是不喜歡這種方法。

阿賴翁 (Arion) 和 伊俾卡斯 (Ibycus) 這兩首詩我們從註解上和關於他們的傳說上可以推想出他的高尚。第一部是敘述阿賴翁在從西西利駛到希臘去的船上因有暗殺的企圖而被捕的事，他懇求讓他唱一曲最後的歌。當他得了允許之後，他便拿了他的七絃琴，唱得十分動人，他感動了海豚，於是當他被拋下海的時候，其中有一隻海豚將他背到岸上去。至於伊俾卡斯，他大約是生在阿賴翁之後一百年，那是講到當他受許多強盜的攻擊時，他召集一羣鷺鷥飛在他的頭頂上，表示對於他的謀害。後來他的兇手看見一幕悲劇要發生了，因爲復仇的魔鬼出現啦，一羣鷺鷥翔在空中曠的戰場上，因此嚇倒一個犯罪的人，他便驚慌起來說那些是伊俾卡斯的鷺鷥，因此他們發現了那些犯人。我們從這些傳說中知道阿賴翁和伊俾卡斯是受人很尊重，但是我們只有這個間接的證據。勒布斯的阿爾西阿斯 (Alcaeus of Lesbos) 是從幾段瑣碎的文字和希臘人的註解及引證文以及拉丁的仿造文中纔知道他的名字。他以善用音節而出名的，正如稍後於他的阿那克利翁 (Anacreon) 一樣；但是我們對於這兩個人的印像就是他們的名譽是有賴於其他驚

服他們優美的文藝的詩人底過甚的欽敬，卻不在任何其他更明白的表現上。

還有一位大詩人就是薩福 (Sappho)，她真正的性格好像給傳說改變了她，和阿爾西阿斯一樣，同時勒布斯人古時的意思要將她和荷馬並排，稱她爲「女詩人」，而荷馬爲「男詩人」。近代的批評以爲她有很強烈的情慾，因爲有一個傳說，說她爲了一個想像中的人底愛情而自殺。這或者是從荒謬的笑話而發生的，又受那些無知輕信的人宣傳，又或者是因爲人們將她和其他真是這樣的詩人分辨不清。拜倫在他的詩句裏有表示近代人對她的詩的觀念，說道：『那焚着薩福底愛和歌的地方。』然而很奇怪，拜倫曾經翻譯過她詩的一部分，可是裏面沒有狂斷的奇情，只有澈底的溫柔和沈靜。下面就是拜倫譯的句子：

『黑斯塔拉斯 (Hesperus) 啊！帶一切好的東西來吧——

給疲乏的人以歸宿，給飢餓的人以慰藉，

給兒女以撫育，

歡迎之聲已來到過度工作的地方了；

一切的和平都圍繞着我們的家庭，

家神又保護着，

在你的愛撫中都來包圍着我們；

你又將小孩子帶到母親的懷抱裏。」

這並不是十足的翻譯，因為那是一種精緻的作品。他根本的觀念在於薩福，但是形式卻不同，而且因為他的著作固有的自覺態度，以致造出傳說上不真實的薩福來，正如喜劇詩人的誤會以及認她為其他真實或想像的人物一樣。「雅潔」這個字最能形容薩福的句子，而且我們假定她的地位是一個貴族結婚禮中歌隊的領袖，她的行為如果不嚴重，然而也正當的。可是傳說上卻相反，但是傳說或者只表示她是致力她的情感給予大眾的緣故吧。

平達 (Pindar) 大約從紀元前五二二年活到四四二年，他是一個重要的抒情詩人，因為他有好些著作還保存着。在他的抒情詩中，有頌揚奧倫比亞運動會 (Olympic) 的種種勝利，都算在著名的古代紀念物中。他利用神話中的偉大人物的冒險事業和運動場上的英雄的成績的比較，

使他的文章有價值起來，而且他又將真事和理想合併，然不致有誇張和做作的感覺。荷馬崇拜戰爭中的努力；希西俄德是歌揚有規律的勞動，可是平達卻注重在運動比賽上。照好些人看來，平達對於什麼東西都是易變和不耐性的，但是他仍然算是一位大詩人，雖然他大部份的優點在於他使用的音韻和拍子上，以及所謂詩的實質，他的精神確與他的形式相稱。他的確是依賴用過更偉大的事蹟超過他通常所歌頌的，但是那些凡俗的英雄以及他們的事蹟確得到他們應得的注意，他們的事業也渲染上詩的光彩了。

還有一位詩人，他的著作保存有相當的數目的，就是西俄克利塔斯(Theocritus)，她大約是生在紀元前四百年在西拉叩斯(Syracuse)地方。他是一位歌詠田舍，或田園的詩人，但是他真正的題目卻是人類的天性。他是講自然表現的，但是那是應付人的需要而有相當改變的自然。在一方面，他的作品非常做作的，因為他講到牧羊和農人的文學，但是他又告訴我們當時生活的情狀，非常像狄更斯(Dickens)告訴我們倫敦十九世紀時的情形一樣。

西俄克利塔斯也寫諷刺的短詩，這種詩，很難說是抒情詩。諷刺的短詩，目的在乎精警，這裏有

一個好例子，在塞蒙尼提斯作的斯巴達英雄瑟摩彼利 (Thermopylae) 的著名墓碑文，說道：「壯士，告訴拉西提蒙人吧，我們躺在這裏等着服從他們的命令哩。諷刺的短詩，可說很幽默，也可說很高貴莊嚴的，有許多是荷馬作的，那是表示他早期的來源。在羅馬時候的希臘作者也有創造；但是諷刺的短詩好像雙關的戲語一樣，他的顯著是由於他的量而不是由於他的質，雖然好些已經變成指示行爲或表示知識的諺語了。」

早期的哲學家用詩來著作，因此我們可以將他們和詩連合起來。梭倫 (Solon) 是一位雅典律師，他是古在紀元前六四〇至五六〇年的，他用詩來寫出他的格言來。還有塞利斯 (Thales) 安那克西曼得 (Anaximander) 安那克西美尼斯 (Anaximenes) 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塞諾法尼斯 (Xenophanes) 赫拉克來丟斯 (Heraclitus) 巴門尼提斯 (Parmenides) 挨姆培羅克利斯 (Empedocles) 安那克薩哥拉斯 (Anaxagoras) 和提摩克利培斯 (Democritus) 都是早期的哲學家，他們研究是什麼東西構成實物的。塞利斯相信水是物的基礎，萬物由他造成的。安那克西曼得以爲有一種不固定而無度量的物體。安那克西美尼斯在空氣中發見最基本的物

體。畢達哥拉斯分拆物體，相信現象是各關係的結果。他對於算學有很大的貢獻。塞諾法尼斯說萬物實在是一個的，而且是不變的。赫拉克來丟斯相信火是基本物，萬物是在一種慣常的活動中。巴門尼提斯以爲萬物都是靜的，活動是一種錯覺而已。挨姆培多克利斯創立紛亂和秩序的交錯學說，與星雲的假定說無異。安那克薩哥拉斯以爲內心是奮興有生命和活動的實質世界的支配力，提摩克利培斯宣傳的學說是以爲萬物都包含着原子，因爲各種結果而形成我們現在所見的宇宙。這些推論大都是熟慮後的結果，而不是試驗和考察的結果，但是他們都能引人注意而且含有一種暗示，並非僅是亂猜。這些人作的散文或詩詞，大多遺失了，但是卻影響他們的時代和後代，他們的觀念漸漸和希臘的思想混合，顯然十分影響到現代科學的發達。進化論的精采原子說，星雲假定說和太陽系的中心是太陽不是地球的假定說，在希臘的哲學裏都早已發見了，因此我們受到他的利益實在太大了。

初期的哲學家多是用理想和詩句寫出來的，但是後來他們打算將他們的學說更坦白的表示出來，於是他們便用散文。蘇格拉底就是神祕哲學家 and 理智哲學家間的連接線。他大約是生在

紀元前四六九年，而在三九九年被處死刑——由一位雅典的法官判斷他是一個不信上帝和敗壞青年的人。他沒有什麼著作，不過在口頭上講講而已，他從事於說明淺薄觀念的荒謬，這種觀念不認名實是不一致的。我們對於蘇格拉底的主義，大多從柏拉圖（紀元前四二七——三四七年）那裏得來的。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但是他使蘇格拉底理想化，使他比本來面目更精采。柏拉圖對於人類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對於基督教的影響。他相信萬物是神意的不完全的模型，因此他採用東方的神祕主義，而用西洋的主義來說明。柏拉圖當然是奮興而動人的，但是我們總覺得他是企圖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心裏牢記着他的教師蘇格拉底的基本教言，他或者更要偉大。因為蘇格拉底是不相信人心有了解絕對真理的能力，並且他又用這句話作他學說的基礎：『我知我是一無所知的。』

亞里士多德在希臘哲學裏，各方面都比柏拉圖顯著。他是生在紀元前三八四年而死在三二二年，他還有其他的特點，就是他曾當過亞歷山大的私人教師。他是一個偉大的分類家。他收集希臘各種知識，並將他們分類，使他們容易接近學生。他將適當的性質放進這件工作裏，其中有一類

精細而堅定的心。這在一方面固然使他相當的清楚和澈底，但未免有了許多拘束；因為他疏忽了很多他以為是幻想而且不具體的。無疑有許多是亞里士多德不肯研究而且不是注意的，但是有一件至少是因為他注重常識，而使他誤會，因為他以為太陽系的中心是地球不是太陽，他的勢力非常大，所以十八世紀稍前的時候，有些早期的哲學家以為地球使太陽繞着他遊行是一種事實。亞里士多德對於人類的知識有很大的功勞，但是一人的智力不足以壓服各時代積累下來的知識，至於那最適宜的智力雖然精明細微，然而大約也要忽略他會有偉大的結果的。

塞諾法是生在紀元前四三〇至三五〇年，他是將哲學家和歷史學家接通一氣。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他遺下四部關於他偉大的教師的著作。他沒有柏拉圖的聰明，並且在他的描寫裏也缺少好些關於蘇格拉底的事情，和柏拉圖差不多，但是塞諾法或者給我們比較精確的描寫。他最令人記憶的就是他敘述希臘遠征波斯的事情。他不聽蘇格拉底的勸告，跟了一個在實力不穩固的十三個傭兵團體中的朋友去拜見波斯王的兄弟賽拉斯（Cyrus）那些兵士顯然是受賽拉斯的利用，來反抗其他附屬的君主，那是他能有自由意志去打的，但是他們都想幫助賽拉斯去推翻國

王。他們被驅到東去，直到他們已經不能回頭了，於是他們只好答應去打國王，居然他們打退國王的軍隊，但是賽拉斯想親自去殺國王，因此他卻被殺死。於是這幾個希臘人孤獨的遺落在一個敵國裏，因為他們的野蠻同伴立刻變叛了。希臘人漸漸退走了，雖然波斯人侵擾他們，可是不敢攻襲他們。然而最後他們驅那些高級的將吏到一個大會裏，然後將他們殺死。塞諾法當時重新召集那些沒有領袖的希臘人，又選裏面的一個人做他們的領袖。主要的是因為他的勇氣和毅力，使他們能夠打開回到海邊的出路，他在阿那巴西斯 (Anabasis) 一篇裏寫下好些退兵的事情，因此使他得到很高的地位，成爲一個實在而有力的敘述的主人翁。說來也很希奇，塞諾法他說到幾千個希臘人從無數的波斯人裏逃出來，表示波斯人的懦弱，因此在一百年之後給亞歷山大滅了；他又寫了一本關於塞拉斯的教育書，裏面指出波斯的政府組織的優點使民主的希臘明瞭；當他被他國裏的雅典人驅逐到斯巴達去的時候，他又寫了一本對話文，他在裏面讚揚雅典的寡頭政治組織。從這點看來，塞諾法似乎大錯了，但是希臘直到他散漫的城同連合在一個國王之下時，希臘纔征服了波斯，至於他在希臘政治組織發見形式上缺乏穩固性的弱點，後來纔公開出來；因此他還

不算大錯，因為他在起初也會發生的。

黑羅多塔斯 (Herodotus) 大約是從紀元前四八〇年活到四二〇年，人稱他爲「歷史的鼻祖」。他是來自小亞細亞的一個希臘殖民地，他以爲須要多年的旅行纔能認識這個文明的世界。他的歷史是充滿了種種的寓言，他的缺點就是過於誇張和輕信，近世的考察家多證實他有許多說話是可疑的。雖然我們時時可以發見他的虛構和不實，但是他很有趣，而且有一讀的價值，他好像不喜歡去採集那些他自己的觀察已能證實的事情，因此，他有好些著作，不僅有趣而且是真實的。

修西提提斯 (Thucydides) 和黑羅多塔斯是同時代的人，雖然年紀輕些，但是在這兩個人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修西提提斯寫了一部歷史書是關於他曾經參加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事情。他和近代科學化的歷史一樣，不相信超凡或奇異的事情的，而且他確實照事情的本來意思寫的。內容有關於那些長官們在重要議會時的演詞，至於那些演詞或者是他用自己的文字來表示那些演講人的態度和計劃，但是他們卻很有力量的。他和現代的歷史家一樣，從事表明事的原因及

動機，他也竭力避免不公平的態度。他是很有趣的，那是因為他的著作裏的知識，和說明希臘文化進步迅速的緣故。當他出世的時候，幾乎整個世界都相信神和兆徵的，但是他卻和休姆（Hume），歧蓬（Gibbon）一樣是唯理主義者，並且他寫的都是真事和合邏輯的。

自從希臘落在羅馬的統治下之後，希臘的作者變成羅馬的政治家了。最初的一個人就是波利俾阿斯（Polybius，紀元前110——118年）。他在上古時代最受世人的尊崇，我們現在也有點他的著作，是關於羅馬和希臘的歷史的，但是大都對於學者們發生興趣。西西利的代俄多拉斯（Diodorus）哈利卡那薩斯（Halicanassus）的代俄尼喜阿斯（Dionysius）和斯特累善（Strabo）都是因為他們作品裏記載的事情而成爲重要的作者，但是沒有一個是第一流的作家。佐西法斯（Josephus）是一個猶太人，生在紀元後三十七年，他寫了一部關於他民族的歷史書，這書在基督教徒的眼裏是很重要，因為他包括基督一生的時代。佐西法斯有關於基督的記載，但是有些人以爲這是雕刻文以前的竄改文字，雖然也有人認他是本來的作品，或者他是現有各種福音的最有力的歷史證據。阿黎安（Arian）在紀元後第二世紀住在雅典地方，模仿塞諾法。他寫

第一部 *Anabasis of Alexander* 他對於埃披克提忒 (Epictetus) 正如以口教授的禁慾派哲學家塞諾法對於蘇格拉底一樣。他的作品還保存着，乃是因為他們都是他們文章所要討論的主要的根據，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本身特點呢。代俄哲尼斯·雷厄提斯 (Diogenes Laertes) 是一位作者，他編輯了哲學家的傳記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雖然他不是學者，可是他給我們許多知識。保塞尼阿斯 (Pausanias) 寫了一本希臘旅行記，這是紀元後一百七十五年時僅存下來的地誌和墓碑文最好的文章，還有別的作者作關於醫學的和嚴格的學說並如文學或重要性的文字。

那些希羅馬作者，大多是對於學者們發生興趣，但是有兩位對於普通一般讀者也同樣發生興趣的。這兩位就是普盧塔克 (Plutarch) 是生在紀元後五十年，和琉喜阿 (Lucian) 他大約是生在紀元後一二五至二〇〇年之間。普盧塔克是一位傳記家，他記述希臘和羅馬的名人的傳記，我們所以將他兩並排，是因為他們有某點是相同的。他的著作受許多人的誦讀，就是在今日也是，直到十九世紀的時候，他的傳記通天下幾乎都當作歷史的教科書。琉喜阿是一位諷刺家，他攻擊那

般虛僞的人，例如多言的哲學家，自負，蠢笨而虛僞的歷史家和那些不知羞的僞善者，以及厚顏的自騙騙那些輕信的人的預言家。他有一部著作叫做真實的歷史 (A True History)，內容是譏笑荷馬所講的神蹟，以及其他過甚其事的詩人。那是一種伽利華遊記 (Gulliver's Travels) 的書；以爲斯威夫特 (Swift) 是受琉喜阿的影響，因爲斯威夫特的作品，比任何上古的作者還要像近代的小說。

希臘人的天才使他們趨向演說術，雅典人的人民政府使這演說術越發進化了。塞斯托克利斯 (Themistocles) 和阿利斯泰提 (Aristides) 兩位波斯戰爭前及其時的領袖，由普盧塔克表示他們是演說大家，前者是動人聽聞的，後者是有力的。修西提提斯告訴我們當伯羅奔尼撒戰爭正在進行時候，那些主要人物的演詞，那些培利克利斯的演詞最爲出色，確實是一位大演說家。然而在第五世紀，跟着其他詭辯的證據而產生一種對於表情技術的研究，公共演說的教授們漸漸的以爲一件事情的是非，不如辯論技術的那樣重要。這種專門學者稱爲詭辯家，或稱之虛僞學問的崇拜者，他們又準備使壞事產出良善的動機，這是他們好些人都誇口說做得到的。他們是很可注

意的因爲他們表明懷疑派發展的情形來。在希臘後來，演說術變成一種舉證的技術，而不是真情。但是如果他不顯示信服，他至少也升到很高的程度而使人信服。利西阿斯 (Lyseas) 是雅典一個有錢的居民，他因倒運以致迫他實習演說來維持他的生活。他的演說是希臘學生最愛讀的讀本。愛西阿斯 (Isaeus) 或者是利西阿斯的學生，提摩斯西尼斯的教師，他遺下一些演說和很大的名聲；還有愛索卡提斯也受古人的欽敬，並且從米爾頓那裏得到「聰明的老人」的名稱。

提摩斯西尼斯是一個最偉大的演說家。他生在紀元前三八四年，在三二二年便自殺了。當他在世的時候，各希臘小國和馬其頓王國之間正發生爭鬪，提摩斯西尼斯是一個激烈反對馬其頓的人。他有些很著名的演說是反對馬其頓的菲力 (Philip) 王的，因了這件事，便產生了「Phillipic」這個字，意思就是一個有權力的彈劾稱號。他的傑作是一篇辯護他自己的文章。他的名字叫做「在位的時候」，是用來證明他個人的性格和政治上的計劃。這使他在他的同胞中得到勝利的擁護，並且得到後世的欽敬，雖然我們只見他的演詞，並無他發言的態度，據說他的演說大大的增加他的效力的，我們一定要承認提摩斯西尼斯是一位大演說家，但是難以視他是一個智士或是

一個品行高尚的人。他的忠告結果大都不好，他又表示寧願得到便宜卻不願正當；並且顯然的寧願腐敗。這位善於勸說人的傑出人才，竟是一個輕率而胸懷狹小的演說家，真是令人引為遺憾；但是鼓勵自私和虛偽是各時代政治演說家的缺點，我們相信提摩斯西尼斯也是用這樣方法，不過用得很有效力和藝術的態度。我們又以為用這樣的一個因技術而不因實質而成名的人，來結束我們對於希臘文學的研究，也是一種遺憾；但是因為時候的關係，技術上的熟練漸漸更多利用了，而思想和情感的正當漸少用做對象；因此可以用提摩斯西尼斯來解釋希臘文學如何從荷馬的天然和活力的性質變成比較機械性，直到後來因過於注重外表而變成毫無生氣的情形啦。

第二章 拉丁文學

普 (Poe) 有言：「希臘是華麗的，羅馬是宏壯的。」至於歷史卻用別的理由來分別這兩種人。在藝術和科學的範圍裏，希臘是在非常崇高的地位。羅馬人是一種實際的人，其偉大的長處在於其組織上，他們都很邏輯而合理的，在他們的文學裏都表示有這些性質出來，並且缺少想像，這想像使希臘思想界最佳的創作，在外表上，比那些拉丁模倣者底作品，更為高深，更為廣博。從各方面說起來，希臘人是很有創作精神的。他們是該園地裏最先的人，但是他們更要接近原始的原始，而發現更深更普遍的真理出來。拉丁文學的範圍，比希臘文學是較有限制，在許多羅馬人看來，這種形式的希臘藝術，只覺得有一種淺薄和不完全的反映，因為他們很了解該民族的物質的思想，而在這個世界上訂下他的規則來。但是如果以拉丁文學全然比希臘的惡劣而置之不理，也是不對。他的影響對於他的後代較為直接，因為他見泰西文化的寶庫以及教育的方法有好幾百年，不

僅是一付特殊模型的粗陋的範本。在拉丁文學裏是含有羅馬人的天才的，有如約翰·布郎（John Brown）的身體，雖然羅馬帝國頹敗在墳墓裏，可是他的靈魂仍然向前進。在羅馬天主教教會裏，在不列顛帝國，在歐洲文化以及竟在百分之百的美洲文化，羅馬精神都可以找尋出來，成爲一種標準，支配人民的行爲和觀念。

羅馬好像是溯源於一羣強盜，他們的野蠻或是無訓練正如西班牙美恩（Main）地方的海盜一樣。他們主要的特性起初好像是一種粗陋的努力，但是當他們進至不能確定的上古歷史時期時，我們發見他們是深深的蘊藏着一種強烈而狹小的愛國心，以及一種輕率的迷信，以致使有田舍氣味的美洲底排外和反對進化的感覺在比較上，好像是頗自由的。但是這種忍殘而量窄的人民在七百年中，貢獻於世界一種空前未有的自由政治組織，他們容納猶太人、高盧人、不列顛人（Briton）、西班牙人、菲洲人，以及一般多瑙河和萊因河沿岸的居民，做他們的公民，並且又本着平等和仁愛爲懷而形成種種法律和制度。所以能夠使他們進化的特質，我們可以在拉丁文學中找尋出來，這足以證明他的價值和重要啦，並且證實對於他的研究，可以表現產生現代文化的重要

力來。

大約在布匿克戰爭的時候，羅馬漸漸發展一種自己的文學，雖然是很淺陋，可是仍然是一種漸漸文明的證據。當他和西西利地方的希臘殖民接觸之後，從他們那裏帶了一些受過教育的人到羅馬國境裏，於是該地土人從那些人那裏受到影響，使他們易於接近智識。諾奈斯·尼維阿（Qnaeus Naevius）是第一個本地的作者。他寫悲劇和詠史詩，但是他和摹倣他的恩尼阿斯（Ennius）一樣，是很重要的，因為據說他影響到他的後繼者，尤以弗基爾（Virgil）為甚。

弗基爾的 Aeneid 是最著名或是唯一真實的偉大拉丁語詠史詩。當中古時代，這是人們認為最偉大的詩，而他的作者又是人們認為智慧的本體和超羣的藝術家。這是因為只有拉丁文學是人們所知道的，而且弗基爾所摹倣的荷馬和西俄克利塔斯僅有空名而已。現在我們有了各種弗基爾派的偉大希臘詠史詩和一些抒情詩，因此他的範圍更覺明顯了，還有一些人卻過甚的將他看作尋常的或是下流的作者。他大約是生在紀元前七十年，死在紀元前十五年。他的 Aeneid 一書，是應奧古斯都（Augustus）的請求而作的，當時正是紀元前三十一年，奧古斯都承繼愷撒

不久之後，戰敗了安多尼而獲得歐洲全部的統治權。*Aeneid* 一書是敘述伊尼阿當特疊城被困時，從城裏逃到羅馬去找尋朱理安家族時，所經歷的冒險事情，他好像是一篇粗俗的諂媚文字，他的摹倣荷馬幾乎是下流，但是仍然是一首偉大的詩。這故事是敘述伊尼阿被逐到迦太基（Carthage）海邊，在那裏迦太基的皇后代多（Dido）愛上了他，使他說出他以前的冒險出來。但是他的責任他離開代多，於是他便去航海，讓她在失望之中而自殺。他模學特疊城被圍詩中的 *Odysseus* 一樣遊過死亡的世界，他又到意大利去建下羅馬帝國的基礎。

伊尼阿是不如荷馬的英雄現實而令人相信，因為荷馬的英雄是有血肉和個性的。伊尼阿的動作也比較的少激烈，而不自然；這裏就缺少一種生氣，變化和自動的氣味。所以不如荷馬的作品真實，然而在 *Aeneid* 裏蘊藏着許多實際的智慧，而且對於人性和社會發達有很深刻的反射。他的內容並無神異的俗例和神蹟異蹟的無稽性質，他是瀰漫着一種深刻的堅定信仰。這種信仰不是朱理安族的神明底本體，而是羅馬的信仰。在歷史的外表現象背後，弗基爾發現一種穩定的勢力支配該國的命運，並使他握有全宇宙的主權。即使城市中的仇敵也成爲發展他的力量的工

具了，並且同樣的受人尊崇；因此我們可以看見羅馬的愛國心是如何的擴張了，因為激勵羅馬人的愛國心的不再是爲羅馬民族爭光榮，而是爲文化求進步了。*Aeneid* 一書表示出羅馬從粗陋的野蠻中進化到一種類似泰尼松 (Tennyson) 所說的：「人類的議會及世界的聯邦」底情狀，因爲這是一個人的問題，所以一個人打算寫一首這樣的詩，是值得稱爲偉大的，那是我們所承認的。弗基爾作這首詩的確是很有價值的，當時羅馬的文化雖然還不如我們的想像，但是他那時的成績已是空前未有的了，到了今日他對於思想是仍然是有影響的。但是 *Aeneid* 主要的事件，不是欽敬羅馬人的功績，而是一種信仰的表示，以爲這些東西都是無窮盡及不可避免的規律的表示，而用以支配生存的，弗基爾並不以爲這種支配力是大宗教師所謂的高超的神靈的目的，但是因爲他承認具體的事物背後有一種神明的意旨，所以在某些傳說上以爲他是一個基督教徒；雖然他死在基督降世之前，但是他側重於基督教的根本觀念，以爲歷史是一種永久的神聖的意旨和權力的表現。

我們還有別些拉丁作者的詠史詩，其中有些保存到今天的並不是因爲他本質上的特長，而

是因爲在多數拉丁文學中，他們給我們一些關於古代觀念和風俗的知識。據聖熱羅姆 (Saint Jerome) 說，琉克利諾湖 (Lucretius) 是生在紀元前九十四年，最後卻因服了愛情的溶液而發狂，當他精神健全的時候，他寫了幾首詩，給西塞羅 (Cicero) 收集了，最後在四十二歲的時候，他便自殺了。基督教徒是相信種種誹謗異教徒的話的，至於熱羅姆當然在某幾方面是錯的，但是他對於琉克利諾湖的生時和死年或者是對的。琉克利諾湖反對迷信。他寫了一首關於自然的詩叫做詠萬物的自然 (De Rerum Natura)，其中含有許多關於生命的來源及文化進步的觀察，還有許多對於神明及神蹟底信仰的反駁。我們不得不佩服琉克利諾湖的努力，有些人很以爲他的結論頗似現代的科學，預示原子學說，進化論以及相似的學說，但是這些東西都不是他始創的，而是從提摩克利塔斯和伊璧鳩魯 (Epicurus) 等埃姆培多克利斯 (Empedocles) 和希臘的哲學家得來。他有些消極，可是不是完全消極。他否認神話上和傳奇上的事情，但是他卻擁護自然律的宇宙性和固定性。他的哲學很能滿足常識和邏輯；但是在阿羅喜阿的情形，天上和人間的事物，比夢想中要多，這一個證據可以在熱羅姆爲他所作的記事中看見。這或者是一種基督教徒的評論，表

示他的信仰和人格的意義而不是注重他一生的事蹟。他服了愛情的溶液或者是比方他冷靜的
智慧，那是不易受情感溫暖，不易受詩意的藝術化的刺激而變成很離奇的。他的自殺可說是表示
基督教的信仰，以爲他受了信仰的精神上死亡的影響，以爲殺死自己本身，實在就是生存——超
物質的，超理智的知覺以識別所冀求的物體，目力所不見的東西的證據。聖熱羅姆當然有些是偶
然或是因凡俗的愚昧或誤會而得來的，但是這些新發明因基督教的傾向於一種神祕的態度自
然而然的發生出來，這種態度將具體的變爲他們道德上和知識上的價值，而且他們又釋明他們
和琉克利諾湖的見解的不同之點。

還有一位詠史詩人就是琉坎（Lucan，紀元後三十九年——六十五年）他是尼羅（Nero）
的被保護者及犧牲者之一，他因政治上司和詩的競爭者底強迫而自殺；因爲尼羅和愷撒一
樣，在文學上和種種事業上都要佔優勝的。琉坎主要的作品是一部關於愷撒和龐培（Pompey）
之間的戰事，通常稱爲法塞利阿（Pharsalia）。這是一部很正式和雄辯滔滔的文章，但是他的長
處在於他告訴我們許多關於他著作時羅馬的意識和思想。至於洞察生活或是顯示智識上和精

神上的影響，除了反照在引用句中或是重述在普通的觀念中之外，就很少了。

還有一位作者，比琉坎更虛僞的就是西爾維阿斯（Silvius），他是布匿克戰爭的詠史詩的作者。他不過是一個高雅的清客而已。斯泰喜阿斯（Statius）大約生在紀元後四十年，死在九十五年，他有許多詩人的外表特質，至於他的作品，好幾世紀之後還很受人誦讀。其中主要的就是Thebaid。這是一首關於底比斯（Thebes）故事的詠史詩，正如荷馬對於特壘的稗史一樣。其實他是摹倣Aeneid的，然而又可說是摹倣中的摹倣。斯泰喜阿斯也作了一首詠史詩叫做Achilleid，是敘述阿基利的冒險事業。比荷馬的作品更完備；但是他的作品，雖然中古時代很受人欣賞，然而只是詩的形式而無詩的實質。他的長處就是他告訴我們在紀元後第一世紀時的拉丁語和羅馬的趣味。

關於羅馬悲劇，我們只有傳說除外只有一些爲文學用的作品，例如辛尼加（Seneca）的作品就是，他在紀元後六十五年被尼羅處了死刑，他遺下的作品是以技術整齊見長，但是不能激動羣衆。恩尼阿斯和其他初期的作者所編輯的悲劇，我們偶而已有幾段瑣片，但是他們不能告訴我們

許多關於他們的特性。從事實上看起來，悲劇和演講術是在羅馬好像相關聯的，前者是大部份靠演講的，而不很靠着情節和動作，因此他有幾分文學性質，使他難以流行。無論如何，初期的文學只有斷簡殘篇保存罷了。

至於喜劇便大不同了。兩位這種文學的拉丁著作大家便差不多有三十部完整的羅馬喜劇。普勞塔斯 (Plautus) 從紀元前二五四年活到一八四年左右，曾遺下二十部完整的劇本，據說這是他作的一百三十部劇本中的一部份。他是一個羅馬的下流人。他因為喪失了所有的金錢，只得去做勞苦的工作，但是據說當他在推轉磨盤的時候，他已經編輯劇本了。他的情節都是從希臘新喜劇中借來的。這並不像亞里士多芬的古喜劇，以及和他同時的人的作品，不是一種諷刺個人或是特殊的學說或是政治的文學，他是直接關於人性和一般的社會。他有各種常有的人物，例如狡猾的陰謀家，輕信的易欺者，誇口的懦人以及其他種種很顯著的懦弱或是愚蠢的人物，那是各地各時代所通有的，而且看起來，好像是以會話而不是以動作見長。普勞塔斯將他的希臘材料改變了面目，使他適合羅馬觀眾的口味。照我們所知道的，希臘文的來源大多從他而來，但是很難說出

他是如何改變他們，可是有時他表示是將兩部希臘劇本合併爲一部拉丁文的，他或者加上一些動作，他當然也將裏面的人物和背景改爲羅馬化。

因此，我們從普勞塔斯那裏得到關於希臘新喜劇的主要知識，並且我們還知得更多的事情。雖然他不過是驕傲的人，雖然他的目的如果不是絕對的，也是最初的在利用一個暢言無忌的時代，採用適合一般人趣味的的方法而來賺錢，但是他將種種事物改成他自己的體裁，使他在文學史上獲得一個很卓著的地位。他主要的貢獻在他的生動而不在形式上，雖然他將他的背景和人物都澈底的改成羅馬化。我們對於他的意識及他的活躍的精神都有一種印象。有時不願一切的也將戲劇的幻象推開，有時或許是爲效力打算的，在這方面便很類似超瑟（Chaucer）了。除了他的生動之外，雖然他粗俗，但是他卻有一種粗陋的適當趣味，來包括他所描寫的淫蕩和粗野。普勞塔斯不僅是一個文學上的藝術家，因爲他告訴我們羅馬人的生活，羅馬人的特性以及基本的人類天性。

在羅馬喜劇中還有一個偉大的人物就是忒楞斯（Terence），他是一個非洲產的奴隸，生在

紀元前一八五年至一五九年。照現代的思想看來，奴隸制度並非上古國家所必有的情形。但是無論如何，忒楞斯的主人使他受了最良好的教育。他得了自由，結識了一些羅馬的領袖人物。在他短的一生中，他作了六部劇本，我們都保存下來。他和普勞塔斯的劇本一樣，都是採用希臘新喜劇的，但是比較缺少生動和自然性。羅馬漸漸更乖僻了，但是更爲寬大了。如果在忒楞斯裏比在普勞塔斯裏較少天生的力量，他對於人生卻有更廣大的觀察更多的反應。他有一句話：「人類的東西沒有一件是不同我一樣的。」這句話可以表示出以上所說的來，因爲這句話在今日常常引作現代思想家應有的態度。至於我們現在有普勞塔斯和忒楞斯所摹倣的材料，而應要像現在的這樣好好的考慮他們這卻是一件很可能的事；但是他們供給學者們以知識，鼓勵思想家，而且在保存及鼓吹後世發達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學——短劇——裏，擔負了很重要的一部份。

其他瑣碎的拉丁文詩歌，在份量上比種類上更爲繁多。幾乎全部是根據希臘來源的，他形式上雖然是外國的，材料都是羅馬的。荷累斯是生在紀元前六十五年到八年，他或者爲拉丁文學中次於弗基爾的一個最偉大的名字了。他是一個實業界自由人的兒子，他給他良好的教育，曾經在

雅典住了一時；但是在愷撒死後，因為布慮塔斯（Brutus）和安多尼間的爭鬪，使他結束他的學業。並且幾乎使他喪失了他的財產。他迫得要出外求生，但是弗基爾介紹他到奧古斯都的有勢力朋友，密西那斯（Maecenas）那裏去，因為他是詩人們的慷慨扶助者，於是荷累斯不但成爲他的被保護人和依賴人，而且成爲他畢生的朋友。希臘作者摹模荷累斯詩的作品，我們所知很少，如果我們能夠較完全的將他和他本來面目比較，或者他比他更應該要出類拔萃。然而他有許多關於他自己的地方告訴我們。他的態度溫柔和平，而且有很豐富的各種含有實際知識及人情的諺語，並且他又告訴我們許多對於文明人有興味的生活上的知識和忠告。他的詩，根據他們的體裁稱爲抒情短詩，長短句的抒情詩、諷刺詩、書札等等，但是他們都可以用他稱他的諷刺詩的名詞來稱之。這個名詞就是「講道」就是討論了。他用實際和推論的方法來釋明羅馬的傾向。他的詩充滿着溫雅和人情；但是沒有色情狂，也沒將幻想或想像超過於理智的現實之上，總而言之，沒有一件是可歌可談的。荷累斯並不是一個神祕的人，但是也不是平凡的；在他所有的著作裏，不但有聰明的表現，而且有同情心，如果他沒有升到最高的地方，或是澈底的最深地方，他所以能夠吸引人的是

因爲他透切的明瞭，他所討論的事情。

俄維德 (Ovid) 是另一位羅馬詩人；他和弗基爾，荷累斯同列的，或者中古時代是這樣排列。他生在紀元前四十三年。死在紀元後十八年。他作了許多戀愛詩，他的被逐，有一部份是因爲他的作品特性，因爲當時對於討論猥褻沒有像我們這樣感覺。他的作品裏穿插了一段關於羅馬的宗教節，而且還有好些關於變形的神怪故事，因了這兩件事，使他對於一般普通的讀者發生興味，而且對於學者們又是一個知識的寶庫。俄維德之所以重要，在於他給我們的知識並非別處容易得到，但是他並非本身沒有顯著處。

還有一位高級的詩人，就是卡丟拉斯 (Catullus)，他比較年紀長些，但是卻沒有俄維德那樣著名，直到近日他纔出名起來，雖然他好像是爲了他才能應得的。卡丟拉斯生在紀元前八十四年，大約死在五十四年，這是我們猜想最相近的一年了。他是一位情詩詩人，在他的抒情詩裏有很深刻和綺麗的情感。他並不限定他自己來運輸兩性間愛情的煩惱；並且他發揮父子間的情愛，和羅馬人常關懷於開創國家的情愛，也是同樣的成功。弗基爾也寫了摹倣希臘人的田舍詩，而且很受

人的尊崇；但是卡丟拉斯在他的詩裏發揮自然美更是細膩。初期的羅馬人很愛注意田野和叢林，因為那是他們國家的富源，但是卡丟拉斯也受了同一見解感動；因為他們的人類集團的緣故。他比他的先人更多感情，但是他表示從實利主義進化到審美主義的情形。

然而羅馬人常常是優越的實利主義者。他的主要興趣在於社會的鞏固性和民族性，這種民族性是厭惡一切使個人對於政治團體無用或有害。拉丁詩裏最深切的情感在諷刺詩裏可以看見。柏喜阿斯（Persius，紀元後三四——六二年）他還有六首諷刺詩，大大的受了幾世紀的尊崇，可是在今日卻很受人輕視。朱末那爾（Juvenal）是一個偉大的羅馬諷刺家。他一生的實際情形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他好像到暮年的時候纔開始著作的，一直到老年也是這樣幹，很舒服的活到紀元後第二世紀。我們還有他二十首各種题目的諷刺詩：例如關於作詩，政治腐敗，財富效用，婦女們的迷人，城市生活的卑鄙，人們冀求的呆蠢事物等等，給予我們種種關於人類基本的寫真，而用敘述道德的方法來表示他們的不可挽救，雖然如此，他對於墮落的嫌恨就是對於良善的反面頌揚。據說朱末那爾是演說術的教師，因此在他的詩句裏有一種演說的性質。他有許多詩句變成

很流行的引用句了，但是他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他情感的強烈。他批評他自己很對，他說：「悲憤造成詩句。」但是這是道德的悲憤，鼓勵他的作品，並且使他們有力。這種悲憤是基督教文學的一個要素，是在朱未那爾時候發達的，他除了憎惡自私和凡俗之外，他還表示一種對於精神上深切的皈依，因此羅馬的基督教並非完全是猶太和希臘熱心者創造出來；拉丁的智力和東方的情緒也擔任了一部份。

馬爾喜阿爾 (Martial)，大約從紀元後四十年活到一〇四年，他也可以算在諷刺家一隊裏，因為他作諷刺的短詩，巧妙的詞句裏有各種人或風俗是很可笑的，或是去陷媚有勢力的人。馬爾喜阿爾常常涉及猥褻，人們往往批評他說他只有聰明和乖戾而已。然而他卻不缺少什麼，他感到慈愛和溫柔。例如，他有一首關於一個小婢女的諷刺短詩，說她在孩童時代便死了，她懇求輕輕覆在她身上的泥土輕輕的踏着他在幻想上和感覺上曾受後代的欣仰，而且他又表示就是那些好爭和殘忍的羅馬人也隱藏有這些溫柔的天性和情感，後來至少在名義上，是在基督教支配之下。羅馬人是一種好演說的人民。他們的政治機關是受演說術扶助而長成，至於技術上也常常

重視他們，最要的或者是因為他在政治上和法庭上有實際的價值。大多數的羅馬名人就是偉大的演說家。馬克安多尼 (Mark Antony) 的演說對於愷撒團體的影響，並非完全是莎士比亞藝術的產物，因為他是根據傳說的，這樣的使用演說來支配民衆，在羅馬史上很是普通。

西塞羅是羅馬演說家中最偉大的一個；他對於拉丁文學有很大影響，因為他獵及種種表情的形式。他寫的句子並不是詩句，但是他也寫信札的，給予當時的文化以光明，他又肆意於哲學討論，那是很有價值的，因為他有某些句子和立論含有好些知識是我們在別處不能獲得。他生在紀元前一〇六年，死在四十三年。他和提摩斯西尼斯一樣，置身於反對公共事業的漩渦中，因為他反對愷撒施行的羅馬政權集中制。他也像提摩斯西尼斯一樣當愷撒死後，安多尼握權時，喪失了他的性命，因為他模倣提摩斯西尼斯的恫嚇馬其頓王宣言，而在一部演講集叫做“Philippics”裏，攻擊安多尼。

但是我們並非主張西塞羅不是一個比安多尼品格更高的人，但是看起來他對於開托 (Cicero) 好像有些過於自恃，他裏面說：「勝利的緣因是得上帝的歡心，失敗的緣因是得開托的歡心。」

心；因爲對於西塞羅是外表的攻擊，以致使他誤會，以名爲實。有許多文學家都有這種弊病。西塞羅的演說有許多有力文章的長處，據說他演說姿態正如其結構及句法同樣可佩服；但是他主要的長處就是當做發達到最高點的拉丁文標本。有好幾世紀他的作品都當爲最純潔最高雅的拉丁文樣本，因此他對於後世的教育發生很大的影響。

昆提利安 (Quintilian, 紀元後三十五——一〇〇年) 是另一位有關修辭學和演說術的拉丁作家，他寫了好些關於公衆演講的作品以及含有對於教育和文學意見的文章。但是他的作品在普通一般的讀者中不很顯著。因爲他們都是關於正式的和專門的事情，所以大部份，只有對於那些研究這種東西的人，纔有很大的價值。

在拉丁散文裏，如果不是空前的話，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名字就是朱理阿斯愷撒。愷撒不但有創作而且他還寫歷史。他曾遺下一部關於高盧之役的注解集 (Commentaries)，和一部關於內戰的討論文章，內容他和龐培各領導相反的政黨。前者是一種對於高盧野戰的直接而生動的敘述。裏面有許多有用的知識，雖然作者對於他所攻打和征服的人民底知識，在質量上和份量上都

不能常常滿足現代學者的慾望。好幾世紀都當他是拉丁散文的最坦直的作品，而且也曾經將他當做啓蒙的教科書，像西塞羅的作品曾用來對於高級學生，解釋言語的複雜和微妙一樣。愷撒的內戰 (Civil War) 一書沒有他敘述高盧之戰的一書那樣受人欣賞，但是這部份是因為他是倉促湊合和不完全的緣故。愷撒粗陋的草稿顯然有人增加了一些，但是雖然如此，可是這本書並非沒有特色。我們在他裏面或是在高盧之役裏，都找不出一個道德角色的高尚思想或是高貴的氣息，但是我們的確見到表示智力的言詞和一些雖然通俗，但是不矯飾的坦白態度。

最偉大的羅馬歷史家就是泰塔斯利維 (Titus Livius, 紀元前五九年——紀元後十七年)。他寫了一本羅馬史，是從他創國時起，到紀元後九年爲止。他共有書一百四十二冊，但是只有三十五部是保存完全。不久以前，有一個意大利學者宣說他發見已散失的利維的歷史書，於是全世界都當他是一件要事，有一兩個星期；但考察後證明這是失望，可是我們只得將古代做的撮要當作他們的知識。我們保存的書是關於該城前四百五十年的一段和第二次布匿克戰後五十年左右的事情。利維不是一個好批評的歷史家。他容納神話和稗史，他對於事情的實情不精確。我

們從他那裏得到的是不很真確的事情，只不過是一幀描寫強大羅馬國常是有強權和常是英雄的寫真罷了。若果講到事實，他當然是不可靠，但是他告訴我們好些生動有趣的事情，使我們明瞭羅馬人的種種定罪，或者對於這樣的事情，他比起那些對於事情用過於精確的方法來詳述的人，是更好的歷史家。他當然是更有趣，這或者是因為他予我們一種生動力，遠在於他所包含的事情，和時常隱匿的事情之上。事實或者比虛構更覺奇特，可是他並不是時常有那樣惹人注意。

有兩位差些的歷史家就是薩拉斯特 (Salust) 和科尼利阿斯·尼波斯 (Cornelius Nepos)。前者生在紀元前八六年至三十五年，我們還有他的卡塔林尼的陰謀 (Conspiracy of Cataline) 和朱格塔之戰 (Jugurthine War)。他是民主政體的宣傳家，他學當時哲學家的樣子，尊重人民的地位和歌頌公正的好處。那波斯大約也生在那個時候，他從事於著作各種的問題，但是他除了一兩段殘篇之外，我們只有一部關於非羅馬的著名領袖的傳記。那波斯的文學作品不很高深，他主要的用處就是當做拉丁文初級學生的課本。

塔西塔斯 (Tacitus) 大約從紀元後五十五年活到一一八年，他是以一位羅馬歷史家而著

名。他是阿格利科拉 (Agricola) 的女婿，曾經領過一隊遠征隊到不列顛去，塔西塔斯 遺給我們一部關於他岳父的敬神生活的書，他又遺給我們一部關於德人的有趣味的討論文章。除此之外，他還寫了一些關於他當時發生的事情的著作，有些我們還保存着。塔西塔斯 是一位律師，同時是一位歷史家，而且又是一位演說術的著作家，他主要的長處就是他的批評精神，和他對於當時道德的斥責態度。他是一個異教徒，但是他的苛評正如後世的基督教改革家一樣嚴厲，這就是另一個證據證明泰西基督教 在好多地方是溯源於異教的羅馬人 的嚴格道德，那是他們以為是相反和極端敵對的。

斯威托尼阿斯 (Suetonius) 是塔西塔斯 同時的人，但是年紀稍輕，他除了遺給我們一些關於學者們、詩人們和歷史家的傳記之外，還遺給我們一篇非常著名的作品在十二愷撒言行錄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 裏。斯威托尼阿斯 是一個沒有大本能的賣文為生的著作家，但是如果他能夠子細的選擇材料，削去一切枝節和軼事，那就可使他的作品更有趣了。他敘述愷撒 等的著作底主要的影響就是證實基督教的作者對於羅馬帝國 法院的道德腐敗和羅馬社

會的極端紛擾的肆意攻擊。然而斯威托尼阿斯的目的以爲宣傳這種觀念不是要促成何種改革，也不是因他對於他所述的罪惡，發生什麼道德上的憤怒。他不過是一個好閑談的人罷了，他喜歡談情感的故事，是現代檢舉人和黃色記者的一種先鋒。

兩位普利尼 (Plinys) 可以合起來講。大普在紀元後七十九年威蘇維阿斯 (Vesuvius) 火山暴發時喪命。他是一位科學家，因爲他熱心考察，所以他來到火山附近，當時那火山正在埋沒蓬培宜 (Pompeii) 和赫叩雷尼阿姆 (Herculaneum) 兩地。他的著作包括有各種問題，因爲他是很實際的；但是他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這是一本普通知識的著作，好幾世紀以來都用他作植物學和動物學的名著。他所含的知識大部份是可靠的；雖然有時幼稚或是奇詭，乃是因爲他的好批評沒有他實際的那樣厲害。他的姪子小普是一個嚴肅而自負的迂儒，他辛苦的從事著作是爲了他後代的利益，可是他也曾意外的幸運的，他自己雖然呆板無生氣，他的作品可是也受人誦讀。他屬於一個十分有錢有勢的家庭，而且成功一個著名的律師和政府的官員，大部份是因爲他的姻親和特殊的機會。然而他的信札包含有許多關於他當時羅馬的情

形，因了這個緣故我們纔讀他的。其中有些是他寫給特疊國王的，因為普利尼很小膽，而且很着急，要使他的君主注意他所誤認爲良心的一些小節，所以一切瑣碎事情陳獻於那豁達而有耐性的特疊王。其中有一封尤其有趣的信，就是他詢問對付基督教徒的特殊方法，而且又表出羅馬人在他創基者出世一百年之後，對於這種宗教的信徒時常接切而仍有的如何的種種奇怪的觀念。如果現代的法官對於當事人有不明白的時候，他們便像普利尼一樣檢查，要他們在他面前用基督教來擔保，這對於一切司法權的濫用是很適宜的。然而普利尼或者是因爲癖性上特殊嚴正的緣故，而且基督教或者還未統一，他的信徒或是常常言詞不能暢達或是藉辭遁避的。但是如果我們覺得普利尼顯出無知識和無判斷力，那末特疊王的答覆使我們重新尊重羅馬人的判斷；他提倡無論何人不能因爲是一個基督教徒而就受刑罰的，如果這人準備從一個與現行制度抵觸的黨派中引退出來，他對於接納從不知名地方傳來的證據，認爲不配稱作羅馬行爲，而這種證據是鄙卑和不可靠，卻是普利尼嚴厲的心腸中好像沒有理會到的。

除了上述諸文學外，我們還有許多拉丁文學，但是大多是很平凡的，或是只有有限的興趣。從

第一世紀末葉後，異教徒的著作家漸漸的日少一日，至於擁護普利尼的黨徒底誤會漸漸的熱烈和有力的討論起來，以爲他是遠出事實和精確的。聖熱羅姆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了，他是生在紀元後三三一年到四二〇年。他從事於解釋和辯論的工作，他將許多希臘和希伯來的學問譯成拉丁語，他又遺下一本聖經的譯本，這就是今日羅馬天主教採用的一部基本聖經。還有一位更卓著的基督教作者，他對於信仰的熱心較之對於知識的熱心更爲熱烈，他就是忒塔利安 (Terullian)，他比聖熱羅姆還要生得早，而是一個菲洲人。他的長處就是他對於早期基督教加以說明，因爲他是菲洲人，所以引起我們想到兩個和他同鄉的人，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第一位就是阿彪利阿 (Apuleius)。他大約生在紀元後一二五年，他或者是住在國外的。他是一種文學的卡略斯特羅 (Cagliostro)，從事於著作魔術和哲學的作品並且將若干技術與誠懇及很大的做作很奇特的湊合起來。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種是小說，內容敘述一個人變成一隻驢子，他大部的敘述很呆板或是不服修飾，但是都附有穿插的故事。阿彪利在道德上的影響不能算大，但是他影響於講故事的技術上和聯絡爲消遣用的希臘記事和現代小說裏，他卻是很重要。

還有一位偉大的非洲作家就是聖奧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他是生在紀元後三五四
年，死在四三〇年。他起初不是基督教徒，可是信仰美泥茲 (Manichaeans) 氏的主義，這是東方信
仰之一種，當羅馬人歸附的時候會和基督教競爭。他又娶了一個女主人，但是舉動特殊，其態度以
爲和神聖是不相符的，可是他終於改信基督教，而且在非洲成了希波 (Hippo) 主教。因爲他是
一個有經驗的修辭學家，他注重文體，因爲由他可以使新信仰有力，至於他的作品證明是早年教
會的柱石。他著有兩部作品是非常著名的。第一部就是他的懺悔錄 (Confessions)，這是一部辯
明他是神聖的文章，因爲該文表示他是人性的和謙遜的。他另外一部作品就是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他試將政治和他的手段及目的與精神上的希望所支配人類同胞底高尚的觀念，
互相比照。據說聖奧古斯丁曾經將地方性的非洲學派和羅馬聯合起來，他是用最有效的方法來
做的。他似乎又寫了一部另外的 *Aeneid*，因爲他的論題是從弗基爾的論文中發展出來，以爲
文化是有神明領導的。並不是他看出政治的羅馬結果會成爲一個命運的信仰者，但是他主張精
神上的光榮是要顧慮到。當他從事於著作時，羅馬帝國的鷹旗就是在京都裏也都搖搖欲墮。到處

都有蠻夷的凱旋聲和驚恐，但是聖奧古斯丁的思想卻開始征服那些征服馬帝國的人；而且牠支配着遠方的人，雖然不是全部，可是仍然使他們認識在事實上，仁慈和公平的法律比政治的責任更高一級，並且明示他們，人類思想是從低級進化至高級，正如生物一樣從簡單的發達到複雜的。

第四章 法國文學

法語是從高盧地方說的拉丁語發達出來的。他起初是平民的語言，在文學上不用，雖然僧侶們用他來講道，歌謠和民俗的故事，無疑的在很早的時候也用他來寫成或流通的。第九世紀的時候，在禿子查理士 (Charles the Bald) 和德人路易士 (Louis the German) 之間，交換某種誓言，內容是他們要聯合起來反對他們的兄弟羅泰爾 (Lothar)，這篇誓文是在法國公布出來，這就是該種語言保存到今日的最早的標本。然而直到一千年之後，那種文學在法國纔有些值得注意。因此法國文學在中古時便開始和流行起來；但是他從拉丁文那裏吸收了許多東西，並且又受了教會很大的影響，當然他又從鄰近的地方獲得許多東西，又受到羅馬以前文化的影響，這也是可能的。

最初的法國文學就是詠史詩，羅蘭之歌 (Chanson de Roland)，這並非當時最初用法

文作的偉大創作，但是他仍然是空前的重要。我們知道有一部早年的譯本，在一〇六六年哈斯丁（Hastings）戰爭時諾曼提（Normandy）威廉（William）之軍隊以前唱過的，因此他一定在那個時候以前便作成了，但是我們現在的一部不是當時作的。有一首稱爲紀功之歌（Chanson de Geste）這是一首敘述查理曼的貴族們及顯貴的諸侯底征討及冒險事業的詩。他是這些詩歌裏主要的一首，而且算一首偉大的民族詠史詩。

這位英雄就是羅蘭，他是查理曼的姪子，而是法國十二貴族中的領袖。這故事是敘述查理曼大帝攻打西班牙的薩拉遜人（Saracens）時，受了一個加內隆（Ganelon）的騙詐，因爲他憎惡羅蘭，他被騙而相信他的敵人將要變成基督教徒。因此，他回到法國去，但是在羅蘭指揮下的後方衛隊便成孤立了，於是受到薩拉遜人的襲擊。但是羅蘭鼓起毅力，起初還不肯乞援，但是後來他不得已只好求援，可是已經太遲了。羅蘭被殺，於是他的兵隊散亂了，但是這首歌的要點是頌揚他的勇氣和他的高貴，而且同樣的激烈批評那些用奸謀欲致他於死地的人。

羅蘭之歌是一首流行的詠史詩，他的歷史根據還可以理會到一點。第一就是羅蘭確實是存

在的，在愛恩哈德（Einhard）的短短作品裏會一度講及他，愛恩哈德是查理曼大帝的一個家臣，他記述在龍舍伏（Rancouvaux）關進攻法國軍隊，說道：「在這裏布利塔尼（Brittany）將軍，羅蘭死了。」這是歷史上唯一記述小說中一位最著名的人物的地方了，但是他是有實在的根據而成立事實的。那次致他身亡的侵襲不是薩拉遜人，而是巴斯克的山人，雖然他們是侵入者，可是他們居住在庇里尼山，比法國人或竟比高盧人還要長久。但是這次戰爭不是在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間，雖然當時這兩種宗教是常常衝突的。

穆罕默德在第七世紀初葉便創立了他的宗教。他像烈火一般的傳播到東西各地。他的隊伍掃過北非洲，經過海峽，來到西班牙，又到庇里尼山脈，但是在七三二年，查理士·馬泰爾（Charles Martel）在圖爾之役裏遇着他們，他說道：「到現在我們不用再遠走了，在這裏他們驕傲的風頭要停止了。」他打敗他們，把他們趕回西班牙，在那裏，他們還支持了好幾世紀，其實他們已被基督教徒趕走或是吸收了。因此圖爾之役決定了歐洲是屬於基督教而不是屬於回教，這是世界決戰之一，而且是東西文化間的大決戰。

至於傳說上爲什麼要將這次巴斯克 (Basque) 襲擊戰改爲和回教徒的激烈戰爭，爲什麼一個歷史上毫無名氣的人會出名起來，例如羅蘭會出起名來。這就是造物奇異工作底神祕了。或者是因爲羅蘭在戰爭中做了某件事情是撥起我們理想的。或者爲逢巧，或是不知，或者是和傳說上或真實的人物混合的一個名字；但是不論如何，他已成爲西方文化觀念的具體表現，至於那些破壞他的人變成回教的代表，這就是普通偏見對於他的描寫。因爲羅蘭之歌和 Iliad 一樣鼓吹東西文化衝突。他是一種比希臘 詠史詩稍退步的藝術底產物，但是他有強烈的感覺和高尙的思想。

羅蘭之歌可算是一首偉大的民族詠史詩，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他不僅表示民族的觀念，而且羅蘭一定是代表西方文化最佳的標準。然而這不致於使他減少民族性。格雷 (Gray) 的鄉村哈姆普頓 (Hampden) 或者哈姆普頓本身和愛默生的備戰農民都是不少民族性的，因爲他們自覺的或不自覺的爲着自由的觀念而出戰，這如果不是爲着人類，也是爲着種族。羅蘭是法國人品性的表現；他又西方文化及宇宙的正義擁護者及代表。在最初的詠史詩裏，他是反對外國的侵略，

但是在別的以及後來他的冒險和事業的敘述中，他似乎仇視內亂、無知、不公平和其他種種中古時代道德主張上的爭執。凡在承認中古時代基督教信條的地方，他是到處都受到欽敬和佩服，雖然法文起初在拉丁族中最為流行，可是他代表道德比代表民族的或種族的性質更多。

除了一位可頌揚的羅蘭之外，還有許多別的紀功的歌。封建時代的音樂家們記熟了許多這種的歌，預備在貴族們的城堡裏或者在公共聚會裏背誦。他們通常都是生動的故事，注重體質和尙武的事業，可是沒有一首在高貴上或旨趣上可以和羅蘭之歌比較的，雖然有好些是比最初敘述查理曼的材料較精緻和進步的時代底產品，但是他鼓吹他們，又供給他們材料和背景。因此，查理曼帝國除了幫助法國在政治上進步之外，並且給予他們文學上的基礎。

早期法國文學除了關於卡羅林明 (Carlovingian) 英雄的歌曲外，他還包括自阿索爾傳奇 (Arthurian Legend) 裏的散文和詩詞。這種材料的來源當然是克爾特族 (Celts)，但是有些人以為那些將他變成法文的人是充實了他且給他以高貴性質使他們成爲他的創造者。這個問題用我們眼前的知識還未能解決。我們有一部第九世紀的史記，裏面告訴我們阿塔爾一生事業的

綱要。那是一個布羅同(Breton)僧侶的作品，他的名字叫做內尼阿斯(Nennius)。後來我們又有一部布羅同人的拉丁歷史，是蒙馬斯(Monmouth)的佐夫拉(Geoffrey)作的，他是韋爾什人(Welshman)，大約生在十二世紀中葉的時候，他主張要將他歷史裏的事件重述在一本布羅同來源的書裏。這或者就是內尼阿斯，在這種情形，大多數的故事是溯源於佐夫拉。窩爾忒馬普(Walter Map)是一個十二世紀的英國人，他用一個諾爾曼法國人做海峽對過的英國國王的朝臣，其後他又寫了一篇散文敘述傳奇的種種狀態，經過某些手續，那不可追溯的阿塔爾朝廷的故事，漸漸和非克爾特族的聖·格羅爾(Holy Grail)傳奇混合起來，雖然我們要記得克爾特人有好些關於神奇器皿的故事。克利斯興·地·特羅也(Christian de Troyes)也是十二世紀時候的人，他將許多這種的故事編成詩，所以從這個顯見的證據看來，好像馬普和別的人確實創造了許多材料，而不是從色爾特人那裏得來的；但是這假定我們不用再斟酌了，而是顯然的證據。有好些色爾特人的材料是喪失了，至於布羅同來源的傳說，或者有許多作他的根據，即使在現存的譯本裏沒有東西能夠證實他。

姑且不論他是否從色爾特族來源分支出來的，但是阿塔爾的材料有些特點是在紀功之歌裏找不出來的。後者的態度和氣味是尚武和剛毅的，婦女們雖然是受敬重的，可是他們的境遇常常是被動和悲哀的。他們的態度也很粗莽，肉體上的野蠻，也無人厭惡。但是在阿塔爾的材料裏，謙遜的態度很佔有勢力。婦女是理想化的，是武士們委身的目的物，他們的舉動很文雅。互相擊打，雙方傷害，和人們單獨或團體被殺；可是肉體上的擊打是禁止的。故事裏又有一種比喻的性質，其事件及敘述的方法都比粗陋的紀功之歌現出一種高度的研究。至阿塔爾裏的新思想，不僅大大的影響法國，就是全歐都蒙他的影響，因為他宣傳尊敬婦女，教人認識對於弱者保護的義務，而且對於仇人也要施以一種慎重的明瞭和文雅的舉動，並且務需有武士的精神，那提高了中古時代社會的標準，並且對於生活和文學雙方都有很大的影響。

因此查理曼大帝時的光榮和色爾特族來源的傳奇，都是早期法國文學重要的原素，但是這些並非該種文字初次所寫述唯一材料。古典派歷史和稗史都隨意的撰述。亞歷山大帝的故事很是流行，該詩遂命名為 *Alaandrine*。特羅的稗史也常常採用到，因為羅馬傳給他在 *Aeneid*

裏所表示對於圖特人同情的文化所影響的民族，他大部份是模倣羅馬，以爲是從特羅的亡命者傳下來的。有許多浪漫派的作品，中間又攙雜了許多古典派的敘述，中古時代的社會觀念和實行是該時代的屬性，至於種種史事年代的錯誤卻是常例。這些故事都沒有紀功之歌和阿索爾小說那樣有詩意，但是他們都很流行，除了當爲娛樂之外，對於後世的文學發生很大的影響。

還有一種材料可以釋明法國人的懷疑態度的就是寓言。這是一種用人物和背景來反射實際生活的故事。他通常是喜劇的，而且常常很粗俗，他現出一種乖戾批評的精神。婦女、牧師、貴族、富人、學者、長官和農民都成他們粗俗嘲笑的資料；因爲他的攻擊是不分親疏的，對於高級和低級都是同樣的熱烈。寓言是特爲娛樂而寫的。他現出談諧和天才的性質，很少是關於道德上侮辱和高度的同情心。他的人物都是騙子和受騙的人，他們常常是同樣鄙賤。但是寓言裏雖然缺少道德的要素或是很少道德上的要素，可是這種文學不僅在法國非常流行，並且行遍全歐。他不過是一種某些女性的批評以爲男性如果沒有和他混合的同伴底阻止時，他會委身於此，但是他是一種複雜而完成的體裁，他的長處或優點在於他結構上和表情上表示技巧的地方。寓言有一種有益的

效力，因為他對於文學的幻想和神祕有改正的趨勢。他又表示人類是可以娛樂或教化的，他又幫助增加用實際生活及常識做文學資料的趨勢，這是今日一種有勢力的習慣。

關於禽獸而現有人性的故事，在各種民族中都很普遍。伊索寓言 (Aesop's Fables) 就是這種文學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法國好像是歐洲各國中最先發達這種文學的國家。十三世紀文學史上最顯著的人物就是瑪麗·地·法蘭西 (Marie de France)，他作了一部這種寓言的文集，還有一部佚名作者的著名野獸詩，叫做狐狸的故事 (Roman du Renart)，這本故事是關於以狐狸做主角和其他野獸家畜的寓言。有些人以為他是溯源於德國，或是法國以外的國家；但是故事裏的人名及背景都是法國的，而且法國對於他討論的數量和種類，比其他任何文字都要多，雖然事實上德人中沒有人像歌德 (Goethe) 那樣將他改成現代化，給我們以深深的印像以為他是一條頓族的作品。他像寓言一樣乖戾，諷刺和粗俗。狐狸是表示因他的狡滑而戲弄其他的禽獸，這一切的禽獸就是代表各種人的特性。然而背景是真的，至於人物都是真的禽獸而不是譬喻。這種故事在不識字和無知的人裏面很流行，至於那些獸角色的氣味都有法國特性的，因為十七世紀的

懷疑派家拉封騰 (La Fontaine) 在寓言裏採用他們，而成爲法國古文學中最受人誦讀的一本書。

還有一種關於禽獸的文學作品就是“Bestiary” (意即寓言)。這就是將假定的事情和宗教的表示混合一起。古代的自然史，和今日的報紙一樣——他們喜歡特殊和動人的事情，例如人咬狗，這是和通常的程序相反的，因此，他們都充滿了理想的禽獸和關於人類的驚人事情。此外基督教更喜歡以禽獸爲精神上真情的表現，於是奇幻的事情因此而增加了。“Bestiaries” 是描寫普通的家畜是有本性和習慣的，照日常的經驗來證明，那一定是不存在或是誇張的事，稀見或幻想的禽獸百分之百也是奇異的。這種寓言溯源於初期的基督教時代，當法國尚未成爲一國或是法語尚未發達的時候，但是有一位諾曼英吉利人在十二世紀的時候，便寫了一篇這種的文學，於是他所含孕的知識便大大的在法國和各基督教國家流行起來。沙士比亞常常引用這種寓言裏的知識的。在哈姆雷特 (Hamlet) 一書裏，他寫成馬塞拉斯 (Marcellus) 說在聖誕季節裏雄雞整夜啼的，札克斯又提到埋在蟾蜍頭上的寶石。這表示中世紀時候是以精神而不以自然的世界爲

基礎，或者除了這種寓言外，再沒有說明的方法了，然而他有時也現出精確的觀察和迷信。

上述各類的散文和詩詞，其數量很是可觀，並且他主要的特性也經表示。然而還有一種初期法國流行和重要的作品，還須說明，因為他含孕許多知識，而且釋明中古時代的精神。這就是玫瑰的故事 (*Roman de la Rose*)。這是一首兩位作者合作的詩，這兩位作者就是羅利斯威廉 (*William of Lorris*) 和哲·地·麥任 (*Jean de Meung*)，前者大約生在一二五〇年，後者大約較遲五十年。這首詩是寓言。前部四分之一是羅利斯威廉作的，裏面的人物是表示年青、消閑、快樂、美麗和富貴等事。他的背景奢華；他充滿了溫柔文雅的情感；至於影響生活的腐敗事情都很坦白的表示出來，該故事的結局很悲慘，他大體上的旨趣是忠誠和樂觀。後部的四分之三，是哲·地·麥任作的，他繼續用同一的人物，可是精神很不相同。諷刺文學漸漸卓著起來，這並不在他的思想上，而在他描寫的事情上。他導出實際生活上或歷史上的瑣事，他常常暗示反對婦女的角色，社會被他諷刺為紛亂的，愛是要那些自然、富貴和虛偽等的幫助，纔能得來的，愛神為從理智得到幫助的觀念是可笑的。他引用了許多學問，可是沒有採用像批評那樣的東西，但是卻有一種表示理由

和事實的趨勢；雖然有武斷約束了宗教，幻想支配了文學，階級規定了社會，但是這時期內性質最特殊的產品，就是對於知識的自由，事物的真確和社會的公正等顯然的切望，這都是現代的態度。

在初期的法國文學裏，詩是很普通的，雖然散文的應用與時日共增。據學者們的意見以為應用拉丁文會障礙法文的發達，但是所以應用他不過是爲着民衆的興趣而已。在很早的時候，法國便有傳教，至於羅澤·地·卡弗利（Roger de Coverley）爵士的誦讀那些稱揚正義的安全方法好像已經很普遍，不過他常常包括從拉丁文翻成法文的譯本而已。法文中現在還有許多大教主的傳教，聖伯納（Sanit-Bernard）的講道，也在其內，而且有些是用法文來寫成的也是可能。因此宗教幫助散文的發達不少；法律之對於法典和法律論文也是這樣，加之學者們又相幫用最流行的古文學及基督教作者們的翻譯。百科全書或各種瑣碎知識的叢集也作成了，而且還有一部遊歷的書，但是大部份的材料原來本沒有什麼文學的興趣。

散文也有當作小說之用，雖然他和歷史的差別不很明清。較後時期產生的古典派的故事，數目很多，而且很流行，他們都含有聖經中的人物及受十字軍影響的人底故事。這些故事都很粗陋，

但是有許多後來重版，作成較完備的形式，從事這種工作的人例如菩卡邱 (Boccaccio) 和超瑟 (Chaucer) 是。有些人不需要後世有天才的人的技巧將他們的力和美發揮出來。有一篇是散文和詩混合的故事叫做奧開辛和尼科雷 (Aucassin and Nicolette) 這是一篇非常細膩動人的愛情故事，還有一部叢集，叫做百篇小說之小說 (Cent Nouvelles Nouvelles) 其中有許多是從意大利和法國以外各地溯源的。他們都是用寓言的方法來表示普通的生活，雖然很粗陋，現出激烈的品性，可是已有新發明和巧妙的結構了。

在法國散文裏早就有將當時的幾件事情寫下來的，有些是從拉丁文或詩裏翻譯來的，但是他們起初是表示當時的喜歡講及戰事和各帝皇，大首領的事業。佐夫拉·地·維拉杜安 (Geoffrey de Vallehardouin) 是盛班民 (Champagne) 的貴族，他曾經加入第四次十字軍，那次正是君士坦丁堡被拉丁基督教徒佔領的一次。維拉杜安在他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記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裏遺下好些關於戰爭的快樂，和宗教、尚武、英雄的熱烈觀念的詩，和那些從事虛偽神聖事業的人底描寫，互相並排對照。寫實主義漸漸萌芽，哲·地·如汪維爾 (Jean de Joinville)

是聖路易士時候的人，他寫了一部關於這位忠誠熱心人一生的書，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懷疑主義和找尋事實的傾向。如汪維爾的懷疑主義主要的是對於找尋光明的智慧以及根據當時的尚武標準的冒險事業；但是他像維拉杜安一樣，當青春之火剛冷下來的時候，他便寫成像暮年人一樣。至於他的對於聖人一生的問題，可說是非戰爭的材料的第一次引用；但是事雖如此，可是他仍然不限制他自己於高度的計策上和從事於貴族政治的事業上，他卻對於當時的禮儀，風俗和環境很覺有趣味，因為他們給予當時的思想和生活的光明。然而大多數當時所有的歷史和小說都疏忽了這些事情，並且顯然以為任何和戰爭或統治階級無關係的事都沒有價值和重要的。

還有別的散文歷史家，其中有些對於學者是有相當重要的，但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夫拉薩特 (Froissart)。生在一三三七年死在一四〇九年，他寫詩也寫散文，但是後來他的名聲消滅了。百年之戰 (Hundred Years' War) 的紛擾開始，供給給他許多生動的材料，雖然他熱心努力於描寫戰爭和武事的偉業，但是最令現代思想界注意的，就是他的貴族政治的精神。他好像最喜歡描寫貴族弄權和享受富貴的事情，在他以為平等的觀念是可惡的。然而按良心來說，他只是表面的優

美，貴族的文雅和平民的殘忍和粗莽；因此他主要的特性是外表的，這或者可以釋明他的技巧和他的流行了。

抒情詩在法國早就有了，而且數量很多。法國有兩種不同的文學的方言，一在北部，一在南部。在北部的文章裏，有叫做短曲集 (Romances) 和牧童女 (Pastourelles) 好像是始初的。前者是一首關於愛情、自然、冒險的短詩，內容討論的是尚武的事。牧童女是陳說牧羊女和鄉村景緻的，他的作法變化不定，而且喜歡用情感而不注重發揮固定的意義。抒情詩也可以稱為國王在賽馬前的娛樂品，因為據說英王理查 (Richard) 是以他見長，法國奧利安 (Orleans) 王室的查理士 和那發爾 (Navarre) 王提菩 (Thibaut) 兩人後來也成了有權柄和有勢力的詩人。至於非貴族的作者，例如亞當·地·拉·哈雷 (Adam de la Halle) 始創一種頗像喜劇的歌劇，又有始創抒情詩的，例如瑪麗·地·法蘭西 他是十三世紀時候的重要人物，但是關於他的身世，除了知道他的名字之外，就很少有知道了。但是抒情詩到了那種語言不通用之後，便失掉了許多效力了，至於法國早期的抒情詩，雖然影響後世的文學很大，但是在他們本身主要的只有文學上的興趣。

抒情詩是法國南部的特產。該地的文學比北部發達更早。布羅溫斯 (Provençal) 詩就是一個先鋒隊。他的特性就是由許多複雜詩句聯合而成的。布羅溫斯 詩人又稱爲特盧巴杜斯人 (Troubadours)。特盧巴杜斯人不承認他們作抒情詩的，可是抒情詩的名字在他們的文章裏佔很大部分。有許多著名的布羅溫斯 詩人的名字，是很多人知道的，但是對於一般學生們，他們僅僅不過是一個名字而已。索得羅 (Sordello) 是勃勞寧 (Browning) 將他捧成這樣出風頭的，他是屬於這一派學說的，另外還有一個像索得羅一樣，同丹泰 (Dante) 的宣傳而著名的就是柏特籃·地·菩恩 (Bertran de Born)。後者釋明詩是如何用他最高尚的特性和暴動時代大部份戰事來估定他的價值和實用，而且他又釋明時代的叛逆可使忠誠成爲理想化。丹泰說到他的地方不止一次，但最使人緊記的，就是當他描寫他在地獄裏負着他的頭到處遊歷。他的頭好像燈籠一樣，以象徵他的行爲可惡，因爲他教唆英王亨利二世的兒子去反對他的父親。中古時代的情慾有對表示憎惡的形式，但是在別的時候他也表示在美妙的詩裏的。

從中古時代變到現代的世界，其程序是非常的遲緩的。法國文學裏，可說是有一幕中古時代

的收場劇和文藝復興前第二時期的序幕，而且又是現代的先驅者。在十五世紀的時候，現代的態度漸漸現出，但是最有勢力的精神卻是中古時代的。然而有兩個作者，因有一些現代的精神而著名。第一位就是弗朗沙·維隆 (François Villon)，他是現在最知名的一位詩人。他是一個蕩子，曾經下獄幾次，他有一次確實殺了人而判了強盜罪，於是在詩裏對於他的欺騙懺悔。雖然維隆的一生是如此的卑賤，但是他遺下的詩裏，不僅表示有卓越的技巧，而且有描寫力和一種特殊的能力，使他的言詞有情感。下面的句子：「去年的雪在那裏呢？」就是一句翻譯維隆的句子，他又表示他的多情善感的態度。他的作品在近世流行起來，或者是因為他對於物的觀念和我們一樣，而且和我們同有喜歡具體的嗜好，中古時代是注重體裁和概況的，可是維隆卻現出個性和特點。他根本的在詩藝上代表比那些捏造材料而抽象的前人已有進步；但是他作品的流行是因為他有實在的性質，詩學的巧妙，事實的有聲有色，又因為他對於某種物質希望不能達到和對於某些曇花一現的事物的短促，現出煩惱時的情感和主觀。維隆在文學史上是一個重要人物，但是在今日，他受人的擁戴實在超過他所應得的，這是因為他的材料和態度很惹我們注意。

十五世紀還有一個因有現代傾向而卓著的人，就是非利派·地·科明（Philippe de Comines, 1447—1511）。他是法蘭密施（Flemish）種人，而服務於柏干提（Burgundy）公爵，但是後來他卻接近法王路易十一世。當時，在柏干提公爵主張的地方自治的封建主義和法王代表的中央集權和民族的精神之間發生衝突。科明是馬基阿未利（Machiavelli）同時的人，他發表了一些辯明政治上事件的同一意見。這或者是因為漸漸認識政治是無人格的，和知道對於公衆幸福的考慮，必要以個人權利為先；但是有些好像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表現，這種精神是依賴欺詐正好像他前人依賴暴力一樣。科明記事錄（Comines' Memoires）是一部很奇特的叢集，裏面明白談到宗教，而且無所顧忌的談政治，他寫的事情，本身倒不惹人注意，雖然有時裏面有些聰明和精采的地方，但是他只談那些他當時參加過的事情，或是他是一個觀察者的事情，他又是在事實上得勢的人並且是一個目覩反封建思想和擁護現代政府觀念發達的人。

但是有一個站在中古時代陰影裏的作家，他表現的一種精神，雖非現代的，至少比中古時代較少約束的，就是弗朗沙·拉培雷（Francois Rabelais, 1495—1553）。他是一個

僧侶，但是他其實是爲着要滿足他的讀書慾而成一個僧侶，因爲那時教會是最易得到教育的途徑，但是他發見僧侶生活在知識上和肉體上的約制難以忍受。於是他離開寺院，去做醫生，但是因爲他有有勢力的人保障以及事實上當時的僧侶戒條不像受改革家攻擊後那樣嚴厲，於是他避免了因不守教規而受的嚴厲刑罰。他主要的作品就是關於巨人加干丟阿（Gargantua）和他的兒子蓬塔格律挨爾（Pantagruel）的事情。他內容充滿了放肆的幽默，有許多是關於誇張和奢華的。誇張常是實體的，至於奢華是帶着一種浪費的形式。他有些最令人發笑的力量不過是重複而已，他因他自發的和好像源源不絕而引起人忍不住的大笑。他又粗俗又淫猥，但是他予我們的印象卻是坦白直爽而不是粗俗。他常常露出充份的輕浮，但是有時他也嚴肅和真誠，有對他同時現出忍耐和聰明出來。

拉培雷是一個人們常常討論的作者。沒有人能夠否認他和莎士比亞和亞里士多芬同樣是個放肆悖理的創造者，但是他的作品目的是否就在他們本身抑或是他譴責人類或當時社會的譬喻，這是人們時常爭論的一點。這個問題難以決定，但是我們可以說拉培雷譏笑人類及當時思

想是永久失敗的。有些人以爲他是一個新教徒，而嘲笑教會，可是他卻不然，他惡嫌清教徒正如他惡嫌僧侶主義一樣。他所要求是寬容。至於我們身體上本性所要求的寬容是承認個人有權去跟隨於他無害的嗜好，而不受各種標準人習慣的約制的，那除了習慣之外，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和他平列啦。他理想的僧院，是以爲無論什麼人要想結婚，儘可結婚，而且一切非破壞或非社交的自然傾向，儘可自由恣意去做。他不僅是一個小丑。卡來爾 (Carlyle) 批評他缺少真誠，因爲他以爲此後便是一個「大或者」，在他死時的牀上，他說道：『放下幕罷，滑稽劇完了；』但是這是一個厲害的批評。拉培雷一生都誠實。他很佩服他的笑話，在實體上，社會上以及在智慧上，他又有時於人類的真切同情心。他嘲笑安逸的無能力，物質的淫亂、愚笨、虛僞以及迂腐；雖然這種種的事情很普遍，但是他觀察生命以爲他是好的。因爲他相信凡世生存的基本引誘，我們可以原宥他所以稱此後是一個大或者，因爲相信這個世界比較相信我們日常不常看見或經歷的事情更難。

和拉培雷差不多同時的人就是克雷門斯·馬盧 (Clement Marot)，他是一個比較規矩和正當的學者，因爲他的作品很流行所以發生很大的影響。他出版了玫瑰的故事 (Romance of

the Rose) 一書和維隆的詩集，他又作了許多詩表示中世紀和古典派的影響。他是法國法蘭西斯王的妹妹那發爾王后 (Queen of Navarre) 的主要寄食的文人。她保護他，使他避免因信異教而處死的刑罰，但是不能阻止他多次的因是宗教改革家的信徒，爲了避免處刑而被迫出法境。馬該利特 (Marguerite) 本身就是一個多才多學的作者，在她的著作裏，有一本叫做七日間之著作 (Heptameron)，這是一部許多故事的叢集，他的背景和菩卡邱在他的旬報 (Decameron) 裏所用的背景相同，但是對於他們的敘述者和他們在裏面活動的社會，其描寫更爲完善。有些人否認這是馬該利特作的，以爲那是屬於一個受他庇護的人，名字叫做那文丟爾·得斯·培利挨 (Bonaventure des Périers) 作的，得斯培利挨除了對於七日間之著作可負責之外，他又當時宗教信徒的諷刺家，而且又是 *Nouvelles Recreations et Joyeux Devis* 的作者，這是一部故事的叢集，像七日間之著作一樣描寫塵世快樂的迷人和變化無常，並且現出一種高度的文學技巧。

拉培雷、馬盧和馬該利特同她的學派，都是從中古時代的學識上和宗教上的主義改變來的，

但是文藝復興介紹一羣作者到文學的園地裏，稱爲「阿拉之七女」(Pleiade)。這些文學泰斗共有七位，但是不是常常就是這七個的，只要說出他一兩個主要的便足夠了。彼爾·地·隆薩 (Pierre de Ronsard, 1514—185) 是一個貴族，他像拜倫一樣，是詩人中的貴族，貴族中的一個詩人。因爲早年的聾病使他放棄從軍和從事外交的志趣，他回復到詩詞的身上。他長年的讀書準備從事著作，而他的文學上的同伴，大都是他的門生。其中主要的就是杜培拉 (Du Bellay)，他作了一部法語之申辯及解釋 (Defence and Illustration of the French Language) 裏面講作到「阿拉之七女」的目的就是隆薩詩句表示對於他的方法的應用。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摹倣古文學的模型，並且改進法語及其文學的氣味。「阿拉之七女」的標準多少有點倣作，但是他們表示法國的思想趨向於形式和整齊，如果他們過於偏重外表，不但他們的材料受限制，就是詩的形式和表情也受縛束，他們在言語上的效力，大體上很好，因爲他們抑制中古時代的無形式及浪費的趨勢。

「阿拉之七女」從事於使智力在文學作品上佔勢力的工作，他們還有別的影響也達到同

樣的目的。其中一件就是宗教改革，神學大家約翰·卡爾文(John Calvin)從僧侶轉到法律上，當他採取了改革的主義之後，他爲免除麻煩計便退休在瑞士。在瑞士他成爲新教的首領，因爲他能夠擔保他的無錯誤，而且同樣的迫害天主教，因爲天主教的主義是他所諷刺的，他的行爲是他所排斥的。他的律令(Institution)一書，起初是用拉丁文出版，後來他又親自來譯成法文，這是一部天才的作品，他的理論之所以能澈底全賴他信心之堅定及表情之強有力，卡爾文的主義被譏笑爲：

你應而你又不應，

你願而你又不願；

你能而你又不能，

如果你不，你便要受天罰。

卡爾文這部作品雖然矛盾而複雜，但是他對於當時強固知識界的傾向有很大的影響，而且他的作品又將法語弄成更準確更固定，而成爲傳達思想的器械。

言語也改進了，文學的體裁也從希臘和拉丁的作者的翻譯而齊備，這些作者的名字只有從拉丁文中知道或是知道一點。若克·阿密俄 (Jacques Amyot) 是一位學者，後來成了教會裏的一個高級人員，做教會的領袖，他翻譯的書很多，其中有一本就是普盧塔克 (Plutarch) 所作的希臘羅馬名人的傳記對於法國及其他各地的文學和教育都有非常之大的影響。

對於學問的熱心，在這個時期內漸漸顯著出來，然而他的結果大都很迂腐，因為他攻擊宗教的惡習，使天主教和對方相當執迷而專制的一派之間發生殘忍的爭鬪。新的知識都用舊的簡單的標準，新的信仰使社會發生紛擾，使一切制度破壞；因此懷疑主義的精神發達是不奇怪的。密舍爾·西亞·地·蒙坦 (Michel Sieur de Montaigne) 的作品，不論是用別國的和法國的文字寫的都很受人的誦讀，他就是這種疑問態度的解釋者。他生在一五三三年，死在一五九二年。他的家族當在法國置了財產的時候，給英皇的手下趕出來，而蘇格蘭以為他們獲得一切的權利，否認一切不列顛義務是一種光榮，因此，以他為他們的一族。他的論文很著名。大都是細瑣問題的無目的討論。他們包含許多從古文學抄襲來的東西，有許多地方是關於他個人的事業，他又現出一種

平靜辯駁的態度，對任何事的好壞幾乎是相等評判的。因此，他缺少熱誠，但是他同樣的不致灰心。他只覺得我們不知好歹的分別，他又以為生命是人類思想所不能了解的東西。蒙坦將武斷和學理互相對照，因此對於法國思想界發生很大的影響，並且又影響法國文學的體裁，使他更自然更熟練，可是不失掉他的高貴性質。

十七世紀是以短劇見著，但是也有許多別的文學產生。法國對於限制題目及整頓言語和嚴格的處置無疑是釋明馬雷布 (Malherbe, 1555—1628) 的流行和影響。他攻擊「阿拉之七女」的風格，因為他有粗陋的中古時代文學的體裁，他又創立更狹窄更捏造的標準。雖然如此，他的勢力在當時很大，而且他在法國文學中還是一個卓著的人物。

拉封騰在野獸詩裏已經說過了。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短篇小說集 (Contes) 和寓言集 (Fables)，他的內容復興寓言的精神，而且現出一種自然的表情和暗示的力量，那或者是因為思想的自由工作，而不受崇拜舊觀念或威嚴的縛束。一般守舊的人以為他是一個放肆的思想家，但是到了今日卻大受我們的崇敬，大約在四十年前，聖斯拍利氏 (Mr. Saintsbury) 宣言，說他不是

一個詩人，卻受法國的擁護者激烈的排斥。如今且不論他是否是一個詩人，但是拉封騰在法國文學裏產生一些最流行的材料，並且表出一種思想自由和表情的自然，那和最普通的約制和做作的趨勢是相反的。

尼古拉·布瓦羅 (Nicholas Boileau, 1636——1711) 對於改良法國文體的影響或者比任何人都要偉大。他是一個很巧妙的作者，但是如果拉封騰不是一個詩人，當然他也不是詩人了。他的長處在於他的修辭上。他能用這樣大膽而懇切的方法來釋明文學技術的複雜，使他好像很深奧的，但是他的思想平凡，他的感覺又狹窄。然而他現出智慧和聰明的光彩，但是沒有幽默性和表情的曲調，因為他賦有的這種力量是關於意識的而不是情感的，除非我們除去妒忌和驕傲，那末或者可以發生光彩，但是不是一般的文章都是如此的。

法國短劇起始時是由教會發達的神怪及道德的劇本，和諷刺真實生活的流行滑稽戲。忒楞斯和柏拉圖的拉丁文作品，以及塞內卡的悲劇都很著名而被人摹倣，這種種要素發生很大的影響，直到文藝復興使塞內卡的勢力鞏固，因為他負有學者的名望。短劇的學說成爲學術團體的亞

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一部劇本必須要表出三種單位：就是時間、地點和動作；這個規定是我們承認的，而且頗嚴格的使用。時間的單位表示動作是假定超越二十四小時間一切動作之表現，而地點的單位使景象不得變遷。在如此簡單的觀察方式之下動作是不如時間與地方之簡單，而悲劇中所可有的又只有偉大的事情和高尚的人格；結果所謂古典派悲劇成爲慣例的、修辭的、追述的，而非一種以動作而表演之故事；但是法國人因天生有舞臺技術，所以他們能夠用這種限制的形式，產出許多作品。

在各悲劇家中，佩耳·科內伊（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是最初遺有作品到今日的人，他的作品到今日仍不失爲法國文學中的泰斗。他有許多著作，喜劇和悲劇都有，但是在他們的成功上卻有很大的差別。他最成功的是他描寫高貴人物和寫反射詩的時候。他的作品整齊圓滑使他可以和希臘的悲劇家平行，希臘悲劇家能使我們想入非非，而且使我們留戀在那種境界，但是希臘人採用他們本有的方法，而科內伊卻強迫去依從一種做作的方法。他的演說充滿了紫色的補綴，但是單獨紫色是不會改變的，但是他工作下的限制，使他難以用普通的色彩

來改變最深的顏色。據說路德的書好像戰鬥一樣，至於科內伊在言詞上頗屬適當而無侮辱，有時是用有力的或快樂的表情，使他的詩在效力上和動作幾乎是相等。假使他不受武斷的規則的約束，他可以抱定他有力的言詞來變化或移動背景，而完成一種和莎士比亞富有言韻的文學，但是這卻不允許他。

卡來爾說天才也有陰陽的，拉星 (Racine, 1639—1699) 是另一位法國悲劇大家，他好像是前面的一種，他的模倣力比創造力更大。他是國王的一個寵臣，有許多情形因為他們的主人翁有世俗的特性和智慧而在文學界裏享有盛名，他就是其中的一個。或者有不少的法國密爾頓 (Milton) 還是毫無名望，那是因為他們不去迎合通俗的偏見或是去諂媚當時有權勢的人，像拉星一樣。雖然他是一個悲劇大家，但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卻是一部喜劇，名字叫做認棍 (Les Plaidours)，這是一首諷刺訴訟的詩，摹仿亞里士多芬的胡蜂一書的。他的悲劇都是關於「嘆息和悲憤」，意思就是說愛情和奇觀。他的詩句都很謹慎和修飾，但是缺少雄壯之氣和嚴正的道德，使他和科內伊的不完備而感人的句子不同。然而拉星也有他的長處。他明白他利益的所在，如果

他不拿起鏡子來照，自然或是不整個的來觀察生命，他確有劇本出版，並且都是有趣而並非沒有道德和知識價值的。

法國短劇中最偉大的人物就是莫利愛 (Moliere, 1622——1673) 他是一個喜劇作家，他起初是一個逍遙的優伶，後來因為和文學名人布瓦羅 (Boileau) 拉星和拉封騰等來往，而且又似乎做了路易十四佞人。莫利愛應用的藝術不像當時的悲劇，而是一種天才的發展。滑稽戲和他種喜劇以及諷刺的喜劇久已當作人們的娛樂品了，莫利愛用一種方法，採用法國民衆發展的材料，以迎合他們自己的社會和思想。雖然他著作最初的目的，是爲着娛樂，可是莫利愛最卓著的地方就是他的道德，但是大多是積極的道德而非消極的道德。虛僞、迂腐、矯飾、無識、奸詐以及其他種種敗德惡行，他都拿來取笑，至於坦白和有常識的優點他也提及。據說有時他是悲觀的，在他的偽君子 (Tartuffe) 一文裏，他攻擊宗教的僞善，使一般基督教徒以爲他是一個自由思想的人；但是雖然他不談高尙的正義，可是他輕蔑淺陋的敗行，以爲他是犯罪最有力的表示，因爲生命是真摯的，生命是誠意的，雖然他未曾確實主張墳墓不是生命的目標。

十七世紀的時候，產生了巨量的各種文字。武士們的奢華故事，例如西班牙塞凡提茲（Cervantes）譏笑的事情和地·斯邱得利小姐（Mlle. de Soudery）的勇敢的賽拉斯（Le Grand Cyrus）的非常文雅的文章都很普遍，但是他們的光榮已經喪失了。塞拉奴·地·百日拉克（Cyrano de Bergerac, 1610——55）都曾經受過人們的注意，或者他是不配的，後來因為羅斯坦（Rostand）所作的關於他的劇本纔卓著起來。他確曾引用幾種新觀念和一種較少奴隸性的態度，雖然他缺少訓練，使他的作品無意義，可是他因為在當時是很特殊的，所以重要起來，而且又因為他像莫利愛和斯威夫特（Swift）一樣供給人們材料。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辣非德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作的可以認為是小說。在她的作品中克利夫斯公主（La Princess de Cleves）仍受人誦讀；他是真實人物和情感或實際生活的代表，他有小說的各種特點，雖然他是在一六七七年作的，這個時候比平時我們以為是該種小說開始的時期更早一點。

這個時期也產生一種非常適合民衆興趣的神話或故事。這種故事一開首便流行了，但是有些文學技術都是由那般將他變成現代體裁的人表示出來，即使他主要的目的不在損害他們

的簡潔和直率。查理士·培羅 (Charles Perrault) 就是這種神話作者的先鋒，雖然他的名字對於許多英語讀者很生疏，可是很少人是不知道他的作品的，因為他們大多是育嬰堂裏的人讀的。十七世紀歷史的，傳記的和哲學的文學以及論文，批評文都很豐富。有一位最特殊的作者就是拉羅什孚科 (La Rochefoucauld)，他是一個大貴族，可是他因為受傷和失敗而從政治上被迫下來，於是他專心於文學，他寫了一部回憶錄 (Memoirs) 和一部箴言錄 (Maxims)。後者是比较重要，因為他現出表面的光彩和乖戾，那在法國文學中是非常普遍的。他說利己是唯一動人的動因，他曾經說過一次又一次，又將句子修飾了一下，便成了一句諺語了。他對於正義沒有什麼熱烈的表示，因為他說正義「消失在利益之中正如河流到海一樣；」他難得會去稱揚良善，只不過說：「虛偽是罪惡對於正義的禮貌。」如果你想要文雅和凡俗，你可以在拉羅什孚科的作品裏找出；如果你要想高尚道德，你便要在別處找了。

和拉羅什孚科相異而又是在法語中的一個先鋒作者就是布羅西·巴斯卡爾 (Blaise Pascal, 1633—1662)。他的宗教文章是以熱心道德，明白的理由和深奧的思想見著。他的各

地文學談 (*Lettres Provinciales*) 是一部完善的作品，目的在攻擊一般基督教教義，以爲目的是以說明方法是對的。他的幻想 (*Pensées*) 一書是一部宗教書的粗陋大綱編成的。巴斯卡爾也不是一個熱心神祕的人，他用他的情感來領導他的思想。他現露思想的一切正確和精密，通常認爲是法國智力的特點，但是他又表示一種該國人不通有的能力來，他不願邏輯而去注意不很固定和具體的事物，這樣的疏忽，常使純有理性的意見殘缺和錯誤。

巴斯卡爾和法蘭西斯主教詹西尼阿斯 (*Jansenists*) 的門徒聯合起來，詹西尼阿斯的學說和基督教徒相反的。波特拉阿爾 (*Port Royal*) 是一個宗教機關，是詹西尼阿斯教徒的主要中心點，可是和巴斯卡爾分開的，這個團體在文學活動上對於當時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他不但反覆的談論高尚道德，而且他的出品都有意識和誠意。

關於神道的作者有很多。方隆 (*Fenelon*) 是一個大主教，他有許多作品，但是沒有一篇能夠獲得路易十四的歡心。他的 *Telemaque* 一書好像對於專制君主批評太甚，方隆也有一次和當時一個教唆國王反對他的牧師領袖爭執。他就是菩緒埃 (*Bossuet*)，這是一位演說大家又是

理智和精神的正宗的保障。菩緒提繼續聖·弗朗沙·地·塞爾斯 (Saint Francis de Sales) 之後做一個宗教保守派的演說家，他又有高朗的聲調，在法國人之中無出其右者。

在這個黃金時代，關於哲學的著作也不缺少，因為這時期內產生了一位勒內·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1596—1660) 他是現代思想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哲學是以理由構成的，而不是用至上的威權的，但是他遇着反對，因此他在瑞典逝世，在那個地方，他曾找到一處避難的地方。笛卡兒給予當時及後世許多思想大家很大的影響。但是他的思想後來給牛頓的思想奪去地方。然而他用他求知的方法使現代的科學發達，並且不是微細的貢獻。在他的作品裏，考慮的原素比牛頓更佔勢力。他又創立原則如下：『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從這點推論到上帝的存在，而且因宗教而歸屬上帝，因此來到一個當時科學者以為出乎範圍的園地。但是在許多方面，他現出科學態度，而且他確曾使他在智識界裏普遍起來。

福耳特耳 (Voltaire, 1694—1778) 雖然不是法國十八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家，可是卻是最著名的一個。約翰遜對於哥德斯密 (Goldsmith) 的評語正好適用在他身上，他說

道：「他對於各種文學都很少沒有搜求過，而他所接觸過的沒有不經他的修飾。」雖然福耳特耳把他的作品修飾，是在表面上的輝煌，而不在思想深奧或感情深切。他著作各種詩、劇本、歷史、小說、論文和信札，而且都很成功。他好談話，好爭論和好驕傲的癖性，使他常遇着麻煩，當他年青的時候，他常下獄。有一次，他被釋的條件就是要他離開法境，於是他在英國過了三年，後來在德國又過了些時，做了普魯士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的幕賓，但是他又和他尊貴的主人和欣敬他的人相罵，於是他便逃出他的管轄地。法國文學對於他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他和腓特烈一樣以為法國文學是粗俗而且野蠻，但是在英國他卻深深的受了該國政治自由及哲學思想的影響，並且竟至仰慕莎士比亞的一些特性，雖然他那法國人天生的及經訓練的喜歡儀式邏輯和規律使他稱這個戲劇大家為一個瘋子。

福耳特耳是當時一個激烈派的人，但是我們不能以為他的思想是十分革新的。他攻擊宗教的虛偽及妄為，政治的專制以及社會和人類的缺點；他用很有意識和巧妙的方法來寫。他的批評有時過度，有時卻不足。他表面上的輝煌和技術上的虛飾，遮掩他底裏的缺限，他攻擊宗教的敵視

心理使我們以爲他是一個宣傳作惡的人。他不是思想大家，也不是詩人，他觀察生命非常透切。他的力量在於理智而不在道德。他缺少巴斯卡爾的澈底，拉培雷同情的容忍，盧梭的感動力和偉大的信仰，就是科內伊對於責任的嚴格意義也超過福耳特耳；但是在文學技術上很少能夠出其右的；雖然他只看見表面的情形，而且往往因爲這個緣故使他根本錯誤，因此，別人說他是相幫毀滅迷信、輕信，以及社會和政治的不公平。若說福耳特耳是一個哲學家，他卻不是一個感人的哲學家，但是他利用許多文學的技術，很少人有他那樣出力，而且沒有多少人對於本身能像他一樣受到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就大體說，是有利而無大害的。人們從來因被迫去思想而受害的，即使他不作深切的思想，因爲這一步總比全然不動要好一點。

福耳特耳是十八世紀文學界的主調。那時正是一個好批評的時代。信仰已經過時了，這不但宗教的信仰如此，即使各種的堅信也不能依靠習慣和興趣。政治的觀念又受攻擊。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 著作了波斯人之文 (Lettres persanes) 和路斯之神明 (Esprit de Lois) 二書，內容他比後人更溫柔，然而卻顯然表明當時的制度。他受英國思想

和政治的影響，正如當時大多數人一樣，結果對於法國政治的公平和效用發生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便成了法國大革命的種子了。

學問也有他的懷疑者的。現存的智識感覺着需要修改和擴大，而且也要使他更易接近。因此百科全書編纂者產生出來。關於各種學問的字典以前也有編輯過，但是有一個新的，更完善的和有勢力的人，在該世紀中葉時突然出來。從事這種事業精神的人就是狄德羅 (Diderot, 1713—1784) 他是一個思想自由放蕩不羈的文學家，得·阿蘭貝耳 (D'Alembert) 盧梭以及其他的人，都多少和他有聯絡，但是只有狄德羅實行反對基督教和專制君主的工作。笛卡兒提倡基督教徒的信仰須要根據智識的觀念，但是百科全書編纂者們以為智識是斥責宗教的虛偽及王室的要求和勢力權利的貴族化。後者的見地沒有反宗教態度那樣認得明清，因為狄德羅爲了避免嚴厲的迫害，而受俄羅斯加薩林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of Russia) 的保護當他拜見他的時候，他又從那裏得到補助金。

哲·若克·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88) 是一個瑞士新教徒，他

是操法語的。他被稱爲在基督以後最有影響的人，雖然他對於個人的影響如何偉大很難決定，但是好像是絕頂的程度，他也有很多根據，雖然少數人承認他的教言堪稱爲惡作劇，可是有許多人以為他是整個有害的。他從家裏逃出來，做了好幾年奴隸流氓或壞人；但是他教育他自己，在三十八歲的時候，因爲作了一篇獲獎的文章而著名起來，該文內容有辯駁藝術和科學是敗壞人類而不是使人類進步的說話。在他頌揚野蠻生活的純潔和宣布財產制度和貿易的罪惡裏面，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根基；但是他做的工作不止是貢獻一種新的經濟福音。他作的民約論 (Social Contract) 裏造出革命的基礎，就是人民至上主義。他又作愛彌兒 (Emile)，這是一部關於教育的小說，這部書是著名的無有思想及創造力間夾的新學說，其中有些也有長處。除此之外，他又作挨羅伊斯短篇小說集 (Nouvelle Heloise)，這是一部不健全的故事，沒有創造力，只充滿野性的情緒，辯論和熱心。然而這些作品還沒有竭盡他的影響，因爲他又作了一部懺悔錄 (Confessions)，裏面他承認他曾經是懦弱，無理性和殘忍而且竟懷疑他曾捏造或誇張他自己卑賤。

盧梭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堅信的人，他有異常的表情力。他信仰的事往往都是很可笑；但是當二錯不能成一正時，我們不僅要考慮他辯護的事情，而且要知道他反對的事情。人人都知道文化是人造的，不公平的，在十八世紀的法國尤其是人造和不公平的。盧梭過於誇張他的事情，但是他確使人注意那些我們常疏忽的基本事情。其中有些：例如自然，政府裏人民的基本工作，教育的簡單和直率以及原始感覺底重要的疏忽，或慣例的禁止等是。他雖然不是一個聰穎的思想家，可是他算得是一個誠實，善意而深切的思想家，但是他解釋約翰遜博士（Dr. Johnson）的敘述說：「地獄是用善意砌成的。」無論如何，盧梭是人們認為使法國革命猖狂的人，又說他是提倡浪漫派文學的病態和自覺傾向的人，他是這派文學的主要提倡的人。

盧梭最恨當時的做作風氣及思想淺薄，但是當時有一個十分輕浮的人，他有許多輕蔑法皇的地方。這個人就是菩馬舍（Beaumarchais），他是一個鐘表匠的兒子，他用了種種墮落的方法而行運起來，他利用他的聰明和大膽在這個高雅的範圍裏維持一個地位。他有兩部作品叫做塞維爾的鬚匠（Le Barbier de Seville）和飛加路之婚禮（Le Mariage de Figaro）是諷法

國統治階級的尊敬而作的，正如開荷泰伯爵（Don Quixote）是因西班牙武士的嗜好浪漫而作的一樣。就是貴族階級本身也不得已對於菩馬舍聰明的表示他們的呆蠢及不合時宜要發笑，這兩部喜劇的流行無疑對於法國大革命有很大的影響。有些人說他的成功完全因為他的適合時宜，又有人以為他們現出偉大的引人發笑的力，但是除了說菩馬舍聰明之外，再沒有什麼可批評他的了。他不過比因他貪婪而受損失的人聰明而已；在道德上他沒有什麼長處，不過因懦弱而成一個惡人。

十八世紀最偉大的科學作家就是彪封（Buffon, 1707—1788）他是牛頓和培根（Bacon）的門徒，他對於自然史及其他與之有關係的問題有很多著作。當時他已達到很高地位了，到現在，他仍然是人們認作一個科學上的先鋒，但是他是一個驕傲的人，他太過自視過高了，他的著作都具有一種高傲浮誇的氣味，對於科學的平靜態度太過誇飾了。

這個時期的文學，叫做理智的時代。他表示的多是思想而不是社會或人類的描寫，但是創造及批評的能力卻不減於昔日。拉·塞治（La Sage, 1668—1747）是一個短劇家，

翻譯家和多方面的作者；但是他最令人記憶的就是他的跛脚魔鬼 (*Le Diable Boiteux*) 和希爾布拉斯 (*Gil Blas*) 二故事。這兩部故事都是用西班牙人物和背景寫的，他有些枝節是從西班牙取來的。前者是講一個少年，他能命一個魔鬼移去屋頂，發見各種人的秘密行爲。希爾布拉斯是一部關於一個青年的故事，他自出世後便要用他的智慧來度日的，他像跛脚魔鬼一樣，不僅因他的人物、枝節和所表現的敘述法變化無常而有趣，即使他對於人類的幽默和譏笑的表示也是很有趣味。

拉塞治對於英國文學有很大的影響，拉布普累伏 (*L'Abbe Prévost*) 摹倣英國的種種模樣。他是文學中很普通的一派。因爲不謹慎，且不安定，使他生而不安，死亦可怕，因爲當他患瘰癧症的時候，給一個外科醫生解剖他的身體，以決定他暈厥的緣由。因此而致他於死地。在他約莫一百部的作品中，不論是否創作的，*Manon Lescaut* 是最著名的一部。這是一部小說。我們須要知道這是一部法國式的小說。即使非清教徒亦不能視爲健全的表现；但是除了過度的感覺外，他現出強烈的情感性質，這種情感和性質如果不能動人也是很一致而合於人情的。

還有一個於後世有影響的小說家就是柏那丹·地·聖彼挨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一七三七——一八一四) 他的保爾及弗基尼阿 (Paul et Virginie) 就是受盧梭影響的一個明證。他現出過多的情感，野性的愛和盧梭的自覺力。他漸漸非常流行起來，直到現在還受人誦讀，雖然他描寫自然非常深切，而且激刺情感，但是他的背景太過誇張了，至於他引起的情感是做作的，而且是傾向於不健全或是不可制止的。

十九世紀完全是在機械時代之內，他的文學很流利，可是不深奧，他的形式比材料更優美。沙托布利翁 (Chateaubriand, 一七六八——一八四八) 在一八〇〇從充軍回到法國，因了這個時代的緣故以及和聖·彼挨一樣，使他很強烈的反射出盧梭的影響，他或者是以之為出發點。沙托布利翁曾經到過合衆國，並且在英國度過長期的充軍生活。他回到法國，在拿破崙和波蓬 (Bourbons) 手下做官，而且很顯貴而有勢力。他非常熱心和雄辯的替基督教辯護，而且又熱心的描寫野蠻生活，他又陳述不關切，憂鬱的，傳奇的以及主觀的風格，那是盧梭的羅馬門徒特徵。

沙托布利翁是守舊的；但是維克多·囂俄 (Victor Hugo, 1802——185) 或者是當時最有勢力的法國作者，他是一個文學改革家。他先作詩，後作劇本，都是不注重古文學規律的。過了些時，舞臺也容納這種稍寬容的方法了。囂俄最著名的是他的有強烈色彩的小說，例如巴黎之聖母 (Notre Dame de Paris)、孤星淚 (Les Misérables) 等。是他的技術或能力是不用爭論的，但是他對於現實生活，不論物質的或是精神的都不真切。他的背景都不是真的，而且他的人物都太過誇張，都是敗德的惡魔或是正義的模型，正如哲·發雷哲 (Jean Valjean) 的情形是輪着先後來講的。囂俄無疑是一個作成文學效用的大藝術家，但是他談情感和妄想；他將真情牽強附會，言過其實及改變其面目的將他們寫出來。

除了囂俄之外，還有好些人對於法國文學曾經擴張其外觀及改變其方法。其中一個就是斯塔埃爾夫人 (Madame de Staël, 1766——1817) 是文學上一個有重要影響的人，但是他不是一個天才。他是法國大革命時財政大家及總長內卡 (Necker) 的女兒，她的母親是歷史家歧蓬 (Gibbon) 年輕時的愛人，但是他對於婚姻太謹慎了沒有娶她。因此斯塔埃爾夫

人的地位很高而且繼承一筆巨額的遺產，她因革命的事被驅出法境，後來又被拿破崙驅逐，因此她受到外方思想的影響，她便把他宣傳到法國、英國及歐洲各國。她的 *De l'Allemagne* 是一部描寫和討論德國的書，他又將該國的文學介紹到世界上，至於她的小說又將新思想和方法導入法國，雖然他們除了做外國影響的運輸者之外，他們都是不很重要的。她在文學史上比在文學上更爲顯著。

亞歷山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the Elder, 1808——1870) 是一個享有盛名的小說家，而且又是一個戲劇家。他因血統的關係一部份是尼格羅籍，雖然他好像沒有受過很低級的教育，但是他靠筆賺了的巨額金錢。他的蒙泰克利斯托伯爵 (Count of Monte Cristo) 及三劍客 (Three Musketeers) 就是他從事這種作品的流行明證。他的目的是坦白的爲着娛樂，而不是爲教導的，又可說他將工廠制度和量的出產導入文學中。有許多用他名字寫的作品都是雇人作的，可是最好和有普通性的還是他自己的作品。他有別人少有的文學天才，但是卻不是高級的。他的成功一部份是因爲受到窩爾忒·司各脫 (Sir Walter Scott) 對於歷史傳奇的嗜

好，但是大部份卻是因仲馬自己有創造及敘述能力的結果。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作者就是荷利阿·巴爾扎克 (Honoré Balzac, 1799—1850)。他是一個刻苦而實際的作者，因為他的故事包括生活上各方面的事情。他是一個寫實主義的人，但是他所描寫的多半不是關於他實際經歷的範圍，而是他心中的感想。他有力而近乎誠意的描寫人類的基本天性，但是對於正義和文雅卻不很熱心且很少成功。他是一個法國狄更斯 (Dickens)，雖然他志在誇張敗行，而迭更斯是傾向使正義成爲做作的。

佐治·桑德 (George Sand, 1804—1874) 是一個女作家，她像巴爾扎克一樣，有許多著作，而且都非常著名，她又像仲馬喜談柔輦安閑的。因為她和作曲家革弗烈·地·牟塞 (Alfred de Musset)，崇班 (Chopin) 等來往，而他們的生活都使她不快意，又因她的觀念和生活的形式對於那些以寬弛爲自由，或喜歡誹謗他人的人，以爲她不是流芳百世，乃是遺臭萬年。法國人對於這個意見以爲是清教徒的狹量和虛僞的表示，但是除了用同她同樣喜歡放縱的人所易讀而明瞭的文字來寫那表面的情形的能力之外就難看出這位享有盛名的作者還有什麼別的

本領了

普羅斯培·美利美 (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 和 西利非斯戈替耶 (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 是兩位小說家，我們可以合併起來講，因為他們的作品都是華美而修飾的。他們都是時文的泰斗，他們將材料都很仔細的處置，雖然他們非常受文人們的尊敬，可是對於普通的人卻不投俗所好，因為他們的文字無不生硬而且都經修飾和惹目的。

有一位著名的法國作者就是福羅貝爾 (Flaubert, 1811—1880) 他在形式上現出過於精細的風格，加之所使用的材料非常的缺少。希臘人是很直爽的，但是對於驚人和討人厭的事情都很細心去制止。然而福羅貝爾卻沒有這種躊躇不決的事情，因此，他只能滿足那些喜歡文學材料氣味濃厚或微腐的人民慾望。

福羅貝爾精細的方法，巴爾扎克貪婪的傾向以及借地·斯頓達爾 (De Stendhal) 名義的培爾 (Bayle) 的觀念都是所謂「自然學派」的先鋒，這派認文學是一種科學不是一種藝術。愛彌爾·索拉 (Emile Zola, 1840—1902) 和該·地·莫泊桑 (Gug de Maupassant,

一八五〇——一九三〇)他是福羅貝爾的朋友，都是這種運動的領袖。他們主張生活須用最細的精確的表示出來，當然這是令人討厭而且很平凡，他們又因選擇和需要，表示粗俗猥褻的事情幾乎是獨有的，而且可說是頌揚人類的殘忍。這派學說沒有情感或虛偽的明證使我們以為他是一個有害處的學派。

當拿破崙的時候，法國的軍事和政事都膨脹起來，因而反應到該國的文學上，將智識的水平線擴張，又把他國的思想 and 著作加入去。若要批評這種趨勢，我們可以聖·柏夫 (Sainte-Beuve, 一八〇四——一六九) 做例證。這位智識豐富的作者提倡不但作品的本身要加考慮，即便作者的人格和一切附屬的事情都要討論的方法。他又試用普通的標準代替純法國標準來判定作品的高下。他是一個非常精確而有趣的批評家，但是他表現法國人是傾向偏重形式而疏忽了內容，他又崇拜技術的，因此使他過獎那般對於普通人印象不深的作者。同時他對於那種不整齊而仍有實在風格的最完善的文學卻評價太低了。

坦因 (Taine, 一八一八——一九三) 將聖柏夫的方法擴張，直至他使一般作者自動的受

環境的轉變，其本源好像傀儡由繩索牽動的一樣。仔細說起來，坦因的批評常常很有力且使人佩服；但是四圍環境的重要固然偉大，可是他也太過誇張了。

坦因是一個文學史家，但是該國還產生許多研究普通歷史的大作者。提挨利 (Thierry) 昆 (一七九五——一八五六) 仲 (一七九七——一八七三) 寫了一部關於高盧及初期的法國歷史。提挨爾 (Thiers, 一七九七——一八七七) 又獻身於法國大革命。基佐 (Gizot, 一七八七——一八七四) 在政治上以及文學上都是提挨爾的仇敵。他寫了許多關於法國及歐洲的歷史。他的常識眼光和他的事實的正確比他的言詞的動人和思想的深奧更為卓著。在另一方面米細勒 (Michélet, 一七九八——一八七四) 是因他的文學天才而著名的。他是一個黨人，他的作品有許多如畫的生動的描寫，因為他的情感影響他的言詞，刺激他的理想。

十九世紀的詩大都是情感的，憂鬱的。拉馬丁 (Lamartine, 一七九一——一八六九) 是盧梭的一個門徒。他是一個高雅的韻文家，他主要的成見是關於他自己的不幸和自然的美。他學拜倫，學他的模型，雖然他沒有拜倫那樣的力和自然，但是有時是的。亞爾弗烈·地·牟塞 (Alfred

de Musset, 1810—57) 是一個法國的卡丟拉斯 (Catullus)。佐治·桑德就是他的不貞的夫人，他的詩裏和他的羅馬祖先有同樣強烈的情感和相似的材料，雖然地牟塞比卡丟拉斯更不謹慎。

亞爾弗烈·地·牟塞也作短劇的，當時大多數的作者都嘗試作這種文章，但是他們大多數的作品是表現舞臺藝術的智識比表現人類的更多。由琴·斯克萊布 (Eugene Scribe, 1791—1861) 是一個著作最豐富的作者，他對於當時及後世的戲院發生很大的影響。他像大仲馬一樣，利用合夥出品的方法；但是雖然他產出低賤的材料，可是他的份量，種類和舞臺的效力使他的作品成爲結構法的模型和材料的堆棧。維多利亞·薩都 (Victorien Sardou, 1831—1908) 繼承克利成爲舞臺技術大家，小仲馬比他的父親更要進步，雖然他的小說作品不能同他父親一樣。他的茶花女 (Camille) 原本是一部小說，後來是法國舞臺上的古文藝，而且他釋明歐洲大陸的趨勢是尊崇非法之愛比尊崇合法之愛更重，這種趨勢對於所謂實際生活中的卑鄙和可憎之事情，又加以荒謬的叫囂。

拉梅內 (Lamennais, 1782——1854) 像沙托布利翁一樣，起初是天主教的擁護者，但是他的計劃不得到羅馬教皇的批准，於是他走到另一極端，他宣傳無神論和民主主義。挨內斯特·芮農 (Ernest Renan, 1823——1894) 是學做祭司的，但是他不肯擔任聖職，倒去將他的知識用在斥駁教會的教旨上。他的基督教之溯源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一書，是他要想公開基督教聖書所隱藏的事情的書。他在學問的形式上，描寫力上和口才上都有許多長處；但是芮農對於歷史和人類的許多事情太確切和邏輯，雖然他們本身不是顯而易見的，可是他的效力卻是不錯。

還有一個作者表示有當時所流行的邏輯和物質的趨勢就是奧古斯德·孔德 (Auguste Comte, 1797——1857) 他就是 Positivism 實驗哲學的創立者。這就是他企圖創立一種以物質及其規律為根據的宗教，遺下那些例如上帝存在及生命起源的問題為人類思想所不能理解。孔德雖有名氣，他的哲學是消極而又積極，因為他否認靈魂的。孔德是他自己本教裏的異教徒，或者他的一個主要門徒，某著名字典的作者，利特果 (Littré) 以為他是這樣的，利特

果在老年的時候，放棄孔德主義而信仰基督教。

概論法國文學或者比論任何歐洲大國的文學是更覺艱難，因為他的內容如此廣泛，他的影響是如此偉大。法國人說外國人都不懂欣賞他們的文學，這種感覺是有根據的，雖然我們可以辯駁說那些土人看不出木就是樹。法國文學主要的美點好像從羅馬傳來的。他像拉丁作品一樣大都是關於理性和智力的，但是他有某種活潑不是羅馬的，法國人又現出是個格式上的能手，又有用適當的言詞來包括思想和情感的高度能力。法國文學在美感上，光彩上，實際知識上和人情上都非現代國家所及。他的缺限在過度的使物質和形式標準化，對於不規則及無理性的事物缺少一種欣賞及應付的能力。

第五章 意大利文學

意大利文學是很特別的，當其歷史開始的時候便已經發達到最高峯了，而且開始的時候便不是通俗的詩，乃是飽經世故的詩，因為丹泰就是他即時的先驅者和最完善的著作家。這種言語是拉丁語源中最後發達的一種，大部份是因為拉丁語在意大利比在西班牙和法蘭西更要通曉，而且他和他的文化都不是本國的而是從外國輸入的。在意大利都無人以為西塞羅的演詞是死語，又不以為凱撒的王國是一件已往的東西。意大利人相信他們自己是羅馬人，他們又以為羅馬的文化和羅馬的規則仍然在基督教範圍內佔有勢力。因了這種意識以致使拉丁文成為意大利知識上和神學上以及法理學上的言語，而不以詩詞為其題目。

丹泰不真是最初使用意大利文著作的人，因為在他以前，有些詩人曾經試用他們所謂的土語，或可稱之「粗俗之拉丁語」。其中最初的是在意大利北部，他們摹倣布羅溫斯 (Provence) 州

的俠情戀愛詩人。因此，意大利文學是起於北部，從布羅溫斯那裏提倡起來。

北意大利的詩開始不久後，南部的文學在腓得烈王二世（一一九四——一二五〇）贊助之下也漸漸發達起來。腓得烈在血統上是一個德國人，但是在教育上卻是一個意大利人。那時他正和教皇發生爭執，他鼓吹庶民的教育，用以打倒僧侶的知識獨佔權。他創辦許多大學校，用其他的方法來鼓勵平民教育，他的兒子們和大臣們也都附和這種計策。這種由腓得烈扶助長成的斯瓦比亞（Swabian）和西西利（Sicilian）派的詩是很粗俗，但是很有氣魄，至於他的粗俗大都是因為他的言辭的緣故，因為情感是溫柔文雅的。當西西利不是政治的重要中心時，他便衰敗下來，但是他卻樹立了全意大利的標準直到丹泰的作品給予他們更高的標準時為止。

歸多·歸尼徹利（Guido Guinicelli，1140——1176）雖然不是一個西西利人而是一個波倫亞（Bologna）人，但是在某幾方面很像西西利人。然而他在他的詩上現出智慧出來，使他成為哲學思想的辭句。希臘思想已經發達到神理表現（Logos），理性（Nous）的學說，或是其他事物內層的智慧或神法的表現。他是和斐希特（Fichte）以為真理是在個人心靈知覺內的

主張相反，歸尼徹利講愛並不形容爲內心的經驗，而認爲是一種內心經驗所表現的規律。像這樣的理智上微妙在幼稚的詩裏是沒有的，但是意大利人僅在言語上幼稚，因爲拉丁文幫助意大利的知識發達，雖則他阻滯通俗言語的發展。

波倫亞和西西利成爲主要知識中心的時期甚短，後來即爲塔斯克所佔有。契諾·他·彼斯托亞 (Cino da Pistoia, 1170—1336) 像西西利人比像波倫亞人更像，他是表現情緒而不是表示思想，至於歸多·卡發爾康太 (Guido Cavalcanti, 1150—1300) 是一個佛羅朗 (Florentine) 人，是丹泰的知友，他有些似一過迂儒，但是有時他的詩表現情緒很是有力。布律勒吐·拉丁尼 (Brunetto Latini, 1110—1294) 也是一個佛羅朗人，他之所以著名，是因爲人家以爲他對於丹泰有影響，因爲丹泰在他的詩人遊地獄 (Inferno) 一書裏承認他有得力於他的地方。拉丁尼作了一首教誨詩叫做 (Il tesoretto) 和一部法文的百科全書著作叫做 Liore dou Tresor。拉丁尼除了他的人格及作品影響丹泰外，並表明意大利文學在開始時的範圍大小是依靠學問的。他不像其他的歐洲文學，他在開始時便科學化和飽經

世故了。

丹泰生於一二六五年，死在一三二一年。他完整的名字叫做丹泰·阿利喜埃拉 (Dante Alighieri)，他是屬於一個有勢力的佛羅朗的世家。那時意大利正受着政黨間互相殘殺的痛苦，在名義上有些是擁護教皇或皇帝，但是其實都是因地方間的爭執而擾亂得令人絕望。丹泰好像青年時便從事軍人活動了，並且又專心於詩學上也有相當的成功。他參加政治事業，在一三〇〇年，他被選爲他本城的一個法官。在一三〇一年派爲大使，當他不在的時候，他的敵黨得到法國的協助而得統治該城；詆毀他說他犯了貪污罪，科以罰金，並宣布取消終身爲公務員的資格。丹泰不肯將他自己置於他的敵人勢力之下，他反駁這種控訴，於是他畢生便在流亡中度過，他痛詈並諷刺那控告他和不善治理佛羅朗的人，因此結果使他更爲人所嫌惡，而且加重他的刑罰，萬一他被捕捉，他便要被處死刑。他在一三二一年死於那末那 (Ravenna) 地方，當他死後不久直到現在佛羅朗的人還是無謂的去搜尋他的屍體，以爲該城「如果能活捉到他」即她就可以得到她所要使他成爲文學上灰燼的人底屍灰了。佛蘭朗之尋求丹泰屍體，這種尊崇之給予，並不如接受之大。因

爲他是意大利最偉大的國民；其他的文學家沒有一個像他一樣是個民族英雄，因爲他差不多在英豪的加里波的（Garibaldi）六百年前便夢想到一個統一的意大利國家了，當時加里波的只約略的想到。

丹泰也作有拉丁文及意大利文的詩和散文。在他的散文中，意大利文的有宴會（The Banquet）和拉丁文的君主政體論（De Monarchia）、De Vulgari eloquio、水土的問題（Quaestio de aqua et terra）和使徒書（Epistles）。他的新生命（Vita Nuova）一篇是詩和散文相混的，至於詩他著有神的喜劇（The Divine Comedy）和一些拉丁文及意大利文的雜詩。宴會一篇和新生命一樣是他用意大利文寫的詩的意大利文的評註。君主政體論是用拉丁文來討論君權。De Vulgari eloquio是一篇關於意大利俗語的拉丁論文，至於水土的問題是一部短篇拉丁文作品，他證明地面總比水面高的辯論。他的使徒書是討論政府或文學問題的拉丁文，他也著作拉丁文對話體的牧詩。

他的傑作就是他用意意大利文作的神之喜劇，裏面敘述到地獄，贖罪所和天堂的幻景。在新生

命裏實有一個先鋒。在這部初期的作品裏，丹泰敘述他在九歲的時候，如何遇着一個比他年紀稍少的小紅衣女郎，他如何的慢慢的愛上她，她在很年輕的時候便死了，在幻想中她如何的囑咐他在他未能夠比較適當的來提及她時不要說及她，結果他生一日便盡一日的力量來研究學問，並且「說到她的事情是從來在別的女子身上沒有說過的。」

他實行了他在神之喜劇裏的諾言，這喜劇是在他臨死之前完成的。他說在一三〇〇年當他到了半生三十五歲時，他是如何的在夢裏在一座黑暗的森林裏遊蕩而驚醒的事。他打算爬到高處，那裏有日光照着，但是給一隻可怕的獅子，一隻美麗的豹和一隻邪惡而可厭的豺狼所阻止。於是弗基利 (Virgil) 的影子出現了，責備他的懦弱之後，就告訴他聖母瑪麗 (Virgin Mary) 已吩咐聖路西 (Saint Lucy) 去留心他的情況，聖路西又去告訴俾阿特利克斯 (Beatrice) 她底情人的需要。於是俾阿特利克斯立刻離開她天堂上的寶座，降落到利姆 (Limbo)，誘勸弗基利要拯救她本身和該詩人的崇拜者，至於這羅馬人的靈魂也答應這樣做。然而除了牽引丹泰到日光之外還帶他降到陰間，經過地球另一面的贖罪所，後來俾阿特利克斯遇着他了，便帶他上天堂。

神之喜劇是一首最切實最前後一貫的詩，雖然他的範圍廣大複雜。他包括一百首詩，其中三十四首是關於陰間的，還有三十三首是其他兩種各有一些。地獄是圓錐形的，他的尖頂是在地球的中心，分爲九層，其中有些還要分開。在這九層和外面兩部是那猶疑不決的中立者受苦的地方，至於那些貞潔的異教徒和未經說禮的嬰孩便要受到突然的殤亡，那邪惡而死的人也要處罰的。罪惡也分爲淫亂、惡意、殘忍、野蠻等等，越是下層所處罰的罪越是惡。

丹泰曾經經過各層，看見許多種刑罰。好色的要受狂風的顛簸。貪食的要受不停的冷雨底淋漓。貪婪和浪費的常常是相對的推滾大石頭，使彼此相遇的時候，互相挫敗。怠懶的躺在爛污泥裏。暴君們是站在一條滾熱的血河裏。自殺的人變成叢林，裏面有骯髒的怪物住着。那些犯了變態情慾的人受着不熄的火焚燒。敗德的官吏是困在一條惡魔燒滾的松脂濠溝裏，至於蓄意暗殺的兇手都是埋藏在最下層的冰裏，在那中間有三頭魔鬼撒旦半身埋在冰裏將朱達斯 (Judas)，魯多 (Brutus) 和加西阿 (Cassius) 咬在他三隻嘴裏。

這不過是枚舉幾種刑罰而已，但是丹泰和弗基利看完之後，離開地獄便到地球的另一端，在

那裏他們看見贖罪所。這是一座山，有七所房屋圍着他，這就是七種死亡罪的贖罪所。這七種罪就是驕傲、妒忌、激怒、懶怠、貪婪、貪食、貪慾；丹泰和弗基利經過所有的房屋，還有一處前贖罪所（Ante-Purgatory），那是爲着一些不能升到安樂美妙裏過日子的人的。在贖罪山的頂上就是人間的天堂，弗基利在那裏離開丹泰，俾阿特利克斯在這裏遇着他，帶他上天堂。

天堂共有十個向心的天體，他是根據那時所採用的宇宙組織學的托勒密氏（Ptolemaic）系統分的，第一個就是月球，隨後就是水星、金星、太陽、火星、木星、土星。這些天體都是循環而走的，只有最後的一個，是上帝的無空間無時間性的住所，他將其他的天體環繞起來。丹泰跟着俾阿特利克斯經過或瀏覽過所有的天體，起先是由俾阿特利克斯伴的，後來由聖伯納陪他。她將他改轉，直到他看到一切的美妙和快樂，最後使他看見上帝的幻象。然後他結束他的天堂一篇，和結束他的地獄及贖罪所一樣，都是用“Stelle”，「星宿」等造物中最高尚的文字。

有些學者們費了好幾世紀的工夫去搜尋這首偉大的詩的不合和錯謬的地方，可是徒然一無所得，他是描寫物質和精神的宇宙。他不但很一致而且顯然真實。沒有人創作過比他更真實的

創作。沒有人曾經作過插話有他那樣自然和奕奕如生。他在陰間第一層裏描寫夫朗徹斯卡·達·利密尼 (Francesca da Rimini) 是文學中一篇最動人的文字，還有第九層烏加倫奴 (Ugolino) 一段是文學中最有力的文字。因為丹泰的始終一致和巧妙，使他理想的事物好像是真的，因此我們只注意到他明顯的意義，那是一個大錯。丹泰或者相信是有真地獄，但是他說他自己的詩裏有四種意義，即文字的、寓言的、道德的和神祕的意義，後三者可稱為寓言的。通常我們都知道文學的意義就是描寫丹泰的遊歷天堂，寓言的就是表示在凡世生涯間的人，道德的是說人從惡變好的事，至於神祕的意義就是說靈魂從罪惡的環境中來到光明的情境裏。

由此觀之，詩大部份是象徵的，或者全部份都是如此；因為一首詩的文學上意義不須真實，通常都是捏造的。然而在神之喜劇裏的寓言範圍廣大而且複雜，我們很容易看出他比丹泰所假定的希望過多或過少。然而我們可以看出那是描寫丹泰本身的經驗。當他三十五歲的時候，他加入政治事業，因為他世俗的職業和野心不知不覺的引他從真理的路上來到黑暗的自私和矛盾的森林裏。他在這裏努力要達到知識的高峯，那裏照着理智的日光，但是「武力的獅」、「政治的豹」

和「黨派的狼」阻障他，又用殘殺來恐嚇他。後來他又被逐，而受地獄的痛苦，但是理智和智慧保存他，使他不致受情慾的摧殘，他又從痛苦中克服他自己的慾念，又默想上帝的愛和偉大來得到安寧。

但是我們不僅有丹泰精神上和智慧上發展的故事。此外，我們還有他的哲學。他相信道德律像吸力律一樣普遍和不可避免的。沒有人能夠避免他行爲上的影響。他好像是不會發生具體的結果的，但是丹泰相信我們的思想和事實之後，跟着一種不可避免而且直接的精神上的結果，因此在他的詩人遊地獄裏的描寫，並不是他對於死後靈魂情景的觀念，而是一種比喻表示以爲惡行會使耽溺在其中的靈魂痛苦和痺麻。因此他的詩不是描寫死者的情況，而是注重在表示生人的心理，因此他是事實不是幻想的表示。

我們不可以爲丹泰是迷信的恐嚇教訓的輕信者，我們亦不可以爲他是不道德和殘忍，如果我們要公平的批評他，那末我們便可獲得他的真正意義。他用當時的方法來表明他自己，並且又陳述他的特性。他以爲精神比物質更爲重要，但是他並不疏忽了知識而盲從教條。在他的詩人遊

地獄裏有一二處地方，他表明他了解神判的公平。其中有一件就是關於夫朗徹斯卡·達·利密尼的事情。他表示他不明瞭人類爲什麼因屈服於一種自然的衝動而受到十分的痛苦，他而且暗示着由他的情感中也有他那以弗基利所表示理智。在地獄的更下層他看見有許多卜卦的人，當向前走的時候而被加倍的迫向後去；他看見這種痛苦是因要求知識而受的他就悲哭起來，這就是理智譴責他，但是丹泰很明白的表示。理智是不能比普通的人更能看出公平的，因此就不得不歸論到凡現實的事都是對的。

因此丹泰不是時常捏造種種的刑罰，不過是記載他們而已。他有些地獄裏的人比有罪的更要受苦。惡劣的運氣或環境糟場他們比他們本身的罪惡更甚，他們像希臘悲劇中的犧牲者一樣——僅因惡運而犯罪。同樣在他的贖罪所及天堂裏的人物有些比真正貞潔的人更幸福。他們的幸福是因爲他們有好運氣，於是丹泰在描寫了之後，他觀察人類的經驗，是按照他所觀察的表示出來，我們不可曲解他以爲是根據宗教教義的。

我們只考慮到丹泰的神之喜劇的文字上意義，尤以他的地獄，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般，因爲

他是最動人的，這種傾向使許多人以為他是苛刻和殘忍。如果我們認生命是殘忍無恆的，又認丹泰不過是描寫生命，那末我們對於這種意見須要修正。但是有些人指出些特殊的事物來證明他是殘忍的。其中有一件就是腓力甫阿根提（Filippo Argenti）的遭遇。丹泰在懶惰的一層裏遇着一個幽魂，看見他浸在爛污泥裏，他形容他自己說是：「那些哭泣中的一個。」丹泰不但不可憐他，反而推開他，命他繼續哭泣，他又向弗基利表示他希望能看見他徹底的受他同輩的罪人底重打，弗基利很贊許他的志願；於是答應了。還有一件或是說其他事件中的一件，就是丹泰在第九層裏看見一個鬼靈，他允許他如果他告訴他他是誰他便幫助他除去他眼目的水淚，但是當鬼靈告訴了他之後，丹泰卻食言了，可是他反說：「對他粗鹵就是禮貌。」

上述兩件事，我們必須要記着，這種刑罪是一種虛構，是人們實際的犯罪。後述的一個罪人，當丹泰看見時，尚未曾死，但是他所犯的罪如此殘惡——當他的兄弟款待他時，他卻奸惡的殺死他，——據丹泰說他的靈魂已直接到地獄去了，而遺下一個惡魔在世上指揮的肉體。在腓力甫阿根提一事裏也是如此，我們也沒有他因誇大和殘忍而受何種丹泰所捏造的以外的刑罰的證據，他

的目的表示他對於丹泰所表示的人類是如何的憎惡。這些情形可謂是十分驚人的諷刺作品，但是除非我們相信丹泰的捏造是真實的事情之外，我們難以看出他是有殘忍的明證。他實在要做的都是打算表示人類似乎不受刑罰而破壞的道德規律，並未消滅，因破壞這規律的人們已如他所描寫的那樣可鄙可賤，和出於人類同情心之外。

因此丹泰是一個藝術家，又是一個哲學家。他在文學史裏是首屈一指的有知識的藝術家，他的創造力和感覺及思想的能力，顯然將他和莎士比亞和荷馬同列在第一流的詩人中。他不但是意大利文學裏的先鋒，而且他的作品在該國言語中是最完善的，他對於體裁上也有很多貢獻，這使他特別的更卓著起來；他對於羅馬帝國的觀念雖然是極深刻的國家主義的，但也是與基督教義及文化共同廣泛的，這使他成爲現代的理想政治的宣傳者，這也是他非常顯著的原因。我們起初一看以爲他是中古時代的具體表現，但是我們仔細的考察他，他便像莎士比亞一樣「非一時代的，而是永久的」，因爲他表示存在是永久的，至於他政治上的目的，非特不合時勢，且與當時企望相較，更覺適合於今日最進化的思想。

丹泰雖然用意大利文著作的，且稱普通話是寫詩的適當工具，但是在意大利文學裏還有一位偉大的人物就是佩脫拉克（Petrarch，1304——1374）他卻耗費了許多心血用拉丁文來著作。佩脫拉克像丹泰一樣，遇見了一位少婦，她便成了他畢生的興奮劑，當他遇着她的時候他只是二十一歲，不是九歲。按當時的習慣，情詩是用粗俗的調子來寫的，因此佩脫拉克用意大利文來寫四行詩給他的勞拉（Laura），他的名聲大部分依靠這個。然而他是一個學者，又是一個有勢力貴族門下的被保護人；他又得到許多人的敬仰，於是成爲當時的桂冠詩人。爲要維持他的名聲使不失墜，他又用拉丁文去著作許多大著作，但是他們沒有用現存語言著作的那種生氣。因此，他是一個比較平常人多爲文人學者寫一點作品而已，但是他的四行詩，使他的地位增高，使他成爲一個情詩聖手。

有一個比較有人情和受人誦讀的是一個聲名較低的人物，名字叫做佐凡尼·善卡邱（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他像佩脫拉克一樣，也有一個使他興奮的愛人，雖然他的情慾似乎沒有佩脫拉克那樣富於精神戀愛，可是明現的更誠摯，雖然在事實上我們就該女

子的性格和她對於善卡邱的待遇上看，我們知道她不是一個令人可愛的人物。她好像是西利王的親生女，當善卡邱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她已經結婚了，於是他便開始他的文學生涯，將她寫成理想化，並表示他對於她的愛慕。在代表他自己的許多人物和他所委身的對象上，他收集了許多其他的情人，他敘述了許多故事，使他的藝術聞名於世，其中有特羅伊、拉斯與克累地阿（*Trois-lus and Cresida*）一文，該文曾爲超瑟和莎士比亞用英文寫述出來。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就是他的旬報（*Decameron*），這是一部小說集。佛羅蘭在一三四年罹受鼠疫的痛苦，這部旬報就將這件事實做背景。有七個婦女和三個男人逃往鄉間以避免這種疾病，並且允許輪流的敘述以消遣時日。這使他的敘述有許多種類的變化，他尋求娛樂自己也很覺滿足，他不用不切題的學問使他的故事阻滯或含糊。他是一個有禮而誠實的人，他非常佩服佩脫拉克，而且又從他那裏學到凡是一切優美的文學必須要用拉丁文來寫的。結果他費了許多時候和心血來創作作品，因爲這種作品是用「死語」來寫的，而這種「死語」又只有受過教育的人能了解，所以他的作品必然是很僵直而有限制。後來他很後悔在他的故事裏對於教士們所作的下流嘲笑，他又想毀掉他

一切不切題的作品，尤其是旬報一書，但是他給佩脫拉克勸止了。其實這是他著名的主要基礎。裏面的故事常常不很正常，但是他們是在那些和我們標準不同的時候作的，所以他們不能認為穢褻和粗俗的言詞。除了他們外表的放肆之外，他們內裏對於虛偽和愚蠢實在表示一種鄙棄。善卡邱在他們裏面很苛刻的批評當時的惡行和各時代的人類的本性。他也是一個聰明和有道德的人，因為他除了表示外表的欽敬聖潔而有理之外，他又改進說故事的藝術，使意大利散文成爲一種完備的文學工具。他又是註釋丹泰的第一個重要文人，因為他在佛羅蘭地方演講神之喜劇及其作者一生的事業，但是他的論述裏並未包括全詩，然而他是研究丹泰的學者們最重要的知識溯源了。善卡邱像佩脫拉克一樣，也曾盡力去尋獲希臘的知識，當他還未能到得適當的指示，或搜集手本的門徑時，他是熱心研究希臘文學中的一個先鋒，這破壞了中古時代的武斷主義，而引起文藝復興及知識的好奇，因此在現代的科學勝利中產生許多果實來。

還有一個卓越的著作家就是浦爾契 (Pulci, 1411—1484)。他敘述羅蘭的故事是引用一個異教巨人做他詩歌裏的主角，又將他的材料弄成半諷刺的體裁。浦爾契的作品以輕

脆的情緒見稱，他用傳奇作他的精心結構和捏造的根據，而不用刻板的歷史。有些人以為浦爾契在他奇異的詩裏嘲笑豪俠，那是塞凡提茲的先鋒，但是他的怪誕和輕浮或只是一種充溢的幻想使他本身在一種離奇的體裁表現出來，因他沒有固定的標準來限制他，正如早期的紀功之曲一樣常常表示尙武的渴望和肉體的勇氣，以致後世以為他是鹵莽或殘忍。

馬泰俄·菩雅多 (Matteo Boiardo, 1444—1494) 也用羅蘭作他作品中的主角，但是他是描寫他的戀愛，他所用的語調比浦爾契更嚴肅高貴。然而他在羅蘭愛情的對象，安哲利卡 (Angelica) 裏加上一個新人物。菩雅多的論題比他的態度還要好些，因為他的語詞時常不愉快，不和諧而且太冗蕪了。他的詩曾經好幾個後人修改過，後來又有一位阿利渥斯安 (Ariosto) 繼續他，可是他比菩雅多更偉大多了，並且他在本身上及在其影響上都重要的。

十五世紀是文藝復興的黃金時代。佩脫拉克的影響偏重於拉丁文，因此使他直接的後繼者用西塞羅的筆法寫作，又因為他們恐怕犯了語法不當的毛病，他們在文字上比在材料上更為小心，正如那些不善拚字的人一樣，常覺到要約制他們自己只用熟知或簡單的字。羅倫索·地·美提

契 (Lorenzo de Medici, 1448—1492) 是佛羅蘭族的商家，銀行家和政治家中的一份子，他提倡承認普通語是高貴的運動，至於他的影響大大的幫助他使普通語成爲文學上的一種器具。羅倫索自己也著作非高貴或詩意論題的詩，雖然他的作品本身不重要，可是他的資財及勢力使他非常促進對於拉丁文的反動。

以前關於政治和律的文章都限用拉丁文的，因爲人們以爲意大利文不適合於他們的重性質，但是尼科盧·馬克基阿發里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卻用意大利文著作了空前的討論政治的名著中的一種。這就是君主論 (Il principe)，這是討論做君主的義務及方法。通常認爲是一種叛逆和激烈的手冊，可是並沒有所說的那樣邪惡。我們最好說，他的主義以爲個人的權利必須附屬於公共幸福上，而且又以爲君主不是一個人，而是國家的一種工具。路易士十四世說：「朕即國家。」可是他的意思是說他的意思可以支配國家，但是馬克基阿發里相信國家支配君主的意思。該學說又以爲人民的愛好，利益或情感不得影響公務上的行爲，因此使人以爲馬克基阿發里是一個陰險的惡人。他生在一個貪污暴亂的時代，他對於政

治上的需要及人類的心性很是鄙陋，但是提倡反對他的理由並不在此，他將君主的權力與君主的人格分離，因此違反了當時人民以及現在人民崇拜在位者較勝於權位的心理，這種心理正如崇拜偶像者崇拜偶像勝於崇拜偶像所象徵的神靈一樣。馬克基阿發里因為承認陰謀和反叛是需要的，所以他對於道德上實在是違反的，但是這一半是他那時期的錯，一半是他自己的錯。克倫威爾（Cromwell）實行野蠻行為，然而有許多指摘馬克基阿發里的人卻原諒他，但是我們本良心說這兩個人都顯示他們的種種及當時的流弊。馬克基阿發里所認為是可行或必須的方法，或者是令人震動的，但是他的學說常常很有理由，他的目的也很愛國。

除了擁護獨裁主義像馬克基阿發里之外，這時期的政治論文又受美提契斯（Medicis）的專制主義的牽制，此輩都是意大利最開化的城——佛羅蘭——底統治者，他們預備去輔助創造的，而非批評的作品。這時學術方面也是注重民衆語文的法規，因此，他們固然得了許多有用的考據，都是偏重於瑣碎和迂腐。然而歷史和傳記都有進步，我們又有發薩利（Vasari，1511—1740）的著作，他們都是關於佛羅蘭及其處名人的知識底寶庫；還有藝術家未文吐·徹尼

利 (Benvenuto Cellini, 1500—171) 奇異的自傳，裏面充滿了一種時有不合文法的言詞來敘述的動人而且浪漫的冒險經歷，但是很少有沒有趣味的言詞。

這時意大利極開化的情形底證據，可以在巴爾達薩·卡斯提利俄內 (Bal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 的作品中看到。他作了一部世界著名的書 *Il Cortegiano*。這是一部討論紳士所必需裝備底書，也是一部禮儀的書，他確實包含些禮儀及權威，因為他們對於行為上並無文明人底觀念那樣規定。

在詩的方面有許多偉大的人。阿利渥斯安 (Ariosto, 1474—1533) 作了一部馳名於世的傑作，這就是 *Orlando Furioso*。他描寫羅蘭戀愛的情形，雖然名稱上是苦雅多 詩的續作，但是他實在是將同一資料重用不同的方法來描寫。他的詩句是十分流利的，他的設景是細微的不同，雖然大部份是說武士底鬪爭和通常冒險的事情。他採用意大利文詠史詩 中有規則的整詩句，就是所謂的 “*ottava rima*”，這種詩節就是因拜倫 用英文寫的唐胡安 (Don Juan) 而著名的，阿利渥斯安 雖然是一個倫巴人 (Lombard)，但是他在詩裏所用的言語純粹

是塔斯康語。阿利渥斯妥的作品的成名多半是因他表面的修飾，但是這又可釋明一種故事被認為不是真事之後，仍可作為種種傳奇的基礎。這種傳奇因為是以興奮情感或表示真理，以致他們本身令人注意。

托夸托·塔索 (Torquato Tasso) 人們通常都拿他和阿利渥斯妥並列，如同菩卡邱和佩脫拉克一樣，雖然塔索生在一五四四年，是在阿利渥斯妥死後的十一年，他是死在一五九九年。他的父親是一位文人，故此塔索是生長在詩的作品和欲望的空氣中。當他在孩童的時候，他便是一個碩學之士了。在十八歲時，他便有了一首自己創作的詠史詩，這好像可以表示他對於文字的才能已是超越他的經驗，他心性喜歡恣情於理想的世界而不大愛好討論實際。他像佩脫拉克和菩卡邱一樣也有一個愛人是他極度的傾慕，她對於她的崇拜是絕望的，他是一個令人哀憐的人而不是一個強健的人。他最偉大的作品就是他的 *Gerusalemma Liberata* 這是一首勝利的基督教詠史詩。當時的意大利人對於阿利渥斯妥和塔索相對的長處頗有爭論，就是現在意見仍不一致，但是這問題大半是一種風尚的問題。阿利渥斯妥的作品是有生氣；塔索的作品比較的雅緻

而正確。塔索比較多識點藝術，而阿利渥斯妥對於生活比較明瞭一點。

在十七世紀意大利沒有一個是各國認為重要的作者，但是在這個時期中歌劇裏主要表情的方式已漸漸開始。據說這時音樂和戲劇的合併表演，已流行歐洲各國，但是首先將他改進到背誦之外的就是意大利，天文家伽利利俄（Galileo）的父親據說是將音樂和戲劇合併表演的先鋒，因為當一五九七年，在他的提倡之下有一部悲劇叫做 *Dafne* 出產了，其中的音樂是一個名叫雅科波·培利（Jacopo Peri）作的。後來該作曲家又作了 *Euridice* 一曲，該曲仍然保存至今日，並且認為是第一部歌劇。意大利的歌劇由一般嗜好藝術的人開其端，由專門音樂家發揮而光大之，復從意大利傳到歐洲他部，在許多其他的國家裏，歌劇又有很大的進步，尤以德法兩國為甚。然而歌劇不僅發源於意大利，而且從意大利得到許多改良。

十七世紀是缺少意大利的大著作家，已如上述，十八十九世紀之間也只有幾個。意大利因為宣傳文藝復興，將世人眼光從羅馬轉移到希臘的古代，因為意大利是繼承羅馬的威權者，所以他成為歐洲各國的威權者。當美洲和印度羣島之發現，擴大了世界知識的範圍，使地中海在西方

文化的水上貿易上成爲次要的，而不是最重要的時候，意大利不僅喪失了他經濟上的地位，而且喪失了他的知識上的崇高地位。宗教改革運動又使意大利的地位低落了一些。於是意大利在近世比在中古時更不重要更不顯著。這或者可以說明當法國、英國和西班牙的文學達到他們從未超過和達到的最高峯時，意大利的文學卻已逐漸衰落的原因。

但是不論原因爲何，意大利的詩和意大利的短劇到了卡羅·哥爾多尼（Carlo Goldoni，一七〇七——九三）將後者改爲類似描寫實際生活時，已是極平凡無味。哥爾多尼是在戲院空氣中長大的，因爲他的父親和祖父都委身於舞臺上，因此他也染了同樣的氣味。因此雖然他是一個職業的律師，可是他轉而從事於編輯短劇，而且在這上面，他很成功。當時有不少像阿利渥斯、安和馬克基阿發里一流的名人從事於著作喜劇，雖然他們的作品不能使他們著名，然而都有相當興趣。他們摹倣勞塔斯和忒楞斯的作品，但是在他們和哥爾多尼的時期間有神祕驚人及其他勢力的西班牙短劇，使意大利喜劇成爲不自然而刻板的，正如當時的詩是田舍生活及不真實的。哥爾多尼跟從法國的典型，使意大利喜劇，不僅是表示舞臺技術的知識，並且對於人類心性表示

極大的明瞭。他大約作了一百五十部劇本，包羅種種背景，人物和情緒，雖然法國方法使他限於平凡的資料和人物。他出生在威尼西亞，但是他的言語有時好像難以取悅的意大利口音，雖然哥爾多尼想使他有適當的塔斯康性質；但是雖然如此他是一個富於民族性的，他給與意大利的喜劇一種獨立的及高貴的性質。

維多利俄·阿爾非利 (Vittorio Alfieri, 1749—1803) 是十八世紀最偉大的意大利悲劇家。他是一個貴族，這可和哥爾多尼不同，他對於他的作品沒有和文學或舞臺接觸而受到苦心的修練。他本是從事於時髦工作，他不過偶然的從事著作，因有成就，他遂繼續於創作劇本。雖然他對於拉丁文或希臘文稍知一點或一無所知，但是他的作品，都是關於古典的題目，在他許多文章裏好像他從古文學的人物和故事中發表他自己的哲學。意大利人像法國人一樣，偏重齊整，他們又承受對於短劇的慣律使他們的形式受一種限制。阿爾非利當開始著作時，他對於古典派短劇的學說的了解比對於他內容的了解更少，但是批評家卻以爲他獨自的達到和希臘人同樣的方法，或者至少獲得同樣的結果。這是太過誇獎了。阿爾非利對於習俗及技術之獨樹一幟

是他主要的長處。他的作品是任意而且不事修飾，因此他比那些只懂得許多短劇文章規則而沒有他的力和獨立性的著作家更有元氣和自然。

還有一位十八世紀的作者，不僅他的作品在意大利境外著名，而且在全部英國文學史中也卓越的就是巴累提（Baretti，1717—1789）但是一個有毅力而脾氣古怪的人。他和撒母耳·約翰遜（Samuel Johnson）以及與約翰遜同時著名的人很融洽，他出版的作品大多數是批評方面的，但是最使我們記得他的是他的意大利語字典。

十九世紀不能說是和十八世紀同樣偉大，因為在名聲上沒有一個比得上哥爾多尼和阿爾非利的人，雖然在才能上或者和他們相等。在後一世紀大多是關於政治的作品，因為意大利正在暗中摸索政治統一的路徑。然而阿雷桑德利·曼蘇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4）卻是一個意大利的窩爾忒·司各脫氏（Sir Walter Scott）。他用愛國的精神來作歷史的詩和浪漫的故事，其中有一部叫做約婚夫婦（The Betrothed），這是風行各國的，現在他的原本和譯本都仍受人誦讀。曼蘇尼不是寫實主義者，因為他的角色多是各種模型的妖怪；但

是也有使人相信的人物提出，至於他最著名的作品底一般影響是多深刻的。

查科摩·雷俄巴爾提 (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 是悲觀主義的信徒。他是一個雜種作品的作者，又是一個卓越的學者。因為他的文字和思想使他最受人佩服，但是他的優點在許多人看起來，時覺過於專門或難解，使我們對於他熱心而不能得到他的意思。

西爾維阿·培利科 (Silvio Pellico, 1788——1854) 作了好些悲劇和其他的著作，頗得很多人的重視，但是他的聲譽卻依賴獄中記 (My Prisons) 一書，這是敘述他受奧大利人監禁，認為是一個政治犯。他的故事很簡單和坦白，但是所以能夠感動人的乃是因為他坦白的緣故。還有一個類似培利科的人就是瑪志尼 (Mazzini, 1805——72) 雖然他的品性比他的作品更似他。他是一個政治改革家，他的一生和作品對於煽動愛國心有很大的影響，結果使意大利成爲一個統一國，但是我們記得他是這樣的一個人而已，不是一個作者。他在英國住了好幾年度着政治犯的充軍生活，當時他著了許多關於意大利和政治的英文作品。他像培

利科一樣有同情的天性和溫柔的品性，和想像上他是一個政治陰謀者不同。

加布利埃利·洛塞諦 (Gabrielle Rossetti, 1783—1854) 也遷居到英國，在那裏他生了許多兒子，各以詩詞、繪畫、批評著名。洛塞諦是一個文學教授，他所著作的大都是頗極端見解的表示，在其他的作品裏有關於丹泰神之喜劇裏的寓言。

關於較後時代的作者，我們不很能加以批評，因為他們很接近我們的時代。佐盧蘇·卡杜契 (Giosue Carducci, 1835—1907) 在他當時，很享盛名，加布勒·底安農齊俄 (Gabrielle D'Annunzio, 生於1864年) 在文學上和在後來戰事的參加者中卻很有名聲，後來又跟着加入整頓底安農齊俄在文學上和在政治軍事上顯示同樣的性質，使人注意。他性好華麗而易於感動。

若要總括意大利文學的特性是很困難的，因為該國可說是歐洲最大國中最老，亦可說最幼的。有好幾世紀他處於歐洲和羅馬文化間的聯繫地位，而不是一個國家，這或者就是他的文學在開始時是極偉大，但在羅馬的權威消滅現代世界繼起的時候他卻漸漸衰落的緣故。羅馬帝國和

天主教至少都是意大利文學的興奮力，他所表示的力量就是使這人類史中兩大因素生動的性質，這兩大因素，就是實際的力量和神祕主義，這樣兩種相反的事物之罕有的合併，產生力和特色。

第六章 西班牙文學

當西班牙是羅馬一個省時，他的人民很顯示着一種文學的傾向，這就那般用拉丁文著作的人數，可以看出來。塞內卡、琉坎、昆提利安和馬爾喜阿爾都是西班牙人，但是他們的作品都包括在拉丁古文藝中，還有一位哈德安皇帝（Emperor Hadrian）在愛好藝術的眼光中看來，有些像個文人，他也是一個西班牙人。其後我們又有英國的亞勒弗烈（Alfred the Great）大帝，他將西班牙人俄羅西阿斯（Orosius）的拉丁文的宇宙史（Universal History）翻譯出來表示西班牙從事文學是在採用基督教及羅馬帝國分裂之後。

羅馬人的後繼者即西班牙的征服者，就是哥德人，但是他們沒有創作什麼文學，並且在西班牙語言裏遺下很少痕跡。西班牙還有一種土番，就是巴斯克人，他們經過多次征服後還能保存，並且保存他們的語言完全。在隆斯佛（Roncevaux）地方壓服羅蘭的後方衛隊的就是這些不顯

著的山民，但是他們這種事情對於西班牙的語言和文學好像沒有什麼大影響，可是他卻有幫助於法國，並且間接的供給西班牙文學以最偉大的英雄詩。摩爾人（就是阿剌伯文化的回教徒，在第八世紀來到西班牙，在那裏維持他的地位直到十五世紀。）對於西班牙民族的發展上佔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們的影響如此普遍如此徹底，所以我們只有感覺到而不能追溯。摩爾人又帶着許多希伯來人繼續而來，因此中歐諸國中最西部的西班牙漸和他們非常接近而且很受到東方的影響。

西班牙有好幾種地方性的拉丁土語，但是卡斯提爾語（Castilian）成爲文學上用語的基礎，正如倫敦土語發展成爲文學上的英語，和巴黎土語成爲法語，以及塔斯克成爲意大利語一樣。最初的西班牙文作品都是談論宗教和英雄的功績，對於這兩件事情西班牙人表示有特殊的熱心。有一部關於宗教的作品是一部短劇。這是一部神祕的劇本，內容關於基督的誕生。有三百個東方智士是他的主要角色。這種體裁在其他歐洲各部都很普遍，但是西班牙文譯本較之法文原本更生動而有特色，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西班牙人對於短劇表示有特殊才能，至於宗教的劇本也是

他們所愛好。

談論英雄的作品有一首詩叫做西德 (the Cid)。這是一部摹倣羅蘭之歌的作品。他裏面的英雄好像是一個真人，大約在一一〇〇年逝世的，這是在羅蘭三百多年之後。歷史家形容他說他是一個殘忍和反叛的領袖，正如他們批評一百年後的獅心理查 (Richard the Lion Hearted) 一樣，但是如果我們承認當時和現在的標準不同，那末他們兩人都沒有所說的那樣邪惡。可是無論如何卡斯提爾的首領，羅德利該斯·提阿士·地·俾發爾 (Rodrigo Diaz de Bivar) 是否真的，可是在頌揚他偉業的詩和散文裏，他都像是一個愛國，勇敢和慷慨的人。他是西班牙民族的鬪士和反對摩爾人的基督教信徒。他再三戰敗非基督教徒，遣派軍隊到各處佔領他們的城池，釋放被他們俘虜的人，他又忍氣的忍受國王對他不公平的忘恩負義。他又主張西班牙王的權力來反對教皇，他又很仁慈的對待他的俘虜，使他們在他離開的時候竟痛哭起來，並且爲他祝福。顯然西德是一個理想的人物，但是他比羅蘭更有個性，他是一個稍少顯著殘忍時代的產物。

西德除了表明西班牙民族觀念之外，他還表示這種人民的卓越的特性，他們知覺及信仰是

他成就的因素。他對於他個人的有榮耀非常敏銳的感覺。他忍受了國王對他的種種冤屈，但是沒有人能夠傷害他或能避免他的復仇。他將他兩個女兒（據歷史家說這兩個孩子以及充作她們母親的那位女太太；都相傳是爲他而設的。）嫁給卡爾隆（Carrion）公爵，後來這般貴人虐待她們，西德便替她們報仇，後來又將她們嫁給國王的兒子。他還有一件事表示他關心他的榮名顯然是後來附加的。據說他的父親給一個負有戰士盛名的專橫的貴族所殺，於是西德挑勃這位好關之徒，把他殺死了，因此他成爲魯濱呼得（Robin-Hood，英國俠客）般的品性，而且引起一種平民政治的注意，表示一個下級的人可以降伏專橫的貴族。這件事情的又一特徵就是這位被殺的人的女兒向國王請願，國王表示他是像梭羅門的人，將她嫁給另一位西德，這種事在文學裏比在實際生活上似更真實。

這種種情節表示他是如何謹慎他的名譽及去維持他，顯然西德是一個標準的西班牙人，而且不屈不撓，是以作當時的代表。關於他以及他所管理的部下或兇惡的黨徒的許多生動的描寫，都表示着不但好戰而且描寫很靈活。西德一生都不停的戰鬥而且都很成功的，就是他死後還不

停戰，因為據說，他的屍體繫在他的馬上，一直的拖着，把摩爾人都嚇倒了，以為這位萬能的戰利者來了。他雖然有他歷史上的根據，但詠史詩裏，短歌裏和編年中西德都完全是一個理想人物。該故事最初的作法不過是將羅蘭之歌改了他的法國背景和人物為西班牙的而已，因此，這是一個文學的起源，不是通俗的起源。然而不僅是一本摹本，因為他有他自己的生氣和活動，雖然起初是頌揚民族光榮的小說，但是他足以代表民族的成功及民族的特徵。

早期的西班牙的文學作者都是匿名的，最初或可說最重要的一個人並不是一個著作家，乃是一位促進並且贊助學術與文字的國王，這位國王就是阿爾封索智者 (Alfonso the Wise)，他從1111年活到1184年，他在1152年登卡斯提爾 (Castile) 王位。至於人們以“el Sabio”稱謂他的意思，實在是說他有學問而並非智慧，因為他著名乃是因他對於種種知識都有興趣，並不是他表示有什麼智慧在他無成績可言的生涯中。有些人，尤其是湯姆·卡來爾 (Thomas Carlyle) 卑視他，以為他是一個自負的蠢子，但是不論他是如何的人，他卻使文學促進。他像英國亞勒弗烈王 (King Alfred) 一樣，將重要的拉丁文書籍用通俗的文字編纂或翻譯

出來，至於公文通常是用拉丁文作的，他卻用西班牙文寫出。和他的名字關聯的是一部法律論文，七部份（The Seven Parts），各種歌曲及年鑑和一部譯成卡斯提爾文的聖經。這較後的一件事在一個向來擁護牧師權威的國度裏好像很是希奇的；但是在所有的中世紀歐洲國家裏，西班牙顯出一種潛伏的獨立性質，而且有宗教自由的思想，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民族大部份都是不識字的，所以將聖經譯爲卡斯提爾語不見得比拉丁文的更易接近。三世紀之後，聖經譯成德文及英文，卻有很大的效力，因爲環境不同了；但是阿爾封索智者雖然沒使經典有很大影響像後來在其他的國家裏一像，他卻使土語尊貴起來，並且促進和統一文學作品，這就是他對於他國家的實際功勞了。據說他曾發表意見以爲如果在創世時他能到場並且予上帝一種忠告那便好了，但是這或者是談諧說，即使不是談諧這與現代不會因生長權門而敗壞的人的態度，也沒有什麼大不同處。例如約翰·司徒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稱自然是一個「老潑婦」並且坦白的希望消去她的鹵莽，不文雅和不公平。

還有一個貴族作者就是胡安·曼紐埃爾親王（Prince Juan Manuel），他是阿爾封索的外

甥，他雖然忙碌於戰事及政治，但是他仍有許多著作，其中有些已經失掉了。他的作品以關於道德問題及當權者勢力問題的見著。他對於統治者及上流階級的責任比對於他們的權利更爲注意，這或者使一般不承認限制中世紀西班牙國王及貴族權力的人驚訝起來，但是理想的政府在各種行政方式之下都很相似，即使最專制的國王亦不過認爲是人民們的代理人而已。然而胡安·曼紐埃爾對於人民的知識及公道有些悲觀，因爲他指出正義本身只得作行義的人的報酬，因爲公衆的意見不承認正義。

十四世紀的西班牙文學除了胡安·曼紐埃爾親王的著作之外，還有其他自由及啓發的明證。有些人或者否認胡安·盧伊斯（Juan Ruiz），普通稱爲伊塔大教主（Archpriest of Hita）的作品也不自由也不進化，但是無人能說他們對於當權者有奴隸般的尊敬。他外表上非常道德，自命促進良善並肆談虔敬的談論，但是他很坦白的形容人類的弱點和他自己的弱點，在他自己本身或者是真的，因爲相傳他在監獄裏會度過幾年。粗俗的，歡樂的，不恭的，他摹倣法國寓言，他恭揚靈魂，但又表示肉體是如何支配他，他竟以爲牧師和尼姑是貪婪和淫蕩的。這或者是一種愚拙的

毀謗文字，但是他表示思想及言論自由在這個時期內非狂熱的西班牙所信任的。

卡斯提爾大臣彼多·羅培斯·地·阿雅拉 (Pedro Lopez de Ayala) 是另一個高級和政治上有權的文人，他顯示着解放的精神，同時又有一個猶太著作家名字叫做唐·聖多 (Don Santob) 在當時也享有盛名。從希伯來和摩爾方面導入來的東方資料也很流行，因此西班牙早期的文學是很放任的，他不但廣大的容納基督教作者，並且承認猶太人及邪教徒的作品。

我們已經知道西德故事的體裁是得自羅蘭之歌，這就是說得自法國北部的文學；至於法國南部或布羅溫斯 (Provence) 的詩對於西班牙也有很大的影響。最初在特盧巴杜斯人 (Troadours) 的摹本中是用法語，但是漸漸使用本國語起來了，雖然在體裁和題目上是學法國模型的。這種影響最初在巴塞羅那 (Barcelona) 便覺到了，那裏是操卡塔蘭 (Catalan) 語的，但是從這裏又傳播到卡斯提爾。維尼拉侯爵 (Marquis of Villena) 是一個引導他們到卡斯提爾去的先鋒，在他從事這種工作時，又得到另一位貴族的幫助，這位貴族即桑提拉那侯爵 (Marquis of Santillana)，雖然在這個情形中的名稱，至少其中有一個人據說是一般人是如此稱呼他而

不是官方認可的。他們都是貴族或侯爵，並且都在重要的地位上。桑提拉那有些像迂儒，但是他是一個博學的人，他將意大利和普羅封斯的文化介紹到西班牙詩中。維尼拉研究哲學和當時淺薄的科學及文學，因此他死後他的圖書館一部份被焚，由此我們知道正在發達的不自由主義，結果是會產生宗教裁判的。維尼拉的書被焚時究竟損失的多少價值是說不定的，但是胡安·地·美娜（Juan de Mena）認為是一種暴行，美娜是一個很拘謹的作者，他的詩句和他對於解放及公正的主張都是模倣丹泰。

斐南多·培累斯·地·古斯曼（Fernando Perez de Guzman）是編年史和傳記的作者，他是桑提那拉和阿雅拉（Ayala）的外甥，因此可以釋明當時至上的貴族是如何從事於文學。當時還有一家和他血統上和文學成績上同樣卓著的就是曼利開。巴累底斯公爵（Parides）羅德利該·曼利開（Rodrigo Manriques）是當時一個重要而且著名的人，但是他聲名之能長存是有賴於他的兒子頁治（Jorge），他作了一首關於他逝世的詩，後來郎法羅（Longfellow）用英文寫了出來。他比格雷（Gray）的輓詩（Elegy）更長，他在西班牙人裏正如格雷在英語讀者中佔

相同的勢力。

十五世紀不放任主義更增長起來，以致對於文學發生阻礙，而且結果又使西班牙成爲一王國，並使他後來發展成一大帝國，他的疆域之大是不見日落的，因此該民族的精神努力於發現和征服的事業上。但是除了初期恩西那（Encina）作的短劇之外，他產生了一部作品就是著名的浪漫故事 Amadis de Gaula。

這浪漫故事人們認爲是一個葡萄牙人作的，但是大約在一五〇〇年譯爲西班牙文，後來在歐洲各國非常流行。這是一部武俠的故事。亞馬底斯（Amadis）從威爾斯來，他的冒險大約在紀元開始時，但是地理和地理學都沒有說及這位英雄和他的經歷是真的。除了他本身的優良外，這故事還有好幾件事情是很有趣的。第一就是他是武士浪漫故事中，至偉大的所以瑟凡提茲用他絕妙的戲擬文使他十分令人發笑，第二就是有些人以爲他和中古時代大多數的情詩及丹泰的新生活（New Life）和神之喜劇是一種偉大的寓言或是一種含有隱意的暗號。這種觀察或是一部份真的或是全部不真的。他的真的程度就是詩是表示一般的事情，因此他內容的人物是代

表人類而不是代表個人。然而不真的地方就是認 *Amadis de Gaula* 或竟至丹泰的神之喜劇是一種寓言，內容將羅馬教會及其官吏與手段都用邪惡的角色來代表。*Amadis de Gaula* 初是為娛樂目的而編的，他的人物和事情都不過像留伊斯·卡羅爾 (*Lewis Carroll*) 的故事那樣比喻而已，他們的趣味大部由於他們的虛構。丹泰作品裏含有隱藏的意義，但是所象徵的邪惡是人類及社會的一般的弱點，他們不是指羅馬教會正如不是指不列顛帝國或合衆國政府一樣，因為他們是各時代人類思想及人類組織的普遍缺點。在 *Amadis de Gaula* 裏主要的趣味就在那敘述的奇蹟和誇張的偏見。如果他的人物是代表正義和敗德，智慧和愚蠢，解放和專制，那末他們都是不完全的。這部故事是虛構的，目的在滿足當時的嗜好和遵循當時的信念，但是他不能正確的公平的描寫人類性情和人類組織，正如他不能正確的公平的敘述歷史地理一樣。

在十六世紀時，對於西班牙文學有重要影響的就是意大利文學。胡安·普斯卡 (*Juan Boscan*) 導入意大利文體和翻譯意大利的作品。他的朋友加桑拉蘇·地·拉·未加 (*Garciasso de la Vega*) 遺下一些很值人欣賞的詩，可是只瑟凡提斯個人恭維他卓越，因為瑟凡提斯說人人都是

著名的。其他的作者都譏諷意大利學派，但是他雖遇攻擊仍能保持他的勢力，葡萄牙著作家常用西班牙文著作，其中有許多摹倣流行的意大利文體。其中約治·地·蒙泰馬約爾 (Jorge de Montemayor) 將田家詩譯成西班牙文，這就是向寫實主義方面的一進步。

一四八二年因格拉那達 (Granada) 的崩落，摩爾的影響在這個時期內也很強烈。這使摩爾的通俗敘事詩流行走來，因為蓬尼 (Bonnie) 王查理在一七四五年失敗後在英語的查科拜 (Jacobite) 詩上發出一種浪漫的光彩。拜倫曾從西班牙文中譯出 *Very Mournful Ballad of the Conquest of Alhama* 1 詩，雖然他在阿刺伯文裏也有的，且據說他的影響很大，所以摩爾人不唯誦讀那關於格拉那達一般違者處以死刑。還有許多其他的短歌和戀詩都是從摩爾文灌輸到西班牙的文學裏，有一位提挨哥·赫達多·地·門多薩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 是格拉那達一個文學的政治家，他除了作雅麗的詩句，還作了一部敘述摩爾的反叛的書，他就是親眼看見的人，他並且讚揚摩爾人的性質和文化。因此當西班牙和摩爾人接觸後特性上和知識上都受到相當的影響，至於色彩上，描寫上和元氣上西班牙也得自摩爾人的賜與。

對於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文學還有一種影響就是美洲的發現。有些人甚至把哥倫布也包括在西班牙著作家中因為有他的信札可證，但是此事雖然難以辯明，可是此種發現之影響西班牙及歐洲文學是無可疑義的。阿隆左·地·挨爾西拉 (Alonso de Ercilla) 是第一個應用新世界的冒險事情作文學資料的人。他在智利過了八年，和土著交戰，他的 *La Araucana* 詩是敘述他的經歷，描寫這個新地方，他又贊揚那些為本國而爭戰的土著底勇氣。胡安·地·卡斯泰爾雅諾斯 (Juan de Castellanos) 是一位牧師，他著了一首長詩。敘述早年種種的發見，和許多相似的，他可敬的探險者或征服者。

十六世紀是一個宗教狂熱的時期，西班牙和歐洲各部也都受他的激盪，雖然宗教自由表示在此地之受嚴厲的約束比在任何地方都厲害，因為這個時候宗教審判所非常發達。雷翁 (Leon) 之露斯牧師 (Brother Luis) 是一個和薩拉曼加大學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有關係的奧加斯丁僧侶，他遺下好些聖歌和關於宗教的詩，並且又翻譯了聖經的一部份。他的作品頗受人重視，但是真是不幸他和宗教的上司發生齟齬，正如當時許多的宗教著作家一樣，他們的作品都

有一點特徵的。其中和露斯地雷翁一樣犯邪教嫌疑的人有格拉那達路斯（一五〇四——一八八）是一個神祕主義的熱心者，胡安·地·拉·克雷斯（Juan de la Cruz, 一五四二——一九一）他在他的冥想的詩裏討論思想和情緒微妙；還有聖太·德利薩·地·耶蘇（Santa Teresa de Jesus, 一五一五——一八二）他在勢力和名聲上都超過他們。聖太·德利薩是一個尼姑，但是她的思想並不幽閉在修道院之內，因為他現出淵博的經驗和內心的高尚信仰。她是一個正統派，同時也是一個改革家，他放肆的批評她自己的職守，以及尼姑的制度。她是神祕的而又實際的，這種種矛盾就表明她的思想及其能力的偉大了。她的熱心不是因為窄狹小量的精力，這種精力的表現又常常現出散漫的狂亂。但他卻是由於一種廣博的外表和深深內省的結果，因此她有一種高尚的觀念和廣大的同情。她的名聲傳播到西班牙境外，而且她的作品在英文中常有翻譯，討論和釋明。

密格爾·地·塞凡提茲·薩阿末德拉（Miguel de Cervante Saavedra, 一五四七——一六一

一六）是西班牙文學中最偉大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貧苦的人家，他的一生都在冒險和貧乏中。我

們找不到他曾經進過大學的證據，他的教育或者是不充分的。他曾入伍當兵，而且曾經參加一五七一年的勒頗多（Lepanto）戰爭，受到幾處傷，其中一處就是使他的左手不能運用。後來在他返西班牙的船上又給摩爾人捉去，於是在阿爾及耳（Algiers）人之間過了五年俘虜生活。後來他因事被釋，於是他回到西班牙，便從事著作了。他當時所作的詩歌劇本和捏造的故事都沒有成功。後來他在政府裏服務，去參加大艦隊（Armada）的裝配工作，但是給一些盜用他所存儲的公款的人弄掉了他的位置。這正是他五十歲的時候，他的生命已經過許多艱難和失望了，以後更是惡劣。在一六〇五年他五十八歲時開荷泰貴族（Don Quixote）第一集出版了，雖然在十年前這書或者已經著好了。該書立刻流行起來，在一六一四年，塞凡提茲正從事續集的時候，有一部冒名的第二集出現。這使他發奮，趕快將該書完成，但是當他剛簽了題辭之後便逝世，和莎士比亞同在一六一六年同日，但是不同一天，因為英國仍然採用朱理安日歷，他比西班牙採用格列高里日曆在後。

塞凡提茲除了著作開荷泰貴族一書外，還有別的作品，但是如果他們不是這部傑作的作者